永樂大典

第19冊

永乐大典·19

明·解缙

原藏北京图书馆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四　　十九庚

原藏北京图书馆

兵

诗文四

【诸将策疏筹略】汉赵充国上《谢罪陈兵利书》：汉昭帝时，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今虏朝夕为寇，土地寒苦，汉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张掖、酒泉，万骑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马食。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开在鲜外上者。虏以畜产为命。今皆离散，兵即分出，虽不能尽诛，•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复引兵还冬复击之，大兵仍出，虏必震坏。天子下其书，充国令与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议。充国以为：武贤欲轻引万骑分为两道出张掖，回远千里。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勤劳而至，虏必商军进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随而深入，虏即据前险，守后阨，以绝粮道。必有伤危之忧，为夷狄笑，千载不可复。而武贤以为可夺其畜产，虏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计也。先零首为叛逆，他种劫略，故臣愚策欲指罕开暗昧之过，隐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俯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策。天子下其书。公卿议者咸以为先零兵盛而负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则先零未可图也。上乃拜侍中乐城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即拜酒泉太守武贤为破羌将军，赐玺书，嘉纳其策，以书数诮充国曰：皇帝问后将军，甚苦暴露。今张掖以东粟石百余，刍藁束数十，转输并起，百姓烦扰。将万余之众，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争其畜食，欲至冬，虏皆当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险阻，将军士寒，手足皲疡，宁有利哉？将军不念中国之贵，欲以岁数而胜，微将军谁不乐此者。今诏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将•月氐兵四千人，亡虑万二千人，赍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击罕羌，入鲜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将军可千二百里。将军其引兵便道西并进，虽不相及，使虏闻东方北方兵并来，分散其心意，离其党与，虽不能殄灭，当有瓦解者。已诏中郎将印将胡越飞射士步兵二校尉益将军兵。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充国既得诮，

以为将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国家。乃上书谢罪。因陈兵利害。

【唐文粹】杜牧《上周相公书》：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乱者；未有暴乱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国家者。自生人已来，可以屈指而数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诗》《周颂》"维清奏象舞"之篇曰："维清缉熙，文

八千四百十四卷

王之典。迄用有成，维周之祯。”象者，象武王伐纣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殷王专征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战阵刺伐之法，遗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纣，而有天下，致之清平，为周家之祯祥。周公居摄，祀文王于清庙，作此诗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钩援冲壁。今之一卒之长，不肯亲自为之。《诗》《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诗曰：“以尔钩援，以尔临冲。以伐崇墉，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此实文王伐崇墉，传于其城，以临车冲钩援其城，文王亲自为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诗之，夫子删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文王之功德，手弦而口歌之，不知后代之人何如此三圣人？安有谋人之国，有暴乱横起，戎狄乘其边，坐于庙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不可知兵乎？竟可知兵乎？长庆兵起，自始至终庙堂之上指纵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数。高宗朝薛仁贵攻吐蕃，大败于大非川。仁贵曰：今年岁在庚午，不当有事于西方。此乃钟邓伐蜀身诛不返。昨者诛讨党羌，征关东兵用于西方，是不知天道也；边地无积粟，师无见粮，不先屯田，随日随饷，是不知地利也；两汉伐虏，骑兵取于山东，乃谓冀之北上，马之所生，马良而多，人习骑战，非山东兵不能伐虏。昨者以步战骑，百不当一，是不知人事也。天时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计量短长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灭扑敕之虏，此乃不学之过也。不教人战，是谓弃之；则谋人之国，不能料敌，不曰弃国，可乎？某所注《孙武》十三篇，虽不能上穷天时，下极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长庆宝历之兵，形势虚实，随句解析。离为三编，辄敢献上，以备阅览。少希鉴悉苦心，即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顿首再拜。

又《上泽潞刘司徒书》：今日轻重，望于几人。相位将权，长材厚德。与轻则轻，与重则重。将军岂能让焉？昔者齐盗坐父兄之旧将，七十年来，海北河南泰山，课赋三千里，料甲一百县，独据一面，横挑天下。利则伸，钝则满镞而不发，约在子孙血绝而已。此虽使铁偶人为六军，取不孔易。况席征蔡之弊，天下销耗，燕蟠赵伏，用齐卜我，当此之时，一年不能胜，则百姓半流；二年不能胜，则关东之国孰知其变化也。将军一心仗忠，半夜兴义，味旦而齐族矣。疆土籍口，探出僭物重宝，仰关辇上。是以赵一摇，燕一呼，争来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无事矣。伏惟将军之功德，今谁比哉？是以初守滑台为尚书，守潞为仆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开丞相府，平章天下。越录躐等，骤得富贵，古今之人，亦以为将军止此而已矣！将军德于国家甚信大，国家复之于将军，雅亦无与为大矣！今者上党足马足甲，马极良，甲极精，后负燕，前触魏，侧肘赵，彼三虏屠囚天子

原藏北京图书馆

耆老，劫良民使叛，御尾交颈，各蟠千里，不贡不觐，私赡妻子，王者在上，此辈何也？今者上党驰其精良，不三四日，与魏决于漳水西。不五六日，与赵合于氵氐水东。萦大原，排飞狐，缓不二十日，与燕遇于易水南北。天下之郡国，足以事区区于忠烈无如上党者；明智武健，忠宽信义，知机便，多算画，攻必巧，战不负，能使万人乐死赴敌，足以事区区于忠烈，天下之人，无如将军者；爵号禄位，富贵休显，宜驱三族上校恩泽，宜出万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无如将军者。是将军负天下三无如之望也。始者将军赖齐，然后得禄仕，入卧内，等子弟，一身联齐累世之逆卒。境上争首，其恩甚厚，其势甚不便。将军以为大仁可杀身，大忠不顾细谨，终探怀而取之。今者将军负三无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为缓急。所宜日夜具申喧请，今默而处者四五岁矣。负天下之三无如者，宜如是邪？不宜如是邪？是以天下之小人，以为将军始者亡齐。见利而动；今者安潞，见义而止。若是，则天下利无穷，义有限，走无穷，背有限，则安可识之哉？其有识者，则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后事事。近者山东士人来者，咸道上党之政，军士兵，吏士详，男子亩，妇人桑。老者养，孤者庇。上下一切，罔有纰事。暨乎政庭，则将军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诸侯之骄久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门；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乱不止。若此者，将军是行仁政，来高才。苟行仁政，来高才，若非止暴乱，尊九朝，峻中兴，复何汲汲如是邪？在汉伯通，在晋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诛死，人岂冤之？符秦相猛，将终戒视后祸，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辽。此二贤当时德业不左诸人，尚死而不已。盖以辅君活人为事，非在矜伐邀引为心也。伏惟将军思伯通牢之所以不终，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则天下之人，口祝将军之福寿，目睹将军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于将军之草木。此乃上下万世，烈丈夫口念心祷而求者。今将军能有之，岂可容易而弃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余种。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赵、魏、潞、齐、蔡、吴、蜀，同欢共悲，手足相急，阵刺死，帐下死，围悉死，伏剑死，斩死，绞死，大者三岁，小或一月，已至于尽死。曰忠曰义，则有父子同坛，兄弟继踵。论罪则曰有某功，论功则曰舍某罪。伏惟十二圣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恶灭逆，复何一切焉！此乃尽将军所识，复何云云！小人无位而谋，当死罪。某恐惧再拜。

罗隐《上招讨宋将军书》：朝廷以简陵九年，彭虺肆螫，而东南一臂，为之枯耗。其后吴卒以狼山叛，则东西浙之筋力殆矣。自尔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实爵，诸葛爽氵夬安文氵石，皆自盗而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锺陵火，沿淮饥，汴滑以东螟，故无赖辈，一食之不饱，一衣之不覆，则磨寸铁，挺白捧，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长等，凌突我庐寿，火寻剥我梁宋。天子以虮虱痒痛，不足搔爬。因处分十二州，取将军为节度，非方镇之无帅，非朝廷之乏人，盖以将军跳出陇右，不二十余年，三拥节旄，谓将军必能知恩用命耳。今闻群盗已拔睢阳二城，大梁亦板筑自固，彼之

望将军，其犹沸之待沃压之待起也。而将军朱轮大旆，优游东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将军侍卫者乎？复俾将军诛剪草寇者乎？昔韩之医良而性啬，故为人治，未尝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养其财也。后有商于韩者，以疽见医。医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固以药稔之，疽溃商毙，商之家表于韩，韩侯尸其族，而籍其有无。且二贼啮寿春，口[炎]颍上，刷亳社，掠合肥，经营于梁宋，其为老者杀而少者伤，驱人之妇女，辇人之财货，将军固知之矣。自将军受命，迄今三月，关东之惨毒不解，杀伤驱辇之不已，乃将军为之，非君长仙芝所为也。文皇帝时

八千四百十四卷

卫公靖，大帝时郑仁泰、薛仁贵，或戢敛不谨，或同候轻重，当时宪司，悉以法绳。今将军勋业不若卫公靖之多也，出师非郑薛之敌也，而横拥士伍，鞭挞愧运，以愚度之，将军之行，酷于君长仙芝之行也。甚为将军忧。前者天子虑将军以爱子之念，复授禁秩，俾在军前，则朝廷宠待将军，倚望将军。俱不浅矣。苟将军戮力以除暴，推诚以报国，今其时也。无使蹑韩之医。又，林蕴《上宰相元衡弘靖论兵书》：陆贾有言：天下有事属在将，天下无事属在相。伏惟相公兼将相之重任，执杀生之大柄。蕴以窃被教化，忝在陶钧之内，四海安平，某则与歌虞赞鲁之人为俦；苟有妖孽，某安不隳裂肝胆，为相公之腹心乎！愚者千虑，或有一得，伏愿相公少赐采择焉。"道路云云，以为淮西凶党，侵犯疆鄙。某伏料相公制置如在诸掌矣。然则舜有天下，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欲天下之诚毕见矣；平津侯开东阁以延天下士，欲天下之美恶毕知矣。伏惟相公抱赫赫济时之略，佐明明圣上之朝。某切愿相公以平津之德，致圣上广帝舜之道。使天下之事可重而实诸掌，则淮西之寇不足以为患矣。某幼读书，不求甚解，但见古人之有建功立事者，心则慕之。以是十试艺于春闱，竟不成名，今为河朔一从事耳。苟不自言，其谁为言于相公乎？且人生天地之间，必合达天地之性。苟违天地之性者，是天地之弃物也。今淮西凶党，是天地已弃之物。相公诚顺天而诛，可不伟欤？其窃聆议者，谓淮西兵强，不与恒郓两军掎角相应，此皆腐儒竖子之言，不足与相公计大事。何者？自兵兴已来，仅六十年，人皆尚武，各思功业。彼或有逆，此则有顺，以顺讨逆，往无不克。爰自国初，垂二百年，时有悖逆，孰为存者？今天下之藩镇六十，甲士百万，虽有依违，未尽化者，不由三所耳。议者若以为申说言淮蔡必强，则陈许安得而弱乎？况以人敌人，彼亦人也；以兵刃敌兵刃，彼亦兵刃也。或示其弱，则过不在士卒。伏计此事，已经相公心矣。某请征四年冬出师讨恒阳之事明之。初王承宗阻兵，卢从史潜应，天兵欲进，贼必知之。况内丘与临城，积二十里，北为贼境，南是天兵，两处傍山，俱置死地。尧山与高邑，共据一川，若卢从史必议引兵直进，则赵州高邑，立可屠之。此既不备，彼又得计，岂得贼势强而天兵弱耶？德宗朝韩全义统师，自取退恧。盖缘淄青诸道，悉会用兵，所谓暗齐盗粮，不得不败。且兵以售死为效，国以厚锡为诚，某窃知比者行营师徒若役，锡赉纳于将帅，饥寒加于士卒，欲其破虏，其可得乎？又朝廷奖用，多藉旧人，盖取官崇，或言望重。殊不料彼已崇重，更复何求？以此取人，往往皆失。某辄贺相公昨者制置，已得其人。则陈许李光颜，安州李听唐州田秀诚功忠的立，某亦素谙，伏愿相公任之不疑，各委兵柄，但绝常郓两处，莫许知闻。其余连城，惟在感激，人一其性，岂不易图？如此，则相公之功，不后郭尚父李令公之功也。岂佐商辅周之德，独专美于前欤？议者若以为恒冀强梁，相公则有魏博泽潞制之矣；淄青暴慢，相公则有梁宋徐泗制之矣。以天下无限之勇士，破淮西有数之凶贼，孰谓不可？然则某又切愿相公，用其勇敢之士，分巡诸道，将帅有不用命者，许以军法按之；士卒有被饥寒者，以其赤子保之。如此，

则忠勇奋起，奸谋自殄，倒戈脱剑，不日可期。某久历险难，多见成败。比被刘辟欲杀，无人荐论。本使程仆射入朝之时，再三邀请，某以谓已出万死，固求一伸。穷困蹉跎，竟无知者，程仆射礼惠逾厚，某又爱彼功名。至元和十六年，方受奏请。既奉恩诏，兼授宪官，心期佐戎，必拟立事。自到河北，首未四年，群情所难，某意独易。盖以朝廷典法，率而行之，道路皆知，无不惊骇。况留家口，并不将

原藏北京图书馆

去。今年八月内，蒙程仆射荐阙庭，几欲半年，未蒙公论。伏以西南东北两处从军，自执庸愚，不失诚节。今当相公举直之日，是某幸得尽言之秋，仰望陶钧，置诸伦品。柔远之道，此为事先。不宣，某再拜。

【宋欧阳公集】《通进司上书》：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馆阁校勘臣欧阳修，谨昧死再拜上书于皇帝阙下。臣伏见国家自元昊叛逆，关西用兵以来，为国言事者众矣。臣初窃为三策，以料贼情。然臣迂儒，不识兵之大计，始犹迟疑，未敢自信；今兵兴即久，贼形已露，如臣素料，颇不甚远。故窃自谓有可以助万一而尘听览者。谨条以闻。惟陛下仁圣，宽其狂妄之诛，幸甚。夫关西弛备，而民不见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贼萌乱之初，藏形隐计，卒然而来，当是时，吾之边屯寡弱，城堡未完，民习久安而易惊，将非素选而败怯，使其羊驱豕突，可以奋然而深入。然国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虏掠而去，可邀击其归，此下策也。故贼知而不为之。戎狄侵边，自古为患，其攻城掠野，败则走而胜则来，盖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贼兼而用之。若夫假替名号，以威其众，先击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悦其心。然后训养精锐为长久之谋。故其来也，虽胜而不前，不败而自退，所以诱吾兵而劳之也。或击吾东，或击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备多，而不得减息也。吾欲速攻，贼方新锐，坐而待战，彼则不来。如此相持，不三四岁，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灾，调敛不胜，而盗贼群起。彼方奋其全锐，击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决于一战，彼以逸而待吾劳，亦可也；幸吾苦兵，计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岁时之赂，度吾困急，不得不从，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则贼谋无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谓不战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贼今方用之。今三十万之兵，食于西者二岁矣；又有十四五万之乡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万之兵连年仰食，而国力不困者也。臣闻元昊之为贼，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illegible]书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则锋不可当。执劫蕃官，获吾将帅，多礼而不杀，此其凶谋所畜，皆非仓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为久计以挠我，我无长策而制之哉？夫训兵养士，伺隙乘便，用间出奇，此将帅之职也。所谓阃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于外料贼谋之心，内察国家之势，知彼知此，因谋制敌，此朝廷之大计也，所谓庙算而胜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贼谋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势可察，西人已困也。诚能丰财积粟，以纾西人而完国壮兵，则贼谋沮而庙算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财用为强弱也。守非财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请试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强，资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汉因文景之富力，三举而才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与中国相胜败，击而胜之者有矣，未有举而灭者。秦汉尤强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况自刘平隐没，贼锋炽锐，未尝挫衄。攻守之计，非臣所知。天威所加，虽终期于扫尽；然临边之将，尚未闻得贼衅隙，挫其凶锋。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财用不为

长久之计，臣未见其可也。四十五万之人，坐而仰食。然关西之地，物不加多，关东所有，莫能运致掊克细碎，既以无益而罢之矣。至于鬻官入粟，下无应者。改法权货，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万之人，惟取之于西人而已。西人何为而不困？困而不起为盗者，须水旱尔。外为贼谋之所疲，内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胜道哉！夫关西之物不能加多，则必通其漕运而致之。漕运已通而关东之物不充，则无得而西矣。故臣以谓通漕运、尽地利、权商贾，三术并施，则财用足而西人纾，国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琐目前之利，既

八千四百十四卷

不足为，长久之谋，非旦夕而可效，故为长久而计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则其利惭矣。故臣区区，不敢避迂愚之责。请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择。其一曰通漕运。臣闻今为西计者，皆患漕运之不通，臣以谓但未求之耳！今京师在汴，漕运不西，而人之习见者，遂以为不能西。不知秦汉隋唐，其都在雍，则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变易于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一作何为而不可？汉初，岁漕山东粟数十万石。是时运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后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余万石。隋文帝时，沿水为仓，转相运置，而关东汾晋之粟，皆至渭南，运物最多。其遗仓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门之险。其唐裴耀卿，又寻隋迹，于三门东西置仓，开山十八里，为陆运以避其险。卒溯河而入渭。当时岁运不减二三百万石。其后刘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实关西。后世言能经财利而善漕运者，耀卿与晏为首。今江淮之米，岁入于汴者六百万石。诚能分给关西，得一二百万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众，有司不惜百万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门阻其中尔。今宜浚治汴渠，使岁运不阻，然后按求耀卿之迹，不惮十许里陆运之劳，则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纾关西之困。使古无法，今有可为尚当为之；况昔人行之而未远，今人行之而岂难哉？耀卿与晏初理漕时，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运之利也。臣闻汉高之入秦，不由东关，而道南阳过郦，析而入武关。曹操等起兵诛董卓，亦欲自南阳道丹析而入长安。是时张济又自长安出武关，奔南阳，则自古用兵往来之径也。臣尝至南阳，问其遗老，云：自邓西北至永兴六七百里，今小商贾往往行之。初汉高入关，其兵十万。大能容十万兵之路，宜不甚狭而险也。但自雒阳为都，行者皆趋东关，其路久而遂废。今能按求而通之，则武昌、汉阳、郢、复、襄阳、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汉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顿之南阳。自南阳为轻车入辇而递之，募置递兵，为十五六铺，则十余州之物，日日入关而不绝。沿汉之地，山多美木，近汉之民，仰居而有余。以造舟车，甚不难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内赐禁钱数十万，以供西用，而道路艰家误作难远，辇运逾年，不能毕至。至于军装输送，多苦秋霖，边州已寒，冬服尚滞于路。其艰如此，夫使州县纲吏远输京师，转冒艰滞，然后得西。岂苦较南阳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关，与至京师远近等者，与其尤近者，皆使直输于关西。京师之用有不足，则以禁帑出赐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简直，利害较然矣。此陆运之利也。其二曰尽地利。臣闻昔之画财利者易为工，今之言财利者难为术。昔者之民赋税而已，故其不足则铸山煮海，榷酒与茶，征关市而算舟车，尚有可为之法，以苟一时之用。自汉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细。今取民之法尽矣。昔者赋外之征，以备有事之用。今尽取民之法，用于无事之时，悉以冗费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则无法可增。然独犹有可为者，民作而输官者已劳，而游于之人方逸；地之产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垦之土尚多。是民有遗力，地有遗利，此可为也。况历视前世用兵者，未尝不先营田。汉武帝时，兵兴用乏，赵过为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赵

充国

原藏北京图书馆

攻西羌，议者争欲出击，而充国深思全胜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违诏罢兵而治屯田，田于极边，以游兵而防钞寇，则其理田不为易也，犹勉为之；后汉之时，曹操屯兵许下，强敌四面。以今视之，疑其旦夕战争而不暇，然用枣祗韩浩之计，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许之地，岁得谷百万石，其后郡国皆田，积谷无数。隋唐田制尤广，不可胜举。其势艰而难田，莫若充国。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迁缓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纾民劳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谨举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辟者不知其数。非土之瘠而弃也，盖人不勤农，与夫役重而逃尔。久废之地，其利数倍于劳。

苏讹作营田，今若督之使勤，与免其役，则愿耕者众矣。臣闻乡兵之不便于民，议者方论之矣。充兵之人遂弃农业，托云教习，聚而饮博。取资一有于字其家，不顾无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诘。家家自以为患也。河东河北关西之乡兵，此犹有用。若京东西者，平居不足以备盗，而水旱适足以为盗。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贫之地，非有山泽之饶，民惟力农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为游手。家本误作浮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万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诚能尽驱之使耕于弃地，官贷其种，岁田之入，与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习田者为田官，优其课最而诱之，则民愿田者众矣。太宗皇帝时，尝贷陈蔡民钱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时亦用耿望之言，买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岁贾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为买之，不难得也。一有“又宜重为法以困所谓私牛之客者， 使不客于民而弃为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 则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四十四字。且乡兵本农也，籍而为兵，遂弃其业。今幸其去农未久，尚可复驱还之田亩，使不得群游而饮博，以为父兄之患，此民所愿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缦田一顷，使四万人皆耕。而久废之田，利又数倍，则岁谷不可胜数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汉而西接关。若又通其水陆之运，所在积谷，惟陛下诏有司而移用之。其三曰权商贾。臣闻秦废王法，启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细民，为国之患久矣。自汉以来，尝欲为法而抑夺之，然不能也。盖为国者兴利日繁，兼并者趋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贾坐而权国利。其故非他，由兴利广也。夫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而共之，然后通流而不滞。然为今议者，方欲夺商之利，一归于公上而专之，故夺商之谋益深，则为国之利益损。前日有司屡变其法，法每一变，则一岁之间所损数百万。议者不知利不可专，欲专而反损，但云变法之未当，变而不已，其损愈多。大欲十分之利皆归于公，至其亏少，十不得三，不若与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为国之利多者，茶与盐耳。茶自变法已来，商贾不复，一岁之失，数年莫补。所在积朽，弃而焚之。前日议者，屡言三说之法为便，有司既以详之矣。今诚能复之，使商贾有利而通行，则上下济矣。解池之盐，积若山阜。今宜暂下其价，诱群商而散之。先为令曰：二年将复旧价。则贪利之商，争先而凑矣。夫

茶者，生于山而无穷；盐者，出于水而不竭。贱而散之三年，十未减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贵者，以能为国资钱币尔。今不散而积之，是惜朽坏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货者，岂其铢铢躬自鬻于市哉？必有贩夫小贾，就而分之。贩夫小贾，无利则不为，故大商不妒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货博，虽取利少，货行流速，则积少而为多也。今为大国者，有无穷不竭之货，反妒大商之分其利，宁使无用而积为朽坏，何哉？夫大商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旅贩夫。大国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大商。此与商贾共利，取少而致多之术也。一有之：“ 今商贾之难以术制者， 以其积货多而不急故也， 利厚则来， 利薄则止， 不可以号令召也。故每有司变法， 其利既

八千四百十四卷

薄， 小商以无利而不能行， 则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 适得独卖其货， 尚安肯勉趋薄利而来哉？ 故变法而刻利者， 适足使小商不来， 而为大商贾积货也。今必以术制商， 宜尽括其居积之物， 官为贾而还之， 使其货尽而后变法。夫大商以利为生， 一岁不营利， 则有惶惶之忧。彼必不能守积钱而闲居， 得利虽薄， 犹将勉而来。此变法制商之术也。夫欲诱商而通货， 莫若与之共利。此术之上也； 欲制商使其不得不从， 则莫若痛裁之使无积货， 此术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盐者， 禁益密益则冒法愈多， 而刑繁。”凡二百三十八字。若县官自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为。臣谓行之难久者也。诚能不较锱铢而思远大，则积朽之物散，而钱币通，可不劳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时事，若夫坚守以扞贼，利则出而扰之，凡小便宜，愿且委之边将。至于积谷与钱，能其漕运，不二三岁而国力渐丰，边兵渐习，贼锐渐挫，而有隙可乘，然后一举而灭之，此万全之策也。愿陛下不以其小者责将帅，谋其大计而行之。则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

【苏老泉集】《上韩枢密书》：太尉执事：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议，施之于今，无所不可。昨因请见，求进末义，太尉许诺，谨撰其说。言语朴直，非有惊世绝俗之谈，甚高难行之论。太尉取其大纲，而无责其纤悉，盖古者非用兵决胜之为难，而养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决之为沟塍，壅之为沼 ，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汇为洪波，潴为大湖，万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后未之见也。夫兵者，聚天下不义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杀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盗贼之未殄，然后有以施其不义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试其杀人之事，当是之时，勇者无余力，智者无余谋，巧者无余技。故其不义之心，变而为忠；不仁之器，加之于不仁；而杀人之事，施之于当杀。及夫天下既平，盗贼即殄，不义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余力，则思以为乱；智者有余谋，巧者有余技，则思以为诈。于是天下之患杂然出矣。盖虎豹终日而不杀，则跳踉大叫以发其怒；蝮蝎终日而不螫，则噬啮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无足怪者。昔者刘项奋于草芥之间，秦楚无赖子弟千百为辈，争起而应者不可胜数。转斗五六年，天下厌兵，项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将分王诸将，改定律令，与天下休息。而韩信黥布之徒，相继而起者七国。高祖死于介胄之间而莫能止也。连延及于吕氏之祸，讫孝文而后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难也！刘项之势，初若决河，顺流而下，诚有可喜；及其崩溃四出，放乎数百里之间，拱手而莫能救也。呜呼！不有圣人，何以善其后？太祖太宗，躬擐甲胄，跋履险阻，以斩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数十年，谋臣猛将满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传四世而天下无变，此何术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于诸将，而韩信黥布之无以启其心也。虽然，天下无变，而兵久不用，则其不义之心，蓄而无所发，饱食优游求逞于良民。观其平居无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

旦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诏天下缮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实亲见。凡郡县之富民，举而籍其名，得钱数百万，以为酒食[饣鬼]饷之费。杵声未绝，城辄随坏，如此者数年而后定。卒事，官吏相贺，卒徒相矜，若战胜凯旋而待赏者。比来京师，游阡陌间，其曹往往偶语，无所讳忌，闻之士人。方春时尤不忍闻，盖时五六月矣，会京师忧大水，锄[耒尤]畚筑，列于两河之[土需]，县官日废千万，传呼劳问之不绝者数十里，犹且●●狼顾，莫肯效用。且夫内之如京师之所闻，外之如西川之所亲见。天下之势今何如也？御将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将之职也。天子者，养尊而处优，树恩而收名，与天下为喜乐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执法而不求情，尽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天下之心系于

原藏北京图书馆

一人，而已不与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人臣好名而惧谤，好名则多树私恩，惧谤则执法不坚，是以天下之兵豪纵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顷者狄公在枢府，号为宽厚爱人，狎妮士卒，得其欢心。而太尉适承其后。彼狄公者，知御外之术，而不知治内之道，此边将材也。古者兵在外，爱将军而忘天子，在内，爱天子而忘将军。爱将军所以战、爱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诸其内。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为治？或者以为兵久骄不治，一旦绳以法，恐因以生乱。昔者郭子仪去河南，李光弼实代之。将至之日，张用济斩于辕门，三军股栗。夫以临淮之悍，而代汾阳之长者，三军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脱慈母之怀，而立乎严师之侧，何乱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将相者，天下之师也。师虽严，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将相虽厉，天下不以咎其君，其势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杀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杀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杀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杀。人臣奉天子之法，虽多杀，天下无以归怨。此先王所以威怀天下之术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长久之道，而无幸一时之名；尽至公之心，而无恤三军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太尉厉威武以振其堕，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则畏而不至于怨；思太尉之威武，则爱而不至于骄。君臣之体顺，而畏爱之道立。非太尉吾谁望邪？不宣，洵再拜。

【苏东坡大全集】《答李琮书》：轼启。奉别忽然半年，思仰无穷。近闻公有闺门之戚，即欲作书奉慰。既罕遇的便，又以为书未必能开释左右。往往更益凄怅，用是稍缓。今辱手教，惭负不已。窃计高怀远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随手扫灭，犹恐不脱，若更反覆寻绎，便缠绕人矣。望深以明识照之，轼凡百昨愚恶暗少虑，辄复随缘自娱。自夏至后，杜门不出。恶热不可过，所居又向西，多劝迁居，迁居亦非月余不能定，而热向衰矣，亦复不果。如闻公以职事，当须一赴阙，不知果然否？承问及王天常奉职所言边事。天常父齐雄结发与西南夷战，夷人信畏之。天常幼随其父入夷中。近岁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招抚近界诸夷。夷人以其齐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尝与轼言泸州事，所以致甫望乞弟作过如此者，皆有条理可听。然皆已往之事，虽知之无补，又似言人长短，故不复录呈。独论今日事势，揣量夷人情伪，似有本末。天常正月中与轼言：〝播州首领杨贵迁者，俗谓之杨通判，最近乌蛮，而枭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弟之死党，凶猾有谋略。若官中见委，说杨贵迁令杀宋大郎，必可得也。〞数日前，有从蜀中来者，言贵迁已杀宋大郎，纳其首级，与银三千两。以此推之，天常之言殆不妄也。天常云：晏州六县，水路十二村诸夷，世与乞弟为仇，向者熊察访诱杀十二村首领，及近岁韩存宝讨杀罗狗姓，诸夷皆有唇齿之忧，貌畏而心贰。去年乞弟领兵至罗介牟屯，杀害兵官王宣等十二人。其地去宁远安夷寨至近，涉历诸夷族帐不少，自来自去，殊无留难。若诸夷不心与之，其势必不能如此也。今欲讨乞弟，必先有怀结近界诸夷，得其心腹而后可。今韩存宝等诸军，既不敢与乞弟战，但翱翔于近

界百余里间，多杀不作过属户老弱，而厚以金帛遗乞弟。且遣四人为质，然后得乞弟遣人送一封空降书，便与约誓，即日班师。与运司诸君，皆上表称贺。上深照其实，已降手诏，械存宝狱中，远人无不欢快，以谓虽汉光武、唐太宗，料敌察情于万里之外，不能过也。今虽已械存宝，而后来者亦未见有精巧必胜之术。但言乞弟不过有兵三千，而官军无虑三万，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钧车弩，可以洞犀象，而不可以得鼠耳！今运粮止于江安县，自江安至乞弟住坐处，犹须二十三程。吏士以糗饵行，其势不能过一

八千四百十四卷

月。乞弟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则免矣。而山谷犹山佥，林木沮洳，贼于溪谷间，依从木自蔽，以药箭射人，血濡缕立死。战十数万人，知深入未为万全。而将吏不敢复稽留此间，事不可不深虑。天常言：国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植之费，谷米之用，为钱若干，布算已定，无所赢缩矣。工徒入门，斧斤之声铿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复计，此虑不素定之过也。既作而复聚粮，既斫而复求材，其费必十倍，其工必不坚。故王者之兵，当如富人之造屋，其虑周，其规摹素定，其取材积粮皆有方，故其经营之常迟而其作之常速，计日而成，不愆于素。费半他人，而功必倍之。今日之策，可且罢诸将兵，独精选二转运使及泸州知府，许法外行事，与二年限，令经画处置，他人更不得与。多出钱物茶彩，于沿边博买夷人粮米，其费必减仓卒夫运之半。使辩士绍说十州五团，晏州六县，水路十二村，罗氏鬼主，播州杨贵迁之类，作五六头项，更番出兵以蹂践乞弟族帐，使春不得耕，秋不得获。又嘉、戎、泸、渝四州、皆有土豪为把截将。自来顾一私兵入界，用银七两，每得一蕃人头，用银三十两买之，把截将自以为功。今可召募此四州人，每得二十级，即与补一三班差使。如不及二十级，即每级官与绢三十疋。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见利则云合，败则鸟惊兽散，此本蛮夷之所长，而中原之所无。何也？今若召募诸夷及四州把截将私兵，使更出迭入，则蛮夷之所长，我反用之。但能积日累月，戕杀其丁壮，旦使终年释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帐必杀乞弟以降。如其未也，则乞朝廷差三五千人，将下选兵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县进兵，先积粮于宁远，以十州五团等诸夷为先锋，以施、黔、戎、泸四州药箭弩手继之；中路自纳溪寨进兵，先积粮于本寨，亦以诸夷为先锋，以将下兵马继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以用官军；东路自合江县进兵，先积粮于安溪寨，亦以诸夷为先锋，以嘉、戎、泸、渝四州召募人继之，可以一举而荡灭也。天常此策虽若不快，以蕞尔小丑，二年而后定。然王者之兵，必出于万全，不可以侥幸。淮南王安有言，厮与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臣犹切为大汉羞之。今乞弟譬犹蚤虱也，克之未足以威四夷，万一不克，岂不为卿大夫之辱也哉？赵充国征先零，邓训征羌及月支胡，皆以计磨之，数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工忠嗣不奉诏，以谓非杀二万人不可取。方唐之盛，二万人岂足道哉！而贤将谋国，终不肯出此者，图万全也。后汉永和中交趾反，议者欲发荆、杨、兖、豫四万人讨之，独李固以谓："四州之人，远赴万里，无有还期，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温瘴，死者必多。士卒疲劳，比至岭南，不复堪斗。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以兵付刺史张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间，破殄寇虏。此发将无益，州郡可任之明效也。今可募蛮夷，使自相率，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之赏。"因举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趾刺史。由此岭外悉平。今观其说，乃与天常之言，若合符节。但天常不学，言不能起意耳。天常又言：乌蛮药箭中者立死，无脱理，

然不能及远。非三十步内不发，发无不中。今与乌蛮战，当于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上，强弓劲弩射之。若稍近，则短兵径进，于五七步内相格。则其长技皆废。今乞弟亦未是正乌蛮也。诸如此巧便非一，不能尽录，略举一二，以见天常之练习，疑可驱使耳。又有一图子，虽不甚详密，然大略具是矣。按图以考其说，差若易了，故以奉呈。看讫，可却付去人见还也。此非公职事，然孜孜寻访如此，见忠臣体国知无不为之义也，轼其可以罪废不当言而止乎？虽然，亦不可使不知我者见，以为诟病也。知荆公见称经藏文，是未离妄语也，便蒙印可，何哉？圆觉经纸示及，得暇为写下卷，令公择写上卷。秦太虚维扬胜士，固知公喜之，无乃亦可令荆公一见之欤？子骏初见报夺一官耳，不知其罢郡能不郁郁否？有一书，不知其今安在，敢烦左右达之。江水比去年甚大，郡中不为患。见说沙湖镇颇浸居民，亦江淮间常事耳。临皋港既开，往来蒙利无穷，而居民贸易之入亦不赀，自不免少有淤填。议者谓岁发少，春末淘之甚易。承问，辄及之。未缘展奉，惟冀以时自重。谨奉手启，起居热甚，幸恕不谨。不宣。

【张横渠集】《与范巽之书》：示问保甲，比俟和叔来，详闻近议近制，徐为答。然近见歧却取三丁为义勇，入府教集，或虑已有更革，故益难妄计。大率附近古制，小大必利，苟不得亲民良吏，虽三代法存，未免受弊。况半古之法又乌能借，如正观府兵，求之史，纵若便时，窃计民间之害亦未免。盖不议制产，而遽图师役，求以便众，万万无此。又《与吕和叔书》保议说，固甚便民近古，执政未必取用。此欲以方田为名，寨户为贵，保甲为法。庶今世见行，有不变今之顺，有渐用古之婉，即未知上意求新果否？庙堂待学者如何？今得进甫选之与议其间，顾非献计之时邪！向论方田大体。自附城三十里为差，小不减二三千步，则附郭居民在其间不疑矣。所谕城市良民大家帅之固善，但可惜安窠无功得之，及不幸孱弱不才者置诸其上，则百十之众，是谓弃之。他年当差刺诸路义勇，只以家赀相制，幸无事，取其不挠可也。不幸驱之战陈，万万失措乖当。名分既定，则易之颠错，人情益纷。今日见谋，当为时议者力辩其弊，无踵故事，乃良画耳。事初不得已，权以领之，徐校艺，观能以勇爵取之，然后补正。则为劝也大。夷吾变法，不欲矫时君耳目，不循王制，未免狂谋无法。又启此端，恐于时事非宜，可一用周礼。文一无文字饬今制而用，不识谓之如何？但此二端之弊，不得使谋者前闻耳。

【苏籀双溪集】《上赵枢密都督书》：愚窃闻朝廷大臣，系时理乱。惟文武兼资，则可以有为。今日国步艰难，譬如解髋髀者，不可婴以芒刃，斧斤斫而已矣；支倾坏者，不暇顾夫藻•，栋梁壮而已矣。盖惟文可以附众，惟武可以威敌。入相则百度正，出师则四夷服。古之人解兜鍪而冠貂婵，自廊庙而履行阵，投壶而而讲策画，绶带而观经

传。乘胜决机，气势盈溢，丹青所画，竹帛所纪，皆文武之大才也。时危而用不武之人，有禅僧放鹰之喻。治远者必自近始，欲治夷狄。先辑中国。外内皆重任也。伟人在朝，知无不为，岂惮勤剧。缙绅欣属，猛悍屈伏，咸愿其当轴处中。然使其坐论王伯，燕安鸩毒，桑梓之邦，陷于涂炭，岂得不慨于怀乎？夫以隐情惜已为持重，厌事苟安为待时，则何贵乎智勇？何有于功名乎？惟其英杰之度，专意兴复，忘家徇国，所以殊绝于凡庸也。往日纲维不振，士风回邪，谈虚无注篆刻以为儒术。厚苞苴弃韬钤而取将帅，今其遗臭未远，余蘖或存，戎钺之寄，实难其人，夷狄凭陵，中原膻秽，良以此也。冕弁端委之伦，非其能超轶世俗，改途易向，则何以步骤周宣中兴之佐乎？主上励精，阁下激昂，吴越非劲兵健马

八千四百十四卷

之所出，关陇有胁从思汉之人心。多士盈庭，皆未易当此重任也。以阁下精治道，见兵势，以帝王之法则裁治中司，以桓文之节制，抚循二镇，有恻怛绥靖之实，无侥幸行险之失。凛乎经世御军之略，信有文武之威风矣！故纶丝布出陕蜀荆沔，先声万里之外，士卒凫藻。黔首壤歌，必相庆以为得人。识者谓吴之强弱，在蜀之安危；蜀之安危，在陇之向背。夫骑兵出于陇右，而财赋从蜀来。蜀为陇之根本，陇为蜀之股肱、秦为天下枢机，故得陇而秦蜀大宁矣，不得陇则秦蜀无能为矣。秦陇皆得，而梁宋在吾指掌之间，并地可绝河而收也。论攻战者，千条万绪，进退得失，可豫言此者也。朝廷据有江淮，设险守要，僭伪在齐梁，而秦陇两河，皆为虏守，西南之人不能出大散之关，督府所治，正当我之咽喉，建瓴席卷，世岂乏人也哉！前日张公尝为此举矣。恃卓然之忠议，不料敌势之方炽，不察吾帅乘之未和，以新辑锉伤之余，未暇少加练养，而与百胜无前之虏决死原野，此志士所为太息也。愚顷者尝以书见张公，论兵不可必用。公易而不察也。阁下之此行，比张公时异势殊矣。邓禹归而冯异擅赤眉之栖，裴度行而李诉得李•之降，阁下之功名，高于张公十倍可也。昔韩信佐高祖，乘章邯之结怨于民，故还定三秦，势如破竹。蜀人攻魏，以孔明之贤而不能得其志，值司马仲达之强也。成败可以鉴矣。料敌制胜者，虽有娄旷之聪明，终必凭于间探之精。虏暴骨以逞祸中国十余年矣。重兵散归国内，再调发而无辞。子女玉帛，餍足充牛刃。再来而吾无可有，彼所谓谋臣猛将为陕右膏肓者，已天诛之。故攻蜀则不能入，而退据襄则狼狈遁走。是我师亦稍强于曩时也。虏之兵将既非前日之盛，此似有可乘之隙，敌似可料矣。然吾间探未精，殆见其皮毛之事，安知其无他谋臣不能更遣重兵乎？故秦陇之事，在精其间探也。古之用兵，惟间探为急务。且如一举而取伪齐，定京雒，唾手可辨，信如成功之后，而与我为敌者，尚在此境，用兵亦未弭也。譬如搏虻去虱，何损于牛。昔孙权尝谓曹孟德曰：足下不死，孤不得安。今吾朝廷若非虏酋之死灭，亦不可谓安矣。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不知己不知彼，百战百败。见几而作，攻守予夺之画，则阁下主其诺也。愚闻之师曰：进取不如自守之至，乃进取而无后患。故羊•杜预之贤，巧于平吴而拙于谋晋。自守之术蔑焉；谢安桓温，锐意并吞，所获不知所丧，所以无害者，知自守也。愿阁下威德加于雍雒，畔将溃卒，必相率以归服工化。而自守万全之计，常使内重，敌不能窥，国家永宁，兵革不顿，至尊安枕而无忧，所以成方召之业者，亦伟然矣。嗟夫！中原要终必克复，阁下掎之，阁下角之，江南诸将并力踣之。以蜀之饶，蓄谋养威，裕民劝农，下贤容众，先收陕右五路之师，与六军期会于韩魏之郊，将符尊专，号令齐肃，戮力一心，酬特达之知，千载之一时也。今六纛数日启行，用人之际，下走以潦倒贫困百僚之下，效匍匐于邯郸。受揶揄于燕蓟，其迂钝可笑亦甚矣。辄不自掩其缺短之见，卜媸妍于帐下。伏惟揖怒蛙，赦吐茵，钧播之广，宜无遐遗；吹嘘之荣，岂拒枯朽？非所敢冒也？庶几不录录而负门下云。冒昧唐突。伏俟诛谴不宣。

【宋张魏公奏议】《进呈所与张子盖等书检并旗榜录本》《与张子盖书》：比得报，闻分兵三道，解围海州，心颇疑之。不知地理形势果是何如？盖分兵则弱，如彼专攻其一，则在我未易枝梧也。今李侯既在城外，莫可相约商量，更图长策。或益兵共击，或量度进退，事欲必济，宜各以协和为心。其他区区言语之间，皆不足深较。节使以名将之裔，骤取富贵，勉力功业。上以报主上，下以副先令叔循王之望，一或差跌，则公议不容，名节

原藏北京图书馆

扫地尽矣。所宜勉之！某见治装帅李节使带领大军，前去楚州以来照应，仍乞以某此书关报李节使海州，及以帛书报城中将士，使共知也。

又《与李宝书》：节使总兵于外，照应城中，策未为失。但不知海道今尚可通城中否？粮食可自海津致否？心甚忧之。已作书与张节使，所宜深思远虑，率厉将士，且与张节使熟议，共成大功，勿分彼此。虏兵既众，不知张节使之师可以必战解围否？凡此等事，幸一一子细条具，速以见示。务济国事，乃所望也。虏人残害不道，专嗜杀人，所得城邑，噍类无遗。想见城中豪杰忠义，共图力守，某已治装亲帅建康。李节使自水道前往楚州涟水以来照应，帛书封呈。更望照悉。

又《抚劳海州将士帛书》：当使见带大兵前往楚州及涟水一带照应，解围海州。仰城中将士尽力战守，图报国恩。将来功赏，俟一一躬亲核实保明，务在优异。节钺以下，皆当力请于朝，以酬劳苦，各仰知悉。

【孙觌鸿庆居士集】《和州与提刑胡献可论兵书》：即日秋暑尚炎，共惟台侯万福，某投畀小邦，遂托余芘。已尝具启占谢，计已彻闻。属者诏书起一半禁兵，本州遂将先已起人数，通计一半辏发。起寿州团结，今蒙使司牒问，于手诏有无遗戾，承命皇恐。某三月出都时，见扬楚滁泗之兵，相继放还，旌旗舟楫蔽空而下，某所亲见也。独和州未回，而复有起发半兵之命。某窃详诏旨所以存留一半之意，谓东南亦不可无备尔。虽本州所遣兵未还，朝廷岂暇一一开坐，遂并计为一半应诏。实以三里之城，下临大江，止有壮武一指挥。又通沿江四寨土军，尽择伉健可使者趋军前，所余癃老懦怯，已过半矣。近报海州盗起，旁郡皆警，日来本州王庆家又有数人劫取财物而去。区区之意，谓半兵既足以应诏命，而余兵缓急虽不足恃。盖庶几焉。不然，有司何至占吝不遣，上烦程督之严，伏望提刑郎中，垂意省察。本州所起半兵，似于诏旨无害。所存余卒，或能消厌未形之患，则非某一人独受公赐也。僭易死罪。

【王汉滨先生集】《回虞宣论吴姚二大将出兵书》：某今早承局还，伏辱台翰继递，中又拜十三日教赐，不胜感激。王提干马已买得四十六匹，葛彦奇十六匹。渠辈得回岩昌，自然易办矣。商兰两州，招纳降附可喜。若有益于国，本所不敢惮供亿之烦，所以夙夜辛勤，横身以当众怨者，正欲节省用度，以济大事，非敢靳吝财赋，当用而不用，以沮将之心也。孔明所谓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一颦一笑，足以激厉，生民膏血，岂容妄得乎？赏不当于有功，犹辇金币以塞庐山之壑也。归顺之人，须当优假，何所爱乎？但向去事大，不知所用几何？若涉大水未知攸济耳！适领使檄买马，以百

运为限，亦得中数。乞罢招兵，尤为至论。本所岂敢望赐，只得国事利，小人与有获焉！方今之弊，不在兵少。孔明街亭之败，归而减卒，兵贵精不贵多也。淮南之溃与采石之捷，其众寡可验矣。南北通使，和议必成，亦须一再往返耳。移书宣威，且议休息，生灵之幸。某昨日因书止其再出。大暑如此，岂用兵时邪？征士征行，百姓发车付，皆是危事。师老锐挫，若遇大敌，岂不可忧？此乃安危所系，用度不足言也。甚善甚善，姚帅年来数奇。不可委以要地，更宜与宣威议之，因粮事不敢必，只得不至过当足矣。

【张南轩集】《答朱元晦书》：木式受任上流，到郡恰一月，顾此地在今日至重，岂谫陋所能胜？然亦不敢妄自菲薄，黾勉激昂，期为远计。第承积弊之余，纲纪委地，无一事不当整顿。今颇有条绪，邦人似相信爱，边备深可寒心。军政极坏。今军事在都统，财赋属

八千四百十四卷

总司，所谓帅臣者，其所当为，要是以固结民为本，使斯民皆有尊君亲上报国疾雠之心，则以守固，以战克矣。此路民贫悴尤甚他处，田多未垦，茅苇弥望，坐失上策，于今几年，义勇民兵，实多强壮。但久不核其籍，且数年不教，其势因循。见行整顿此事，在于人情亦似乐之。然其间曲折之宜，正须精密乃可。帅司兵但有神劲马步合千人，骑军共父所制也。方一新队伍，严纪律，明节制，兵虽不多，要是规摹不可不立。荆鄂大军屯营在此者，亦万五千余人，非复岳侯向日规摹。近日曾唤来射，亦全不成次第，兵将辈见帅司治军，似颇有愧色。前此其军扰郡中百姓不可言，木式务以信义开怀待之，而号令则不可少犯。颇肃然，无敢干者。襄阳去此平原四百余里耳。然向来虏不曾出此者，以粮运费力之故。顾此亦何足恃？但此间乃吴蜀腰领，自襄阳至此，要当以死守之。往年刘信叔号名将，张安国素豪俊，然为帅时，才闻边上少警，便仓皇要为移治江北之计，此乃大缪。不知纵虏使至此，更有甚世界？此皆不知义，亦不知势也。木式孤危之踪，独荷主上照见，使为此来。然实不敢自保其久于此。惟是深惧一日必葺之义，思效万分，而独力更无人相助。欲辟一二官属，未知得与否耳。范伯达春田文字，前日来时，遍寻不见。辄更求一本，及兄有可损益于其间者，并愿闻之。甚望。

又《答朱元晦》仁风义气，想已周浃四境。重税厚供，想已考究本末。备见求牧与刍，固当然也。式于此有所见，亦不敢以隐，但亦精审而后发耳。辰源等五郡刀弩手事，近岁为诞谩观望者所害。比列上为久远计，诸司皆恐未合时论。虽知其是，有不敢联衔者，不免径自以闻，便蒙开可。明主可为忠言，士大夫往往负之耳。如答引会子上供，皆目前大利害，见考究以次陈也。惟是孤踪，不获自保，然一日必葺之义，不敢少堕耳。义勇事屡承问及，共父向来在此入奏，谓义勇武艺胜大军，缓急可调发。木式实未见其然。然其人多壮强，仓卒足为荆渚之卫，以壮上流，平时可以捕察盗贼，此则然耳。共父御此辈未免姑息，如免役一事极害事。后来至县道无人可差，役中下以下户，反受深害。今亦修正其事。又县道不能节度，岂有是理？亦明示节制，使知县而不任，则去之可耳。比有总首径申本司保明差一部将，不经县道，不免惩治，使知循序，此最要务也。然义勇寻常多有所患苦，如率敛等事，一切禁止。所以恤之者，固不可不尽；而于节制，则不可不明耳。若今冬聚教，木式未以罪去，当更一二整顿之。但患武将极难得，亦是近年以来，进退在近习之门，所取皆诞谩之辈，坏得人才狼狈，极可虑耳。所谕传闻之说甚皇恐，不知何以得此，连日循省，缘初到时，承纵盗之后，不免重赏。连获江湖间积年杀人之贼，以正典刑。又有一贺之美者，乃一路囊橐渠魁，六七年来，激茶客为盗，误官军使败，且假盗以报冤。用此致家赀累巨万，一路之人怨毒之，果畏之甚如虎狼。不免逮捕按诛，徙其妻子，尽没其赀，归之有司而不有之。并按治宪司大吏向来受赂故纵者。今年茶客尽循约束，无一夫敢持兵行于途者。此一

事之力为多，恐或者便以为嗜杀耳。近数月以来，既幸无新盗，而旧盗已多得，亦无所用刑矣。但昔人哀矜勿喜之意，每切味之，要须使此气味无间断耳。尚气之言，亦每防有主张过当处，亦不敢不闻而警之也。近按一二郡守，素来凶险，事极披猖，不得而已。异时恐亦不在祝大任之下，因思诸葛忠武李平廖立之事，固是公道。然亦由德盛感人之深，乃能致然。每使人愧昔贤耳。

【曹彦约昌谷集】《已卯上庙堂书》：窃见虏寇侵边，诸城被围。平地百姓，坐受剽掠。中外汹汹，恐有窥江之谋。愚窃以为不足忧也。困兽强斗，本无远略，乘鞑靼退师之后，

原藏北京图书馆

肆冲突以示余勇，驱河南之民以为签军，无复有粘罕兀术人物。水潦既降，马无长技，暖气将效，弓无劲力，不有败[血刃]，必有内难。谓之不足忧，信而有证。然而治内者，当有规模；事外者，当审施设。古人于此二事，载在方册，与治同道，治如反掌；与乱同事，乱亦如之。不观天下大势，而独幸虏寇之退师，忽有强敌起于旁，锄梃弄于中，左支右吾，力不暇给。本朝之虏，不止于金虏而已也。自古君臣同德，辅佐同谋，圜坐者有成说，奔走者有定向，然后事无不成，为无不就。自开禧用兵以来，迷失此意，疆场之事，不得尽至榻前；阃外之人，不得尽闻庙议。上以笼络之术行其私，下以苟简之意逃其责。甚至兵无主将而散，郡守兵已出界，而方建宣威。而造命之本误矣。自古中书之务，贵在清简，操略所以御详，居静所以制动。元首从脞，万事皆堕。自开禧用兵以来，调发一项人马，至催札十数；驱磨一件递角，至里牌三五。命令不坚决，而持守易变；赏罚不信必，而奉行无准。甚至庚牌太多，未免失坠；调发人遽，多至叛亡。而造命之本紊矣。自古用兵之法，必须阃外先有事权。故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非欲其跋扈也，威不重则不足以服人，权不一则不足以出令。又须有财物可以动众，有官爵可以赏功。圣贤审度事情，立说如此，必有所见。开禧虽立宣阃，实无事权。名为招抚者，或得以抗衡；名为节制者，或得以侵官。微而偏裨，皆得以直达，小而州县，皆得以僭言。用揣摩之小数，而欲求度外之功；拘闻暇之常文，而欲制难料之变。至于军前支犒，皆仰给于总所；临阵喝转，皆见沮于有司。用事者欣然有得，谓足以关防控驭，不知俊杰之士，岂肯受制？事掣其肘，时失其机，或观望以谋夺其位，或倾险以阴沮其谋。而有志者不肯任事矣。自古用兵之时，必须州县先有事力，故祖宗之财，其根本在州县。非纵其自营也。有外寇者，当防内难，有军事者当固民心，调发者必有激赏，经过者必有券食，事势当然，无可疑者。开禧以前，州县储蓄素厚，尚可支吾。及至国用司一立，专以[戈刂]刷为能。有一孔之利者，无不攫取；有累政之积者，无不起解。民间受害，尤难缕数。聚兵不得其所，而徒费调运；楮券不清其源，而徒困秤提。盐策之所以屡变，舟车之所以不通。用事者但见所入稍多，谓足以补助经费，不知州县之间，所至窘束。田野之民，无不贫悴。有危邦之陋风，无太平之盛观。给度牒则扰及僧道，给盐钞则扰及商贾，而有志者不能措手矣。自古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兵以众而为强，以寡而为弱。非谓带甲之夫，皆欲其出战；风寒之地，必欲其尽护也。城郭之兵，恃险以为固，其兵宜寡；平地之兵，恃人以为险，其兵宜众。是故善用兵者，立重屯于腹心，分轻兵于边徼，明斥候以守关隘，倚民以护乡井，卒有缓急，则必审轻重以为策应；卒有挠败，则必守家计以俟后举。小捷不足以为喜，小挫不足以为辱。开禧尝试用兵，不习武事，置御前诸军于边徼，不图进取；纵虏骑驱驰于腹心，不思次胜；守关隘无虑数百处，不问缓急；遣戍役不满数百卒，所至溃散。方且调禁卒于诸郡，取弓手于诸邑，论其人则未免乌合，作于外则徒见张皇。及至光濠受围，则两淮抟手；襄安城守，则京湖痛心。置赤子于

度外，皇恤蹂践；称斫寨为隽功，止同剽掠。每见捷报，令人愧恧。设伏者不过百人，斩首者不过三级，生擒一名，便称万户；驮子一头，便称番马。解围之音日闻，而虏骑不退；报捷之旗日上，而境土不辟。所幸虏无谋耳。万一稍识兵机，阴行诡道，或多方以相误，或声东以击西，指偏师以缀诸城，率骁锐以迫江浒，而吾国奔命矣。自古教民而后用之，不教者谓之殃民。所谓教之者，非特行阵进止之法也。怯者常有以激其勇，勇者常有以养其气。明爵赏之可慕，而息

八千四百十四卷

其剽掠之风；察衣食之不阙，而销其饥寒之虑。然后正阶级以定其分，示好恶以观其智，将必使之知兵，兵必使之爱将。以此众战，始可集事。开禧冒昧用兵，不知兵法。取泗州上表未已，旋复陷没；取和尚原奏功未报，旋复失利。宿州未得，已有灵壁之败；唐州未至，已有三交河之血刃。兵不素教，将不素练，无塞井夷灶之法，而递相蹂践；无曳柴伪遁之谋，而某受锋镝。一矢不得以相加，匹马不得以还旆，而吾国大震矣。自古用兵，当明本意。必有以服人心，乃可以合天理。有安民和众之志，而后有箪食壶浆之迎；有禁暴除乱之谋，而后有东征西怨之事。痛惟国家南渡，九十余年，隐中原于腥膻之地。往时河南北之民，闻本朝有恢复之意，莫不延颈企踵，以为礼义之国，可以衽席我也。自开禧用兵之时，本意不立，使忠义之人，结怨于对境，已不足厌服其心。及交锋之际，诸将素无纪律，纵杀戮以诧威武，肆剽掠以代赏犒。滥及降附，谬称巷战；诛及宝化，名曰搜山。两河之心，视官军有若寇盗；十年以后，怨官军犹入骨髓。致使签军之策得行，而归顺之意不决。垂亡之虏，犹足以动万里之众。而规恢之本意误矣。自古举军国大事，必须先塞幸门，大开公道。忠谠者未必皆合理，不失为正论；谄谋者未必无小长，不失为奸计。在乎上之人，勤于政而敏于事，旌其淑而别其慝，则忠谠者日得进见，而谄谋者自然退听矣。当开禧用兵之初，已知有债帅之弊。用事者闻其名而恶之，痛自洗濯，或拔之于卒伍之中，或起之于闲废之地，举朝相贺，便谓得人。不知幸门未塞，公论未伸，善结托者虽无功而安，不善结托者虽有功而惧，无债帅之名，而实有债帅之费。故诈冒奏功者，往往得志；真实用命者，纷纷得罪。而诸将之志怠矣。自古知彼知己，百战百胜，间探之所以明，非特重赏以使之也。参之以

原藏北京图书馆

圣智，行之以仁义，自我而往者，必思有以考其实；自彼而来者，必思有以察其情。推赤心以用其豪杰，厚衣食以养其辈行。又时纵一二以疑之，使彼之情伪所在，有不得而掩者。开禧以前聘使交修，衅隙未见，虏人情伪，或不可以测知；开禧以后，通行无壅，或当阵被擒者，乃大将之子，或受命出战者，乃中原之人。虏已失其巢穴，不能守其命令。间探之不明，阙咎谁执？彼吝于用财者，固不得以逃其责。而反间之不得行，必有以分其责者也。捕奸细于疑似之间，处奸细于必死之地。一经削发，则首领不可保；一经刺舌，则冤苦不得伸。彼方且以计而误之，此复中其计而杀之，使失身虏境者无还期，千免首奴婢者不南向，而问探不明矣。自古招降纳叛，皆足以破贼，因其人而用之，其效最速。然非如中国之人可以专用也。正兵一万，可以用三千。正兵一千，可以用三百。立正军以为家计，用降叛以为先锋。虽山东河北忠义之人，久隔圣化；亦必处置得宜，表里相参。然后侮慢之心不作，节制之令得行。开禧用兵之时，仅得一纳合道僧，不能使之招诱族类，肆行反间，已往之失，不复再议。近岁招纳忠义，尤更疏略。始欲借其威力。收复州县；久乃引入内地，付以边陲。及至衅隙已成，兵已血刃。外虽有委任之名，内实有骑虎之势。幸而成事，犹恐其骜桀；不幸而不成，犹恐其怨望。彼诚豪杰忠义，固不如此。而中外之人，上自士大夫，下至闾阎百姓，莫不私语妄议者，则以正军之单寡，而将帅之不得其人也。如此等类，不可悉数。姑举其大略言之，则开禧之事，可以深鉴矣。澶渊之役，人知其必胜。燕山之议，人知其必败。稽之往事，考之人谋，观天时而察变异，明如契券。更化以来，余习未殄，凡所以治内事外之具，少所商榷。而徒畏虏寇之骤，至幸虏寇之少退。不知国家气血，已汗下于开禧之日。而疾 未除，复汗下于三年之间。兵日以困，财日以匮，士大夫日不任事，而百姓日有怨言。不开心见诚，不改弦易辙，不尽悟前失，不痛扫宿弊，犹欲阴转而密移之，必有不及事之悔矣。盗贼将起，水旱将作，兵连祸结，将不可支。假使尽却虏寇，不留一骑，秋高必至，不可以罢戍守。假使宿亳归疆，唐邓听命，粮运益急，不可以宽力役。以至尽取汴洛，传檄齐鲁，举河南之地，悉上版图，则守河之计，又有不可胜言者。不思考古道不刊之说，而徒权轻重于虏骑进退之间，善谋国者不当如此。某本区区书生，屡蒙朝廷器使，得专方面，廪稍以多，无所补报，当时事如此，乃以衰病疲惫，又当求去，有怀不尽，实取未安。心志凋丧，文理冗谬，平生所闻，概见于此，若其他小小节目，未暇尽举。伏惟察其情而赦其愚，幸甚幸甚。

【方秋崖集】《与赵端明书》：某惟边圉多艰，所在骚动。独我东鄙，屹然泰山，而四维之。上嘉乃勋，眷渥殊特，进班端殿，建号大木困。所以昭异数，劝荩臣也。兹者涓辰显拜，万日瞻仪。惟某受知门墙，不同余子，故其忻喜之情与众一，而其忠爱之意与众殊。若曰道古今，誉盛德，以为宾赞之贺而已者，则人能言之，何待于某？区

区愚鄙，敢诵所闻。则其所谓贺者，亦固异于睢盱而献笑、口[占]嗫而贡谋者矣。盖某以为公府之开[木困]， 于今且五年，虽公相之为始终如一日，而坐久则神怠，立久则精疲，亦人情之常也。而一欠伸，而精神固已大异矣！然则今兹之命，岂非公相起而欠伸之日乎？一念之发，群动皆新，此固其机也。故某之所欲为公相言者，曰仗忠义，曰正体统，曰明纪律，曰重选辟。夫物必有所仗，熊虎伏爪牙。鹏仗羽翮，鱼仗水，龙仗云。一日而失所伏，则狐兔狎之，蝼蚁咂之矣。至于人之所仗者何欤？曰惟有忠义而已耳。然则舍忠义之外，非所仗也。共惟先忠肃公越暨我公相，勋在社稷，名在华夷，对越上天，同一忠义。而公相又亲冒矢

八千四百十四卷

石，出入兵间，身被十数创，盖几危者数矣。其负名誉、享显荣，夫岂因人而成、寅缘至此者哉？是固无假乎梁楚之游杨，萧朱之援引也。而系其迹观之，则王邸也。而缔交于外[木困]；戚畹也，而通谱于内姻。有儇薄之徒，而尘滓六符之采者，则或恐失其心；有裨贩之夫而污辱五侯之第者，则或谓藉其力。此曹帘视壁听而借为效，街谈巷说而诡为忠，岂真有关于损益之数哉！公相因其来而纳之，就其求而役之，要亦不过古名将遗赂中朝之意，固非仗此数人者以为助也。然而不可不谨焉！盖王右军抱经济具，谢安石一流人也。惟其托于字，故字足以掩其学；本朝文与可妙《楚辞》，当无逊于陈黄张晁矣。惟其托于画，足以掩其文。一犬吠形，百犬吠声。或者不知，其谓公相所伏者王邸也，戚畹也，相府也，则平生光明隽伟之功，适为所掩耳，可不惜哉！是则前日密赐之御札，草茅者犹未敢以为然，而况其他乎！某之所愿仗忠义者，此也。夫举一路之兵，而制之以[木困]臣，盖下至众而上至寡也。所恃以维持之者，体统而已耳！故名分，所以守此体统者也；仪文，所以彰此体统者也。礼云，礼云，文具云乎哉！刘济以司徒为幽州，至于红帕首，[革化礻夸]握刀，俯立首左，以迎天子之使，而今之将帅，待制使如僚友，视制府如家庭，往往便衣骤谒于后堂，腰舆径造于听事。岁时节序，杯酒招邀，驱车过之，何啻侪等！非不知艰难之际，不同常时，欲得其心，姑与无间。然此曹何所知识？偃然自尊如此，则制[木困]岂不惧卑哉！或者徒见逆李庭参、许国端，受山阳之变，芽孽于兹。故遂指为覆车，谓不可以虚文挑实祸。而不知逆李之反状，固已久矣。邀节钺则节钺，邀钱帛则钱帛，其无纪纲莫甚焉！向使正体统以防微，宁复至是？祖宗时，武臣莫尊于三衙，见执政必横梃庭趋，肃揖而退，盖以为等威不如此，则不足以相制云耳！今端明执政也，宁可复如前日之陵夷乎！况夫交际之间，密迩者情亲，疏远者分隔，情亲则狎，分隔则睽，此其势然也。今公相之于莫府，目不过一见，见不过数刻，而诸将出入无禁，启处不时，凡百军谋，独与参决。而所谓莫府者，佥文书于已行数日之后，揣事情于茫然不知之时。诚知莫府庸庸，无足以称使令者，然而体统则不若是。诸葛武侯所与谋者，法孝直辈耳，关张之徒不得而与也；裴晋公所与谋者，韩昌黎耳，诉武古通之徒，不得而与也。莫府之庸庸足择而易之而已矣，因噎而废食，惩羹而吹齑，则亦安用莫府为哉？天长移治之匆匆，淮西招军之扰扰，不知谁为画此谋者。某之所愿正体统者，此也。彼天长淮西之事，道路议之，庙堂议之，盖至今公相代为此三数人者受谤也。则亦诸将无纪律故耳。今举天下之军无纪律矣。独公相威望隐然，军行整肃，而安得结辈数十公参错于麾下，以备一旦之指呼哉？去春从士卒之颜行巡行边鄙，军次宣化，有取民谷以饲马者，立斩之，虽扬干之仆，不恤也。而诸将则不然，所过驿骚，甚于寇[兑攵]。古语有之，贼来犹可，官军杀我，昔闻此谣，今见此若是，可不为之哀痛欤？某尝记前年出城南门，有数兵负刍与争道者，前呵者曰：〝制干也！〞兵曰：〝何物制干！此赵侍郎马刍也！〞时适相值于吊桥，进退不能，而数兵者盛气直前，轿坠焉。有一兵倚刍道旁立，呼而劳之准交

百，而趣从者擒不逊者，得三卒，谕之曰：〝尔军人也，我制干也。制干之与军人，自有统摄。尔犹敢尔，如百姓何？〞之百，军士环观如堵，嗟服而散。繇此小小者观之，则知使此曹有纪律，本无难事，赏罚公而已矣。道傍立者，本何足赏，而欲示罚于彼，则不得不借赏于此。是亦一机括也。闻军中挞罚，未尝有轻贷者，然而非营运折阅，则陪纳不足者耳。不闻有折逆旅七著，即斩以徇，如高崇文者，不闻有军行露宿，旦朝与民家扫门而去，如岳飞者。是不特纵之为暴，

原藏北京图书馆

而驱之为暴矣。故据其室，则子女其子女，过其虚，则鸡犬其鸡犬，此明以官军而恐喝者也；语音不辩而行者兽奔，衣装可疑而居者鸟散，此假以贼兵而剽夺者也。自荆襄回者，则断腕取金；自天长归者，则放兵大掠；自淮西来者，则郡邑戒严。虽平居自诡严于持军，而近至通川，亦未免豢围一空，草木皆尽矣。诸将徒知以此市恩，而不知以此贾祸，他日手滑无厌及我矣，虽欲禁止之，得乎？某之所谓明纪律者，此也。制[木困]号小朝廷，以其为人材所聚焉耳。戎书辟士，谓当朝取一人拔其尤，莫取一人拔其尤，罗而致之，以望此府可也。而运筹帷幄，载笔旌麾，乃无大强人意者。盖人材品目，色色不同：有如象犀珠玉，虽不适用而可为宝者；有如[木便][木冉]豫章，虽多节目可隆栋者；有如乌喙野葛，虽有甚毒而可伐病者。是必有一取焉。未闻无谓而见收者也。今莫府何所，而名丽丹书有不得调者，则借以为捷径；[木困]议何事，而号为贩夫人所不齿者，则据以为亨衢。今日一计议矣，明日又一计议也，而奚取于莫谋？今日一兼佥矣，明日又一兼佥也，而奚取于檄笔？外而郡守[亻卒]，下而州县官，则又有甚焉者。起废分符，而专事囊橐，得无倚乡曲之私乎？兼幕题舆，而不识府寺，得无怙邸第之援乎？风寒之邑，胡为寄之[马矣]子？滨淮之县，胡为易之鄙夫？此殆有不可晓者矣。甚者，不特众人不知其姓名，虽公相亦不知其姓名也。挟一缘故，则不俄焉而曹掾矣。不特众人不睹其面目，虽公相亦不睹其面目也。寄一书信，则不俄焉而属吏矣。故有罪者指为逋逃之主而国法废，有服者占为起复之地而人伦灭。窃闻近者有以登进士第冒昧图起复，而公相亦辟之。夫口诵圣人之言，身为市人之行，一至于此，门墙亦安取斯？之人也而忍其亲，则亦何往而不忍于公相？夫金革之事无辟者，君固逼之，有不得已焉，可也。而我固求之，谓非名教之罪人欤？且古者以辟置而取重，曰是尝为藩府之所推择也。今者以辟置而取轻，曰是盖与其厮役为尝僚也。夫为[亻及]也妻者是为白也母，公相既列之王官矣，则凡仕于此者，可不谓之同官乎？吁！可叹已！某之所愿重选辟者，此也。伏惟，公相一江之屏蔽系焉，一道之生灵系焉，其负荷至不轻也。今城池信高深矣，器甲信犀利矣。诚能仗忠义则勋名大，正体统则名分严，明纪律则军政修，重选辟则人材出，而老熊当道之势，猛虎在山之威，真足以壮长淮而卫中国。匈奴自此当不敢近赵边矣。某不胜晋粤之罪，辄疏其云云，代骈四俪六之庆椟者如此。公相不以书生为不武，而加裁择焉，则继此以进。某何敢自爱，惟公相容之而已。

【李忠定公集】《郁林与吴元中别幅》：论高祖光武甚善。顷尝作序进三帝录，及其梗概谩录去，并所著郡县封建方镇三篇同往。虽不成文，取其意可也。愿勿以示人。及建明募兵笞子，亦可以见当时措置募兵及所以养之大概。然此所募兵，正欲置营房于河北京东西陕西，更番以卫行在。当时行在绝无兵也。帅要兵如大名，四军止万人耳。传为十万，则大过。当时立额固有多处，然不过招填不足，似未为害。孰若全不

招而无兵以战守，并与其地与民而弃之耶？兵贵精不贵多，至论也。有兵又须训练，得帅以驭之，乃为精兵，犹之有材料，又得巧匠以用之，乃可建大厦。有材料而无巧匠则拙，有巧匠而无材料，则是无面而造食也。失当时可投之机会，最为可惜。至于养兵之费，窃谓朝廷岁漕东南米六百万余石，及上供财帛等，正以养兵及六宫宗室百官之奉，祭祀宾客赏赉之用。又权天下茶盐之利，以供非泛之费。今此等用度绝省矣。若均节之，则不患无财，岂专恃募民助国哉！然此乃建炎初事，今地益蹙，民益困，江湖运道不通，则非徒无自得兵财，真可患矣。唐之方镇，唯河北三镇许之世袭，盖有为而然，余路则否。建炎初下令以河北河东封

八千四百十四卷

能守者，听其世袭，而沿河江淮置帅，要但假之以权，使之治兵，非世袭也。略仿唐制。然此亦建炎初事，今之证候又不同矣。三等之说固善，其谁行之？观沿江置制置使，而淮南未闻，大概可见。不知失淮南则江以南可保乎？东晋能保江左，以有淮南；后唐迁于豫章，正以失淮南之故。其利害甚明。至于倚关中以复河北，在今日诚为渺茫，天意难测，会有时耳。

【蔡定斋集】《上虞枢密书》：某尝闻：言有切于事，众人以为迂，而君子以为必然，不可不察也。世之言治者，不过曰富国也，强兵也。言之则美而可听，听之则乐而忘倦。为是说者，追时好，取世资而已。求以富国，国未必富而民且贫；求以强兵，兵未必强而国愈弱。利不一二，害将十百。不知究其本而从事于其末，去治愈远矣。有人焉以仁义之说而告其君，非唯君之不信，众必相聚而笑之曰：〝是书生而常谈也。是迂儒之高论也。〞幸其君之不信，而得以申已之说。此言之所以不行，而王政之所以不可复见也。汉之文景，五六十载之间，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唐之正观之治，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非仁义之效而何？是三君者，固未纯于王道，而其治已章章如此，孰谓仁义不可以致治乎？议者必曰汉唐之时，海内为一，天下无事，日引月长，庶几有成，今日之势，似非昔比，疆土未复也，陵寝未修也，九重之上，禹菲舜癯，皇皇焉思中兴之治，旦暮而冀之。今欲责成效于数十年之后，是犹指来岁之粟以疗饥，亦已晚矣。夫国之强弱，不在于地之广狭，而在于民之安危。汤以七十里兴，文王以百里起，徐偃王不足道也，一行仁义，而归之者三十六国，而况今日乎？今日之地方数千里，中原之土皆吾境也，中原之民皆吾赤子也，其思宋之心未共也。苟行王政，则将于于然襁负其子而至矣。不此之务，必欲持富国强兵之说，曰如是而国可富。如是而兵可强，如是而中原可复，如是而敌人可宾。此说一行，未见其效，而民已告毙矣。借如其说，是欲举天下之大而决于一战，以侥幸万一，岂不殆哉！今人有千金之产，为有猪攘其半，必将奋袂而与之争，争必不胜，而力愈困矣！曷若保其所有，日积月累，赀用既饶，坐待敌人之弱而取之，不唯已失复得，敌人之赀，庸讵知其不为我有乎？噫！此万全之策也。昧者不知，而汲汲于目前之利，此某所以痛惜者也。为今日之计，莫若节浮费，省冗官，减无名之征以结民心，汰无用之卒而练军实，劝农桑而抑末作，示敦朴以振颓风。凡立政用人，发号施令，一本于仁义，庙堂之上，勤勤而行之，守之以专，持之以久，不数年间，当有成效。虽不求以富国，而天下有余；不求以强兵，而天下无敌矣。此必然之理，必至之势也。恭惟阁下，以王佐之才，为圣人之偶，所以辅相吾君者，皆仁义之道。尚何待于言哉！某也，莆阳一鄙夫。者天子亲策于廷，盖尝以是说而献之天子矣。今复以告阁下，虽其言近迂，而区区之心，实欲以禹汤文武望吾君，以伊傅周召而期于阁下。阁下不以为迂而忽之。某将有深于此者，次第而进之。

【陈默堂先生集】《皇帝书代阮粹孟作》：臣生长东南，以儒为业。间尝学兵，自太公司马孙吴之书，击刺行阵坐作进退之法，与夫历代谋臣猛将奇正相生、虚实相形、合散无常、变化莫测、战胜攻取、谨守豫备之术，以至阴阳卜筮、天星地志、占射厌禳、异端曲学之说，凡支离而不合，交络而难通者，实无所不观，亦无所不知。盖自尧舜夏商周秦汉以来，迄于五代之间，所以得失成败安危治乱之迹，如春秋史籍之所著见者，以臣所知揆之，如辩白黑，如数一二，如驾轻车，驰驷马，而行于四通五达之衢，唯意所适，无不快

原藏北京图书馆

者。又尝以谓古今殊时，利害相绝，故当世之务，尤不可不讲。于是本之天时，验以物理，辩风气之所宜，察南北之异习，相山川之险易，稽人情之思怿，较天性之能不，别民力之勇怯，究习俗之向背，度夷狄之从违，如是者盖有年。反而自观，亦以观世，胸中之所既得者，了无可疑矣！而未有能发之者。方少年时，志气激昂。过自标置，诚有所负。而臣所居，邈在闽海之陬，爰自胜衣以至今日，游咏太平和气之中，耳不闻钲鼓之声，目不睹旌旗之色，虽欲自效，其道无由。是以泯默退处，自同寒蝉，若有所待，不自知其愚不肖不足以为当世用也。去年以臣老亲之命，俾臣求试礼部，谓纵罢黔，例当得官。臣以家贫，急于禄养，间关远来，至会稽遇故人为守将，留臣逾月。是时睦寇方跳梁于山谷之间，或谓不旬日当就擒戮，实无足虑。臣独言瓮牖绳枢之子，一旦猖獗，聚徒万计，安得不虑？或者笑之。臣已而以心语口曰：是难与他人计者，当囊书北去，言之君父，庶几有一达焉。其遇不遇，虽死无悔。及臣来京师，试于礼部，不偶，幸与廷对，复处下列。又自以谓古者功名之士，必其资可以富贵。今臣命穷如此，借使其术不疏，亦必无补于事。以是亟欲南归。又念臣亲年八十，臣今既归，势不可远去膝下，遂将老死岩穴，而平生所志，终不能少摅一二以报陛下天地覆育之恩。顾欲与麋鹿相为春秋，草木同归于尽，何果于自弃之甚也？于是洗心易虑，追书曩时所自得者，为《兵说》十篇。虽辞意儇浅，计策无取，引[illegible]长鸣，自其真性，非自欺以欺陛下者比也。敢献之阙下，惟陛下留神而幸察焉。臣闻赵括读其父书，至其论兵，虽奢不能以口舌难也，然无救于长平之败；孙膑吴起，各有著述，考其所言，膑尤精密，而屡有敌国之辱。由是观之，言之不足信也，固矣！故霍去病曰：顾方略如何耳，不至学古法。夫言之而善，如二子者，尚不足信。况如臣十篇之说，言不能达其心，文不能究其言，亦何足道？又况草窃未诛，上自朝廷，下至布衣韦带之士，奇谋硕画，日陈于黼座之侧，盖必有瑰伟绝特之论，过如臣万万者。方斯时也，侍其狂瞽欲以上动冕旒之听，臣固知其难矣。虽然，汉之所以定三秦，擒项羽者，韩信之策也；蜀之所以制孙权，取刘璋者，诸葛孔明之策也。是皆立谈之顷，遂定大计，卒如其说。使言皆不足信，又焉有此？夫言岂可以一概论哉！唯真知兵者为能言，唯善听言者为能用耳。今臣区区之忠，欲以自见，非适为利，文虽不工，志或可取。陛下幸听臣言，以为不欺，置之用兵之地，使臣有所依附，时出智略以裨主帅，或能为陛下安反侧之心，收散亡之卒，使逆贼腹心内溃，党援外离，割裂糜溃，卒于无以自植。臣于是盖不能无分毫之助矣。干冒雷霆，罪当万死。谨缮写《兵说》十篇，并书一通投进。臣不胜俯伏战惧待命之至。

【冯缙云先生集】《上岳相公书》：虏人败盟，五月间渡大河，径趋长安。六月初叩凤翔石壁堡，其意直欲俯拾四川口屯戍，非复前数年之比。自吴侯不幸之后，分屯略尽。今者仓卒调发，使还旧处，暑中迁徙，人岂乐从？又去年移居，犹未定帖，今复

摇动，必失军心。纵其统帅制驭有方，莫敢不来。犹恐中路散亡，比到旧关，十无四五。昨者朝廷新除诸帅，只在关上，不敢赴官。五路之兵已复为虏人所有。而胡宣抚虽致命许国，然军旅之事，素非所习。川蜀之在今冬，彼有必取之势，我有必败之象。朝廷自渡江以来，十余年间，虏人竭力相图，终不得志者，盖相公及一二大将为长江重镇，而吴侯一军作上流屏翰，势如柱石相扶，首尾相应。设使此虏今冬遂得川蜀，控带上流，俯视吴楚，是犹一柱已摧，而余柱皆侧，其首已断，其尾可知。不谓相公及一二大将，必赖川蜀以为强雄。论

八千四百十四卷

其形势自然如此，此社稷存亡之大忧也。凡数大军，独相公一军前当其冲。然则今日川蜀之事，即相公之事耳。与其形迫势蹙，仰而拒之、于荆楚之间，孰若长计远算，举而掷之于数千里之外，以相公之威望，虏人素所畏服，若能以数万之众，径趋商号，使必闻声股栗，望风破胆，岂徒保卫川蜀，必能据有关陕。盖虏之敢冒大暑交锋刃者，直谓川口无备，意欲直造成都，如入无人之境。今相公大张声势，直以锐师冲其腰胁，虏人仓皇出于意外，气夺神骇，有必败之势。五路之众及南北山溃散军伍，方其无所适从，心志未定。以相公素望临之，垅亩之民，皆可为兵。招纳叛亡，百万之众，长啸可集，人尽为用，则其势百倍。吴侯旧军分在秦州者凡万余人，全军不动，今在凤翔，与敌相当；分在熙河者，惟亲兵数千，随主帅来与凤翔并力。其次稍稍归附，及仙人关所存者，共有带甲三万以上。相公若出军商号，与之合并，则气势复全，犹病而复壮，老而复少。背剑门，倚商岭，西乡争敌，有万全之理。此虏穷凶极毒，反复变诈，不为人鬼所容。方今朝廷有劲旅三十万，谋臣猛将抚髀扼腕，争欲毙敌。虏方极其奸凶，必欲覆我宗社，殄我邦家。朝廷之势，不得与之俱存。出不得已，当一大举而决之，是未必不为此虏灭亡之日，朝廷兴复之辰也。自今至冬，尚余数月。相公慷慨上章，攘袂奋发，率先诸军，首启戎行。功业成于一时，名声昭于无穷。其与口复一口，奄奄待尽者，岂可同年而语哉？虏之本志，力图川蜀，必遣余兵，羁制江淮。若朝廷缘此，不肯分力以助川陕，止属书生用其见众以当大敌，则四川决非我有。四川一失，东南利害愈重，不待言而可知。昔王[illegible]之破吴，杨素之破陈，李靖之破萧铣，正用此势。前事之明验也。若谓东南大驾所在，如相公全军不可暂辍，亦愿具此利害，闻之朝廷，遣知兵大臣，陕西素所畏服者于数大军中各分万兵，轻装疾驰，与川关见众并力，庶几依山阻险，足以翰蔽上流之地，少宽东南追蹙之忧，盖思其上者不得，又思其次也。伏惟相公忠勇壮烈，柱石本朝，德望威名，夷夏充满。古语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里。盖言始之为易，中之为难。今日正当社稷安危存亡之机，成则家国俱荣，败则前功俱废，岂宜循常守旧，不一振发以身任天下哉？某卑贱暗劣，无用于世。但有区区愤激之心，日夜之所冀望以尊主庇民者，如相公之贤，独一二数耳。故敢陈其狂愚，冒渎严重，谅蒙推古人采择芑荛之心，少加裁纳。天下幸甚。

【黄勉斋集】《与李贯之兵部书》：国之成败，不在乎两阵相向之日，而在乎君子小人进退之间。今事势至此，尚复逞其私意而不自惩创，为之奈何？李金陵依违蓄缩，动失事机。安丰合肥踊跃奋厉，未知远略，闻欲为大举深入之意，一切取办于沿淮之忠义。此曹诚可用，不过能为盗贼之行，焚烧县镇，劫掠财物，正恐因此大失中原之心耳！秋高马肥，彼必倾国以来。驱淮北被害之民，皆欲报其深雠，政恐非忠义之人所能遏也。浮光之事，想亦知其详，大抵杀伤亦相当，吾之败军杀将，为辱不少。今吾皆未得有可恃者，深足为虑也。干失记，此来无可言者。非可丐闲之日，只得汲汲

自治城壁，见兴筑，邦人皆乐从，秋冬可办，一旦足御小寇之冲突耳。至此而后知有国有家，有身有心，圣贤一言一字，皆可师法，从之则吉，违之则凶。紧要一著，只要信得独，行得力耳。舟驭想且留九江，敬子诸公必来相聚，深恨不得周旋其间，听教诲也。此间亦有十数士友相从，大抵皆故人之子弟。有扬志仁识趋端正，方伯谟之子丕父刚毅不苟，可为领袖。公事之暇，亦不落莫也。敬子颇有远游之兴，此至九江殊不远，能与之乘兴一来否？干老矣，自此恐不复有相见之日，且是相去远，未必可以通问。百怀非纸笔所能述，旦夕又当颛介承候也。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四　　二十尤

原藏北京图书馆

游

赤水游

【庄子】：黄帝游于赤水之上。

兰台游

【文选】宋玉《风赋》：楚襄王游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而至，王披襟当之曰：快哉此风！此寡人与庶人共者也。

荆台游

【艺文类聚】：楚昭王欲之荆台游，司马子綦进谏曰：荆台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猎山，下临方淮，其乐使人遗老而忘死。

八千八百四十四卷

云梦游

【淮南子】：所谓乐者，游云梦，陟高丘，耳听九韶六茎，口味煎熬芬芳，驰骋夷道，钓射萧霜之谓乐乎？

【列女传】：楚昭王燕游，蔡姬在左，越姬参乘，王亲乘驷马以逐，登附庄之台，以望云梦之囿，乃顾谓二女曰：乐乎？吾愿与子生若此。

【通鉴】：汉高帝六年，楚王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帝问陈平，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陛下第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信闻天子出游，其执必郊迎竭，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为然，乃会诸侯于陈，信谒上，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击信以归。

玄圃游

【穆天子传】：天子遂袭昆仑之丘，游轩辕之宫，眺望锺山之岭，玩帝者之宝，勒石王母之山，纪迹玄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艳草，奇鸟怪兽，玉石珍瑰之器，重膏银烛之宝。

【应天府志】：梁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王筠刘孝绰陵垂到洽殷钧等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曰：所谓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太子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云：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轨惭而止。

西河游

【刘向新序】：晋平公游西河，中流而叹曰：嗟乎！安得贤士与共此乐乎？

牛山游

【韩诗外传】：齐景公游于牛山而北望齐曰：美哉！固乎郁郁萋萋。

海上游

【刘向说苑】：齐景公游海上，乐之，六月不归。

龙门游

【南史】《陆垂传》：梁天监初垂为安成王主簿，与乐安任[旦方]友，及[旦方]为中丞簪裾辐湊，预其燕者，殷芸，到溉，刘苞、刘孺、刘显、刘孝绰，及垂而已号曰：龙门之游，虽

原藏北京图书馆

贵公子孙不得预也。

关中游

【王性之默记】：胡先生翼之，尝谓滕公曰：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则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一日尝自吴兴率门弟子数人游关中，至潼关路峻隘，舍车而步，既上至关门，与滕公诸人坐门塾少憩，回顾黄河抱潼关，委蛇涌汹，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一览数万里，形势雄张，慨然谓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

乌衣游

【南史】《谢弘徽传》：弘徽继叔父混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晦以文义赏会，常共宴处居在乌衣苍，故谓之乌衣之游。混诗所言：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姓者也。其外虽复高流时誉，莫敢造门。《兼介传》：介性高简，少交游唯与族兄琛，从兄[目示]素，及洽，从弟淑等，文酒赏会，时人以比谢氏乌衣之游。

赤壁游

【宋苏东坡大全集】《赤壁赋》云：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又云：梦一道士，羽衣蹁跹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详壁。

【刘须溪集】《乳燕曲》：王朋益佥事，夜坐文江之上，屡称赤壁之游乐，酒余索赋，因取坐间语，参差述之：

赤壁之游乐，但古今风清月白，更无坡作。矫首中州，公何许共我横江。孤鹤把手笑孙刘，寂寞颇有使君，如今否。看青山似我多前却，几见我伴清酌。江心旧，岂非城郭，抚千年桑田海水神游非昨。对影三人成六客。皆尘间语更倚归舟夜泊，尚听得江城愁角，渺渺美人号南浦。耿余怀，感泪伤离索，天正北绕飞鹊。

涌金游

【元王恽秋涧集】：予回辔共山，有客过而问曰：涌金之游乐乎？曰：乐矣。不无诗

乎？曰：无有也。客曰：事乐，会之于心，心乐寓之于口，且兰亭之胜，至今尚为美谈者，其以有托于斯文也。客退，于是乎书长短句以歌，时孟夏十四日也。晓云拂山山气昏，坐来万壑烘朝暾。丹崖翠壁画莫出，但觉诗境供愁新。地灵祠古秘幽怪，天授神柄专其尊。年年箫鼓祠下路，东风十里杨花春。我来爱此山水窟，天气着物清而温。涌金亭上一盘礴，主人留髯醉金樽。水边浇养多丽人，往来但看珠翠裙。不知仙家足奇货，明珠脱串一一浮，出摩尼真。波间可玩不可掇，云锦翻动玻璃盆。书生润身那羡此，席上正有吾家珍。举杯酌水但默祷，山灵垂意哀王孙。愿分秀色贮诗腹，一洗万斛胃中尘。仙官有请

八千八百四十四卷

固不拒，山鬼窃笑君无因。不然结茅傍修竹，云烟占断西湖曲。月明舒啸碧山巅，唤起公和跨鸿鹄。

蓬莱游

【高似孙骚略】：植台松桂杉篁之表翠[木越]如围，一尘不汨，字以蓬莱游而有其辞：绿连雾兮窈窕，翠生香兮轻浮。花得道兮无妍，鸟涉仙兮何愁？心太平兮太平，功如水兮先秋。乔松来兮乐去声余，蓬莱乐兮堪游。

金霄游

【大洞经】：玉虚顺玄归天晨金霄游。

姑射之游

【宋汪藻淳溪集】：答梁丹林启仙风道骨早参姑射之游，圣谛真诠尽发锺山之秘。

锦里游

【万花谷】：西蜀有尼，造补鬓香油，本州进之宫中，谓之锦里游，乃幸蜀之谶。

樊杜胜游

【悦生随抄】：唐公卿近郭皆有园池，以至樊杜数十里，间林泉占胜布满川陆，至今基址尚存。省寺皆有山池曲江，各置一[舟公]舫，以拟岁时游观。

紫府胜游

【献寿文】：黄学士寿，吴丞相寿，乡记山人之帐何如？紫府之胜游。垅上之书何如金坛之秘录，寿乡之所有人世之所无也。

藩府英游

【龙虎山志】：至大三年四月，赠高士陈义高真人诰曰：春坊德选，藩府英游，气至刚而藐群庸，韵不屑而迈前古。

原藏北京图书馆

名园游

【事偶韵语】：晋王献之，字子敬，经吴郡，闻顾辟强有名园，先不相识，乘平负舆入辟强，方集宾客。献之游历，旁若无人，辟强怒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士非道也。令苍头驱出献之傲然，亦不屑意。

小山游

【南史】：张稷齐，永明中为剡令，略不视事，多为小山游。

山泽游

【南史】《到溉传》：梁天监初，任[日方]出守义兴要溉洽之郡，为山泽之泽。《马明叟实宾录》宋谢灵运与族弟惠连，何长瑜，荀雍羊璇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游，时人谓之四友。【周审澄怀录】：许洵好游山泽而体便陟涉，以为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

白鹿山游

【通鉴纲目】：晋安帝元兴二年，燕王熙与其后苻氏游白鹿山，后，苻谟幼女也。是行也，士卒为虎狼所害，及冻死者，五千余人。

林泽游

【世说新语】《谢太传》：称修龄曰：司州可与林泽游。《王胡之别传》曰： 胡之常遗世务以高尚为情， 与谢安相善也。

山水游

【南史】《谢灵运传》：灵运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助动逾旬塑，理人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称疾去职。

竹林游

【续后汉书】《狂士传》：阮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性达不拘，与叔籍为竹林之游。

【晋史挥尘】：王戎每与阮籍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戎笑

八千八百四十四卷

曰：卿辈意亦复易败耳。

【三字蒙求】：晋稽康所与交者山涛，阮籍，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为竹林之游，世称竹林七贤。

田园游

【海录碎事】：沈庆之既贵，给三望车庆之，谓人曰：我每游履田园，有人时与马成三无人口与马成二，今乘此安之，遂固让三望车。

出郊游

【世说新语】：王东亭作宣武主簿，尝春月与石头兄弟乘马出郊，时彦同游者，连镳俱进。石头柏遐，小字中兴书曰：遐，字伯道，温长子也，仕至豫州刺史。唯东亭一人常在前觉数十步，诸人莫之解，石头等既疲倦，俄而乘舆回，诸人皆似从官，唯东亭奕奕在前，其悟捷如此

踏青游

【成都志】：风俗旧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都人士女络绎游赏，缇幕歌酒，散在四郊，历政郡守虑有强暴之虞，乃分遣戍兵于罔阜坡冢之上，立马张旗卓望之，公曰：虑有他虞不若聚之为乐，乃于是日自万里桥以锦绣器皿结彩舫十数只，与郡僚属官分乘之，妓乐数舡，歌吹前导，命曰：游江。于是郡人士女骈集于八九里间。纵观如堵，抵宝历寺桥出燕于寺内。寺前创一蚕市，纵民交易，嬉游乐饮，复倍于往年薄暮方回，公于马上作歌，其略曰：我身岂比狂游辈，蜀地重来治凋瘵。见人非理则伤嗟，见人欢乐生慈爱。

原藏北京图书馆

竹马游

【温革琐碎录】：王元长曰：小儿五岁曰鸠车之戏，七岁曰竹马之游。

八骏周游

【书林广记】《八骏周游》：周穆王少好神仙，常欲使车辙马迹遍于天下，以放黄帝马。乃乘八骏之马奔戎，为右造父为御，又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

九怀秦游

【高似孙绘略】《九怀秦游》：君之来兮鞭潮，令水夷兮母骄。抚余车兮安驱，海难填兮魂销。龙翼[车舟]兮既东，旌翠昏兮生埃。蛟抗刃兮波赤，咽雾光兮蓬莱。乐莫乐兮佳游，哀莫哀兮忘归。箫钟兮铙鼓，吴歌兮楚舞。鱼飞兮雁奔，君之乐兮俣俣。憩跸兮嵯峨，陈席兮楚楚。撰德兮苍崖，秦夸声兮豪诩。骑杂还兮銮玲珑，穷禹迹兮窥践。宫民如蟹兮谁能聪，海水作兮号鱼龙。欢未殚佤乐未终，金母号兮汉旌红。

从赤松子游

【通鉴】：汉高祖五年，张良素多病，从上入关即道引不食谷，曰：家世相韩韩，灭不爱千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固未尝有超然而独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阴诛夷萧何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名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宋杨诚齐集】：辞免除宝谟阁学士不允诏缁衣之好，未尝忘求旧之心，赤松子游自难回知足之志，因进尔职，庸昭至怀。

从吾儿游

【西汉书】汉《张良传》：高帝欲废太子立赵王如意，吕后恐，使建成侯吕泽劫良画

计，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所不能致者，四人以上谩侮士，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卑辞安车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从入朝，令上见之，亦一助也。云云上破黥布归，愈欲易太子，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从，皆八十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问：何为者？四人各言其姓名，上惊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毕趋出，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曰：我欲易之，

八千八百四十四卷

彼四人为之辅，羽翼已成，难动矣。戚夫人涕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将奈何？虽有缯缴尚安所施。

从逢干游

【史记】：汉朱云折槛曰：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

效潘岳游

【世说新语】：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绐吕禄游

【史记】：汉郦况绐吕禄出游，周勃乃入，据北军诛诸吕。

张耳雅游

【西汉书】《陈余传》：张耳雅游，多为人所称。师古曰： 雅故也。言其久故， 倦游交结英杰， 是以多为人所称誉也。

主父困游

【两汉蒙求】：主父偃游齐，诸子间诸儒生相与排摈，不容于齐，家贫假贷无所得，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入关，见卫将军上书阍下，朝奏暮召。

贵游

【周礼】：师氏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

【北史】：薛辨五世孙，端自居选曹先尽贤能，虽贵游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尝升擢之。

【唐韦应物诗】《贵游行》：汉帝外家子，恩泽少封侯。垂杨拂白马，晓日上青楼。上有颜如玉，高情世无俦。一作非无俦轻裾含碧烟，窈窕似云浮。良时无还景，促节为我讴。忽闻艳阳曲，四坐亦已柔，宾友仰称叹，一生何所求？平明击锺食，入夜乐未休。风雨愆岁侯，兵戈横九州。焉知坐上客，草草心所忧。

【宋薛季宣浪语集】《贵游行》：沙堤大盖何穹窿，底人佩玉鞍蒙狨。仆如熊虎马游龙，谁何出入咸阳宫。笑刀瓠体颜芙蓉，步趣持重为雍容。诸侯爰统掌百工，调元为职裨九重。万钱一食声鼓钟，犹言下筋终无从。异时糠吼肠不充，家徒壁立其室蓬。抄撮语丽文

原藏北京图书馆

雕虫，绘为绣句欺南宫。不分菽麦俦知侬，且无万卷浇胸中。脂韦婀陈小忠，竭民膏髓自为功。榻肯触事惟迎逢，肯思责难始为恭。君王谓贤拜三公，门如沸汤贿赂通，财侔县官邑侯封。积金犹欲齐潜崇，家有钱炉非范铜，卖官鬻狱扬成风。后房的白乐燕支红，皆民女妇来无踪。有忧失得常忡忡，杀贤贼能摧英雄。汲将同类塞要冲，害苗之心饶蝗螽。忽弯射羿逢蒙弓，怡然自得豁心胸。暗如抹漆何赤重，向人自欺咤匪躬。高自[才票]置人盲聋，立言便拟称儒宗。学禅逃俗坐谈空，元非友朋相磨砻。世间将谓无轲雄，言出波流士与农。却矜巧宦官既穹，笑伊鲁儒嗟道穷。那知达人节青松，视而土苴及蛆虫。古人虽异理道同，奸邪未必皆令终。君不见，晋朝逆胡隳金墉，为奴为　，岂惟怀悯巡北戎。

【唐姚合诗】《咏贵游》：贵游多爱向深春，到处处香凝数里尘。红杏花开连锦障，绿杨阴合拂朱轮。凤凰樽畔飞金盏，丝竹声中醉玉人。日暮垂鞭共归去，西园宾客附龙鳞。

【刘兼诗】《贵游》：绣衣公子宴池塘，淑景融融万卉芳。珠翠照天春未老，管弦临水日初长。风飘柳线金成穗，雨洗梨花玉有香。醉后不能离绮席，拟赁青帝击斜阳。

【罗隐诗】《贵游》：馆陶园外雨初晴，绣毂香车入凤城。八尺家僮三尺垂，何知高祖要苍生。

【中兴江湖集】叶嗣宗《贵游》：五陵年少尽风流，十日安排一日游。林下幽人差省事，笔床茶灶便登舟。

【江湖续集】武朝宗《贵游》：钏车辘辘辗芳尘，步幛香移一片春。花下玉盘行禁脔，御前宣欢到湖滨。

出游

《诗泉水篇》：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唐韦元旦诗】《奉和圣制出苑游瞩应制》：彤闱晓辟问安回，金辂春游惭望开。渭水晴光摇草树，终南佳气入楼台。招贤已徙商山老，托乘还征邺下才。臣在东周独昏滞，欣逢睿藻日边来。

【唐僧皎然泓秀诗】《出游》：少时不见山，便觉无奇趣。狂发从乱歌，情来任闲步。此心谁共证，笑看风吹树。

【苏东坡大全集】：上已日，与二三子携酒出游，随所见辄作数句，明日集之为诗，故词无伦次。伯恭先生《志林》云： 黄州定慧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 时繁茂， 每岁盛开时必为置酒， 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复与参寮及二三子访焉， 则园已易主， 虽市井人， 然以余故稍加培治， 山上多老枳木， 花白而圆， 香色皆不凡， 以余故亦得不伐。既饮复憩于尚氏之弟， 尚所居竹林花木皆可喜， 醉卧阁上， 稍醒间坐客崔成老弹雷琴， 作悲风晓角铮铮， 然意谓非人间也。晚乃步出城东， 入何氏韩氏竹园，遂置酒竹阴下， 与尽乃径归。元丰七年三月初三日是也。薄云霏霏不成雨，杖藜晓入千花坞。次公《庄子·原宪》：杖藜应门。柯丘海棠吾有诗，子仁按黄州东坡图云： 柯山四望直南高丘也， 故以名。柯丘东西隅海棠一株甚茂， 故云柯丘海棠也。独笑深林谁敢侮。三杯卯停午。次公先生诗人云： 三杯软饱后， 一枕黑甜余。竹间老人不读书，留我闭门谁教汝。子仁晋《王徽之传》：吴中士大夫家有竹欲观之， 便出造竹下， 啸咏良久， 主人洒扫请坐， 徽之不顾。将出， 主人闭门， 徽之赏之画欢而去。出檐丛枳十围大，写真素壁千蛟舞。子仁按东坡图云： 柯丘南尚氏家有子丛枳甚大，公尝自为图之， 故云写真素壁千蛟舞者也。东坡作塘今几尺，子仁塘在东坡雪堂下，先生诗文云： 会堂

八千八百四十四卷

作堂径千步。携酒一劳农工苦。却寻流水出东门，坏垣古堑花无主。次公杜诗： 桃花一簇开无主。卧开桃李为谁妍，对立交鸟青鸟相媚妩。次公郑文宝诗： 日暖凫鸟医殳行哺子，溪深桃李卧开花。开樽藉草劝行路，不惜春衫氵寸泥土。褰裳共过春草亭，扣门却入韩家圃。子仁按东坡图云： 春草亭韩家圃， 皆在东门外。辘轳绳断井深碧，师虞仝诗：三入寺， 曦未来， 辘轳无绳井百尺， 渴心归去生尘埃。秋千索挂人何所，映帘空复小桃枝，乞浆不见膺门女。乞浆事见留别释迦院《牡丹亭》赵亻卒诗注。南上方台临断岸，雪阵翻空迷仰俯。故人馈我玉叶美，火冷烟销谁为煮。崎岖束蕴下荒径，子荤《前前通传》云： 里妇夜亡肉逐妇里母，即束· 请火于亡肉家云： 治狗争肉死， 遂还妇。娅女毛隔花闻好语。次公李贺诗： 沙路归来闻好语。更随落景尽余樽，却傍孤城得僧宇。主人劝我洗足眠，次公先生诗又云： 洗足关门听雨眠。倒床不复闻钟鼓。次公杜诗：睡症状不闻钟鼓传。明朝门外泥一尺，始悟三更雨如许。平生所向无一遂，兹游何事天不沮。固知我友不终穷，岂弟君子神所予。次公诗： 岂弟君子神所劳矣。又《和陶潜游斜川诗韵正月五日与儿子过出游作》：谪居淡无事，何异老且休。虽过靖节年，未失斜川游。春江渌未波，人卧船自流。我本无所适，泛泛随鸣鸥。中流遇氵伏洄，舍舟步层丘。有口可与饮，何必逢我俦。过子诗似翁，我唱儿辄酬。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不。问点尔何如，不与圣同忧。问翁何所笑，不为由与求。

【苏颖滨集】《次韵子瞻端午日与迟适远三子出游》：人生逾四十，朝日已过午。一违少壮乐，日迫老病苦。丹心变为灰，白发粲可数。性当埋夸且木尤，教子艺稷乘。谁令触网罗，展转在荆楚。平生手足亲，但作十日语。朝游隔提携，夜卧困蒸煮，未歌唐。诗已治刍灵，祖士生际风云。富跚若骑虎佘何，贫贱中所欲，空龃龉。

【洪忠宣公鄱阳集】《次三月望日出游》：无成假犊车，岂必朱丹毂。驾言暂出游，写忧慰穷独。寻芳不见花，宿莽埋槲懒。区区十里间，良友始追逐。晤语得正人，颇欣富方谷。书齐大萧条，四面少林麓。欲作纳凉亭，因兹出求木。履桥虽云安，欹柱恐颠覆。临深念垂堂，徒行漫扪腹。道险能摧轮，畏闻声辘辘。形灰久衰惫，摇儿屡颦蹙。五方民杂居，濒泽非广谷。鸡犬或相闻，要知是荒服。跋涉频问津，引领主人屋。老稚俱迎门，击鲜馈豚肉。日暮途阻修，还辕不辞速。吻燥籍醇醪，糊口资木午·粥。翌日睹新诗，珠玑圆且熟。可追《宝剑篇》，高诵素灵哭。

【宋王十日梅溪集】：上元山中，百姓出游，作三章谕之：邻时机上呼入郡城，巴歌楚舞沸欢声。三宵游罢同归即去，勉力耕桑事父兄。三日嬉游喜遇晴，还家又见麦青青。但须及早输租税，莫要勾呼到讼庭。好去耕耘陇上田，但能勤苦有丰年。家家饱

暖身康健，更向明年看月圆。

【陈后山诗】《和黄生出游三绝句》：右坊左里远相求，东度南登称意游。皆是《日实录》已著莲峰妨日极，不应疾雨使心休。日极用王粲赋意诸郎联璧万人看，新有诗声伯仲间。作意登临还得句，此生宁复要长闲。谢灵运有《登临海峤诗》孟郊诗： 夜学晓未休， 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闲， 心与身为雠。腾欲登临强作欢，衣冠未动意先阑。从今泉石非吾事，只借君诗细细看。东坡诗： 作堤捍水非吾事。

【刘元城尽言藁】《出游》：饥甚买寒具饮酒戏嘲弟侄：数子坐愁思出游，丽日光风得情节。一百五日寒食近，二十七品鲑菜阙。盘空釜冷奈酒何，变剂连环当佳设。诘屈宛是肠九回，缉缀浑如衣百结。玉竹绕指影参差，规榀度风晓明灭。浊醪引满亦何负，响齿膏辱咀冰雪。君不见，龙丘行令讥点盐。又不见，韩干出燕歌炮鳖，生缘自信可奈何？归抱柴

原藏北京图书馆

关画常闭。

【陆游渭南集】《正月五日出游》：久作闲人不惯愁，新春天气更清柔。未为辽海千年别，且继斜川五日游。细柳拂头空野迳，落梅黏袖上渔舟。此身定去神仙近，倚遍江南卖酒楼。《出游》：八月石帆秋，聊为汗漫游。本因寻友去，却为看山留。小草题僧壁，长吟上驿楼。月能从剧饮，天可寄闲愁。高下评泉品，纵横记酒筹。花开遇门入，水长信船流。骸葬人虽弃，脂韦我自羞。此心君不信，试往问沙鸥。仅道衰翁嫩，乘闲亦出门。修琴来竹院，采药宿山村。雪路鸣长耳，烟堤驾独辕。残年常自在，何以报君恩。出游所至皆忻然相迎，口占示之：寓馆兼山泽，行装半雨晴。随宜分药物，投老惜人情。邂逅成新识，殷勤讲旧盟。农家尤可念，迎劳辍春耕。出游归鞍上口占：渺渺烟波飞桨去，迢迢桑野策驴还。寄怀楚水吴山外，得意唐诗晋帖间。每惜好春如我老，谁能长日伴人闲。世间自是无兼得，勋业元非造物悭。又《出游》：社近频逢雨，春深却喜时。番烟傍山起，神鼓隔林鸣。客驻观农[饣盍]，儿归遗母羹。丰年多乐事，何以报时平。绿树鱼盐市，青芜雉兔场。采桑村女集，入学幼童忙。户赛祈蚕愿，家藏问孝章。村坊多美酒，烂醉答年光。采药今朝偶出游，溪边小立唤渔舟。未须着句悲摇落，嫩日和风不似秋。朝行蹑履穿幽谷，暮返謇裳涉乱流。提起短筇成一笑，每烦上座为分忧。《出越城游》：出郊聊旷目，小艇受樵风。烟柳精浅深绿，水花颠倒红。秋光无远近，晚兴信西东。欲访幽人宿，高幡古木中。出游至僧舍及逆旅戏赠绝句二首：山僧邂逅即情亲，野叟留连语更真。淡淡论文端有味，一弹指顷百年身。饭炊适熟如延客，犬喜来迎似到家。雨滴茅檐草烟湿，不妨笑语暂喧哗。《出游》：举世谁能伴我闲，出游随处一开颜。击船扛鼎将军庙，秣蹇流觞内史山。小市况经摇落后，高城回望莽苍间。归来灯火湖塘晚，指点柴门未上关。来往人间不计年，一枝筇杖雪随肩。扫除身外闲名利，师友书事古圣贤。支遁山前饶水石，葛洪井畔惨风烟。小痴人点君无笑，买断秋光不用钱。行路迢迢入谷斜，系驴来憩野人家。山童负担卖红果，村女绿篱采碧花。篝火就炊朝甑饭，汲泉自煮午瓯茶。闲游本自无程数，邂逅何妨一笑哗。莫笑衰残百不能，一枝筇杖捷飞腾。山空野火焚秦篆，日澹烟芜遍禹陵。小浦涨潮迎钓艇，规钟出谷送行僧。踟蹰不觉归途晚，村落人家已上灯。一樽随处可开颜，此事深疑造物悭。地可登临多恨远，身常强健又须闲。山围小市烟初敛，霜著横林叶半殷。徙倚阑干君勿厌，日斜犹及[木翟]舟还。渔村酒市本无期，小蹇扁舟信所之。丹叶满林霜落后，紫萍黏块水枯时。山林闲寂归虽早，齿发衰残病已迟。努力及时谋自适，锦囊多贮暮秋时。山有篮舆步有舟，放翁身健得闲游，羊牛点点日将夕，蒲柳萧萧天正秋。细径僧归云外寺，竦灯人语酒家楼。归途更爱湖桥月，得倚栏干为小留。霜气萧条木叶黄，佳时病起意差强。云烟古寺闻僧梵，灯火长桥见戏场。一枕清风幽梦断，数题旅饭野蔬香。道边莫笑衰残甚，独往山林兴未央。禹空胥涛路中分，

画桡冲破一川云。柯桥僧阁凌空起，海市渔歌带月闻。蟹束寒蒲大盈尺，鲈穿细柳重兼斤。酒家报我新醅热，且拨闲愁寄一欣。僧院轩窗酒市栖，过门自入不须留。恰来竹下寻棋局，又向沙边上钓舟。诗放不能谐律吕，书狂犹足走蛟虬。秦碑禹空风烟外，一吊兴正万古愁。九日阴霾一日晴，此行处处是丹青。断云零落江郊路，寿木轮困古驿亭。[竹盍]妇征行望耕垅，渔歌相和起烟汀。拔山意气今何在，犹有遗祠可乞灵。路遇项羽庙近过父老远寻僧，病起

八千八百四十四卷

经行力渐增。织室蹋机鸣轧轧，稻陂潴水筑登登。浅深村落时分径，高下川原自作层。薄暮到家还熟睡，隔林钏鼓报晨兴。吴地清明未减寒，黎花初动杏花残。平沙漫漫人争流，微雨萧萧客跨鞍。野寺吹螺作春会，山陲籴米具朝餐。已开儿帙吾何觊，时说金丹强自宽。东阡南陌适逢晴，小蹇轻装短作程。白水满陂秧马跃，绿阴遥舍纬车鸣。过村小妇凭墙看，人手高人揽械迎。剩倩东风吹柳絮，放翁诗到此时成。万里崎岖蜀道归，荆州非复壮游时。行吟自在诗情减，坐睡人惊酒量衰，卷地风号云梦泽，黏天草映伏波祠。一枝藤杖平生事，击鼓开帆未恨迟。《乍晴出游》：八十山翁病不支，出门也赋喜晴诗。小楼酒旆阑街处，深巷人家晒练时。本借微风欹帽影，却乘新暖弄鞭丝。归来幸有流香在，剩伴儿童一笑嬉。流香盖赐酒名晴和出游湖山间，日出气稍和，呼船流烟津。微风西南来，水面生鱼鳞。适此一日佳，聊娱百年身。捋须俯舡舷，一笑彼何人。闰余春事蚤，已觉阳和新。梅花处处开，幽香袭衣巾。久病喜我出，问信倾乡邻。舟不须速，看涌白玉轮。雪后出游戏作：小山献平冈雪陆离，幽人又赋探春诗。典琴沽酒元非俗，著屐观碑又一奇。大度乾坤容落托，多情风月笑衰迟。吾生也似梅花淡，燕未归来蝶不知。岁暮出游：残历消磨无半纸，一年光景又成非。瓦沟雪水滴欲尽，江路梅花开尚稀。竹院篝烟留度宿，旗亭夸酒劝无归。此身自笑知何似，万里辽天一鹤飞。病中思出游：病境虽犹在，秋天已白清。闲思寻酒伴，嫩畏主诗盟。烟艇桐江去，篮舆剡县行。会心随处住，便足了余生。

【姚镛行湘藁】《出游》：春来日日风兼雨，今日明试杖藜。闭户不知花信过，野桃开了到棠梨。

【曾协云庄集】：有翼借前韵，招同社出游次韵：总道无晴却有晴，撩人幽事不胜清。拟同骚仆从长吉，不遣橘奴宽李衡。四山浓淡要题品，百卉后先宜接行。登览不忧风雨迫，挥戈须驻日西倾。诸公出游有翼有诗和者盈轴，次日饮正卿家出以示，余走笔继韵：可堪俗事苦相留，不许联翩李郭舟。酒兴定知鲸浪吸，词源聊看峡江流。名如北斗谁能挹，价重连城未易酬。恰似西都数人物，校书中秘让诸刘。

【赵蕃淳熙藁】：初八日人事少间，命车出游，因以寻诗，首访滕王阁，纷然屠沽思为之败，已过东湖，得孺子亭，亭阁幽邃，乃陈阜卿复作者，一时诗板甚多，择数知名句录之，又东数步得孺子祠，有像设及鲁公衮书，南丰所作《祠堂记》及沈持要重立，岁月壁崩，粪积殊异敬事迤逦雨入总。持寺谒澹台子羽墓，阅雷公祠，墓有大篆立于其前，祠有乐章无尽所作，雨止绝南昌县，径还舣舟之地，作五诗：细雨微风湖上亭，柳深荷密竞青青。生平漫与形神接，客重孤游耳目醒。题咏纷纭几诗板，画图零落半幽屏。像祠只在荒墩外，小复舆篮更一经。务创西都弊，宁知此一时。忠邪争

愤嫉，基业竟陵迟。岂曰忘五就，哀哉逢百罹。严陵亦同趣，始盛及终哀。潜德固宜祀，高文宁可埋。凄凉危像设，渍蚀半莓苔。昧尔前贤贵，空令见者误用。欲言宁我听，小立谩徘徊。濒湖有幽寺，避雨适来过。吏役母庸遽，幽寻所得多。雷祠真诡特，古墓绝微讹。鸟篆森奇画，龟趺众载雅歌。南昌假传欲上书，孺子乃复辞聘车。东都已颠不可救，莽篡未露犹枝梧，福为市卒终潜吴，稚乃悬榻太守居，吁哉迹异心不殊，出处语默如是夫。

【苏洞冷然齐集】《出游》：芳草盈盈水涨陂，浅篙惊动碧琉璃。心情自逐游丝起，爱入春风夏禹祠。

【吕居仁诗】《出游》：日日春浓病不知，偶游僧寺送春归。长年误跨将军马，渐老空

原藏北京图书馆

悲游子衣。山路有泥知雨过，村场无酒验人稀。今秋定作江东计，鲈得鲈鱼八月肥。

【何澹小山杂著】：两监同舍出游，和吴监丞韵：我本麋鹿姿，牵来入京阙。举动违真性，驱驰了岁月。自惭西湖水，照见种种发。乘兴陪诸公，放舟烟浪窟。小雨袤风埃，轻霾翳林樾。春深桃李竞，路滑车马歇。已办登山屐，不羡凌波革蔑。沿堤逐树阴，傍寺访禅衲。杯行知已深，欢意殊未竭。日暮碧云横，两山高突兀。

【赵周臣滏水集】：上巳游西园分韵得兰字，与杨礼部携同院诸公赋：相逢草草即杯盘，谁识吾曹个重欢。燕蹴檐花堕茵席，鱼摇波日动阑干。无穷照影溪溪柳，不住吹香畹畹兰。已属清明连上巳，更容飞盖接鸳鸾。跨凤骑麟玉徇班，蹇驴不作杜陵酸。已烦玺纸书陈迹，更许仙舟泛碧澜。酒令致师严细柳，诗朋鏖战剧皋兰。遨头却返瀛洲去，梦觉扬州鹤背宽。

【元蓝静之蓝山集】《出游》：病中三月不出户，暖日晴风始一游。处处鸟鸣催布谷，山山花发叫钩车舟。人儿杖来相就，野老壶觞起更留。童仆不知观物意，归途催报夕阳收。

【陆子方集】《三月旦日出游》：季春已一日，寒气犹袭人。斋中偷小暇，陌上追余春。金华古精庐，几劫化微尘。入门何所见，修竹出墙邻。迤北过崇明，殿阁何嶙峋。山房闭不启，俗客来辄嗔。徐归偃藤床，息我定力匀。残书了一卷，古意含酸辛。山芽聊止渴，起沦石泉新。《送李义夫出游》与君草角志相期，岁晏行藏各有违。老树晚花空自媚，秋林病叶更先稀。时情淡薄元无味，世路艰危总是机。门外北风吹石裂，旅人瓒瓒欲安归。梅花卸玉春寒浅，柳色描金雪意消。老子偶然诗兴动，又挑行李过溪桥。三千丈发从渠脱，九十日春须我游。出却草堂三五里，囊中无得一钱留。少年有志东山卧，晚岁方图北海游。糊口饥宁甘半菽。拄胸气尚食全牛。问唐元振今谁在，欲赵平原何处求。赤白洪崖两相厄，不妨诗句各风流。

【国朝顾禄诗集】《上巳日出游》：膏两方雨脉沐，温风渐纷披。欣欣木向荣，万物被春私。联翩华靡子，车马竞芳时。香尘逐绣陌，罗绮争光辉。我服亦已成，童外相追随。浴沂有真乐，千载谁能知。

后主出游

【太平御览】《蜀志》曰：谯周，字尹南，后主为太子，以周为家令。后主时颇出游，观增广声乐，周上流谏曰：昔王莽之败，豪桀并起，跨州据郡，欲并神器，于是贤才智士，思望所归，未必以其势之广狭，唯其德之薄厚也。

八千八百四十四卷

明皇出游

【元揭曼硕集】《题明皇出游图应制》：明皇八骏争驰道，还是开元是天宝。长安花发万年枝，不识韶华醉中老。奎章阁下文书静，冤旒端拱唐虞圣。此图莫作等闲看，万古君王作金镜。

【虞集道园遗藁】《题周怡临韩斡明皇出游图》：开元盛事何入画，玉冠芙蓉御天马。从官骑步各有持，移伏华清意闲暇。宫花如锦照青春，诏许传看思古人。不知身在瀛州上，亲奉图书侍紫宸。又《明皇出游图》：犖辂风微晓雾开，华清宫重看花来。五王走马谁先醉，倒著宫袍去不回。

【国朝宋玄僖庸庵后藁】《题唐玄宗出游图》：人如天帝马如龙，欢乐情深天宝中。内苑行看春草绿，不知宫阙起凉风。

【元吴微支言集】《题明皇出游图》：潞州别驾来归，定祸乱，安社稷，可谓文王曾孙矣。友爱兄弟，如家人礼。朝罢每与诸王游，此在开元勤政之初，若未甚害，然古昔万乘之尊，盖自省方观民之外，不轻于出，故曰：无非事者。而周公之书亦以游为戒，何也？防其源也。上无典学之主，下无革心之臣，则视此为常事，而不知怪。呜呼！岂待天宝之淫侈骄怠，而后可以正国哉！

五王出游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唐五王出游图》：华萼楼前御柳长，春风驰道暗尘香，龙姿凤质多相似，黄发为期乐未央。

公子出游

【南游寓兴】《唐公子出游图》：恰从驰道按鹰回，满袖香尘指不开。马骏如龙人似画，王孙曾见太平来。

洪崖出游

【元黄文献公集】《题洪崖出游图》：灵仙飞化事难言，驴背春风度市门。不到人间

今已久，多应醉卧古藤根。

衣冠出游

【汉书】：　孙通为奉常，惠帝以朝长乐宫作复道，方筑武库南通，请间曰：陛下何自复道？高帝寝衣冠，月出游高庙，子孙厅何乘高庙道上行哉？惠帝惧曰：急坏之。通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知之矣。愿陛下作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盖朝宗庙大孝之

本，乃诏立原庙。

三公出游

【晋史挥尘】：王戎为司徒，虽位总鼎司而委事僚采。间乘小马从便门而出游，见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辄避之。

雨出游

【唐书】：段文昌徙帅荆南，遇旱[礻会]解必雨，或久雨遇出游必霁，语曰：旱不苦祷而雨，雨不愁公出游。

弃家出游

【列仙传】：赵缩手，不知其名，少年时，父母与钱令买书于成都，及半途有方外之遇，遂弃家出游。至宋绍兴末，盖百余岁矣。方归行缩两手于胸前，以是知名也。

微服逸游

【常谈脞录】：唐牛奇章，帅维扬。杜牧在幕中，夜多微服逸游，公闻之，以街子数辈潜随牧之，以防止不虞。后牧之以拾遗召，临别公以纵逸为戒，牧之始犹讳之，公命取一箧，皆街子报帖云：杜书记平善，乃大感服。

王孙游

【江淹赋】：芳草生兮萋萋，王孙游兮不归。

【谢眺宣城文集】《王孙游》：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

【宋曹勋松隐集】《王孙游》：红芳开绣户，碧草亲斜阳。楼上频回首，思君道路长。天桃与芳草，艳色明朝阳。思君念华旦，贱妾惜容光。

【国朝僧宗泐全室集】《王孙游》：烟浪迷行舸，风尘染佩琚。今年春草绿，犹在九华居。

以遨以游

【诗】《柏舟篇》：微我无酒，以遨以游。

八千八百四十四卷

匪绍匪游

【诗】《大雅·常武篇》：匪绍匪游。注： 游， 遨游也。详武。

谏太后游

【通鉴纲目】：梁武帝天监十八年九月，魏太后游嵩高。初魏胡太后数幸宗戚勋贵之家， 侍中崔光表谏曰： 礼诸侯， 非问疾吊丧， 而入诸臣之家， 谓之君臣为谑， 不言王后夫人， 明无适臣家之义， 夫人父母在， 有归宁， 没则使卿宁。汉上官皇后将废昌邑， 霍光外祖也。亲为宰辅后犹御武帐以接群， 臣示男女之别也。愿陛下简息游幸， 则率土属赖含生仰悦矣。不听， 至是游嵩高， 数日而还。

【通鉴集览】：不言王后夫人，《礼》所以不言及王后夫人者， 无此礼也。父母在，有归宁，没则使卿宁。《诗》《泉水》：卫女思归也。嫁于诸侯， 父母终思归宁， 而不得注国后夫人。父母在则归宁， 没则使大夫宁于兄弟。

李峤谏游

【唐书】《李峤传》：峤神龙二年，代韦安石为中书令，乃上书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门击柝之卫，出有清警戒道之禁，所以备非常息异，望诚不可易举动慢防闲也。陛下厌崇，邃轻尊严，微服潜游，阅厘过市，行路私议。朝廷惊惧，如祸产意外纵不自惜，奈宗庙苍生何？

玄礼谏游

【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十二载，上在华清宫欲夜出游，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谏曰：宫外即旷野，安可不备不虞，陛下必欲夜游，请归城阙。上为之引还。

刘蜕谏游

【资治通鉴】：唐懿宗咸通四年，上游宴无节，左拾遗刘蜕上疏曰：今西凉筑城应接未决于与夺，南蛮侵轶干戈悉在于道涂。旬月以来，不为无事，陛下不形忧闵以示远近，则何以责其死力？望节娱游以待远人又安未晚。

王起谏游

【新唐书】《王起传》：起，王播之后，释褐校书郎补篮田尉，元和末累迁中书舍人。数上疏谏穆宗界游事，岁中考第一。

原藏北京图书馆

处厚谏游

【资治通鉴】：唐穆宗长庆四年冬十月，翰林学士韦处厚，谏上宴游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损寿，臣是时不死谏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才一岁臣安敢畏死而不谏乎？上感其言，赐锦彩百匹，银器四。

公辅谏游

【宋史】《陈公辅传》：钦宗朝，公辅擢为右司谏。时孟夏享景灵宫，遂幸阳德佑神观，公辅谏：不当如平时事宴游也。

上箴讽游

【新唐书】：李德裕，以敬宗昏荒，上丹房六箴，以讽伪游轻出也。又穆宗好图猎，白居易续虞人箴以讽云

白帝宸游

【元鲁山集】《白帝宸游图》游龙玉勒拥霓旌，宫女三千作队行。帝子不知何处去，天风吹雪上瑶京。

羽驾真游

【宋王圭盛阳集】：掩皇堂慰皇太后表，羽驾真游已会在天之圣，龙盘厚地终承卜世之祥。

衣锦昼游

【北史】《封隆之传》：土郭绘，勃海莜人也。北齐神武崩，文襄以子绘为勃海太守，执其手曰：诚知未允勋臣官望，但须镇抚具衣锦书游，古人所贵，宜善加经略，不劳习常太守向州参也。

【新唐书】《张士贵传》士贵，高祖时拜右光禄大夫，从征伐有功，赐爵新野县公，又从平洛授号州刺史。帝曰：顾令卿衣锦书游耳。进封号国公右屯卫大将军。

【安阳集】《相州新修园池记》：观吾堂者，知太守仗旄节来，故乡得占人衣锦书游之美，而不知吾窃志荣幸之过，

八千八百四十四卷

朝夕自视，思有以报君也。【唐钱起诗】：送外甥范勉赴任常州长史兼觐省云：还乡即书游。

放萤夜游

【资治通鉴】《隋炀帝纪》：帝于景华宫，征求萤火，得数斛，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岩谷。

开元夜游

【南郡新书】：唐明皇有年在华清宫，值正月望，欲夜游，陈玄礼奏曰：宫外即是旷野，须有预备，若欲夜游，愿归城阙。

【宋周美成清真集】《开元夜游图并序》：唐景龙中，明皇自潞州别驾来朝，遂留京师中。夜发策引万骑，以安宗杜，易中振臂，其英睿之姿凛然可想。当是时如王毛仲，李宜德皆以骑奴执节房从事，一旦乘天威，相附麓以起韦杜之间，猎帅洒官，封官赐第赏赍华渥，后宫游燕，未尝不与，然皆庸人崛起，不得与佐命中兴之士比，宠荣极矣。犹鞅鞅觖望，其后多被诛或贬以死。向使君臣无忘艰难以相戒敕，则诸臣各保世宠。而天宝之祸必不至鱼烂如此古人以燕安为毒，岂虚也哉！此本李公麟所摹，乃欧阳氏旧物也。潞州别驾年十八，弯弓射鹿无虚发。真龙绝水鱼鳖散，参军后骑凫鸥没。咸原瑞气映壶关，城南书生知阿瞒。解鞍下马日向夕，炙驴行酒天为欢。坐上何上识天意，[illegible]帽破靴朝邑尉。旄头夜转紫垣开，太白光芒黄钺利。万骑齐呼左右分，将军夜披玄武门。鏖兵三窟尽妖党，问寝五门朝至尊。羽林萧萧参旗折，太极瑶光净烟雪。杀身志在攀龙鳞，唾手成功探虎穴。麾下且侯李与王，轻形玉带持冤房。晋文赏功从悉录，汉光道旧情无忘。与燕宫中张秘戏，复道晴楼过李骑。连催羯鼓汝阳来，一抹鲲弦薛王醉。玉阶凄凄微有霜，天难唤仗参差光。宜春列炬散行马，长乐规钟严晓妆。清彩急管欢未毕，瑶池八马西南出。扪参历井行道难，失水回风永相失。君不见，当时韦杜间，呼鹰起狗去不还。坐间年少莫大语，临淄郡王天子父。

【李彭曰涉园集】《唐明皇夜游图》：开元御极垂衣裳，登三咸五陵羲皇。白环重译银壅出，卜夜遨游离未央。香车斗风春与号，罗帕覆鞍真乘黄。赭袍错落缀北斗，步辇优游御镂觞。宁王玉笛上霄汉，御路花光争月光。汝阳羯鼓绢帽稳，打彻参旌低建章。太真沾醉王欹侧，力士传呼声渺茫。翠钗挂冠红粉妆，金貂贯酒白面郎。君臣玩

狎乐莫比，清禁鼓闻宫漏长。若令姚宋坐庙堂，袖中谏疏神扬扬。万里桥边行幸处，后世龟鉴怀包桑。

【徐师川诗】《明皇夜游图》：吕子广藏， 画学博士李生所作。歌吹开元曲，乍公华天宝妆。苑风翠袖冷，宫露赭袍光。闺闼连阊阖，骅骝从肃霜。千门还欲晓，九陌乍闻香。

【温游集】《明皇夜游图》：日暮继以烛，天家惜寸阴。不闻清跸至，俄见翠华临。要蠹驮嫔御，狻猊喷水沉。胼胝乘四载，同是帝王心。

【国朝高季迪缶鸣集】《明皇秉烛夜游图》：华萼楼头日初堕，紫衣催上宫门钻。大家今夕燕西园，高艺银盘柏枝火。海棠欲睡不得成，红妆照见殊分明。满庭紫焰作春雾，不

知有月空中行。新谱霓裳试初按，内使频呼烧烛换。知更宫女报铜签，歌舞休催夜方半。共言醉饮终此霄，明日日免群臣朝。只忧风露渐欲冷，妃子衣薄愁成娇。琵琶羯鼓相追续，白日君心欢不足。此时何暇化光明，去照外亡小家屋。姑苏台上长夜歌，江都宫重飞萤多。一般向乐未知极，烽火忽至将如何。可怜蜀道归来客，南内凄凉头尽白。孤灯不照返魂人，梧桐夜雨秋萧索。

五宅夜游

【资治通鉴】：唐元宗，天宝十载正月庚子，杨氏五宅夜游，与广平公主从者争西市门，杨氏奴挥鞭及公主衣，公主坠马，驸马程昌裔下扶之，亦被数鞭。公主泣诉于上，上为之杖杀杨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听朝谒。

贵妃夜游

【宋方秋崖集】《贵妃夜游》：凤靴欲上玉花骢，恩在君王一笑中。三十六宫瑶草碧，不知多少恨春风。

虢国夜游

【宋李端叔姑溪集】：内侍刘有方畜名画，乃内虢国夫人夜游图最为绝笔，东坡馆北客都订驿有跋其后，既作诗录以相示，时欲和而偶未暇，今脱集得诗，遂次其韵，以中前志。天街雨过花满骢，万人壁立惊游龙。飘飘衣袂欲仙去，宝鞭遥指蓬莱宫。真人睡起春才柳，准奏琵琶最先手。合欢堂里谢使人，暗香犹带天阶尘。宛然相对若可语，笔墨顿失当时痕。开眼成今合眼古，回头自有来时路。长风破浪真快哉！快处须防倒骑虎。

【苏东坡大全集】《虢国夫人夜游图》：佳人自革夺玉花骢，翩如惊燕踏飞龙。金鞭争道宝钗落，何人先入明光宫。宫中羯鼓催花柳，玉奴弦索花奴手。坐中八姨真贵人，走马来看不动尘。明眸皓齿谁复见，只有丹青余泪痕。人间俯仰成今古，吴公台下雷塘路。当时亦笑潘丽华，不知门外韩擒虎。

【元朝风雅】：姚公茂《题虢国夫人夜游图》：宴安怀鸩毒，荡佚国将亡。缅思天宝载，声色迷君王。朝政出多门，十九分权纲。其谁堪灸手，秦虢连诸杨。拔附势莫比，

所异保椒房。宫中陪宴乐，画短疑夜长。重为长夜游，细马驮宝装。胡不秉明烛，实行撤礼防。一从此风炽，野鹿逾宫墙。五岳出洛氐，四海同惨伤。维时所贵显，赤族亦罹殃。马嵬脂粉暗，岷山涕泗滂。明年虽幸还，大海翻田桑。山河增惨澹，日月销精光。问民疮痍中，哭庙煨烬旁。女宠祸何酷，百悔不一偿。在莒岂足拟，于兹不可忘。

【刘将孙养吾集】《题张萱写虢国出游图》：平明朝天澹扫眉，温泉午浴侵暮归。意行尽欢丞相府，天街蹋骑霄游嬉。不知禁漏今几许，凭醉晚妆鞭缓步。笼坊嫌杀桦烟香，九万青天明月炬。罗巾三角低髻云，姨嬉婊倦苍庐英。堆环不省子弓粲，联鞏交周苕之荣。惊鸿飞燕何曾画，高足大鞍雄善跨。若教画坠烂五花，肯但素姿从七马。人生反复后昔

八千八百四十四卷

今，马嵬仓猝捉竹林。三郎忍泪玉环别，仗外那知虢与秦。韩生把笔双系绢，追写百年如目见。明眸皓齿已三生，烟埃仿佛春风面。南唐北汴印斑斑，江东遗墨再送官，垂芳遗臭等寂寞，总得千年百世看。

秉烛夜游

【唐李翰林集】《春夜宴桃李园序》云：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岁时杂咏】：沈全期《夜游诗》：今夕重门启，游春得夜芳。月华连画色，灯影杂星光。南陌青山浦，东聆红粉妆。管弦遥辩曲，罗绮暗闻香。人拥行歌路，车撵斗舞场。经过犹未已，钟鼓出长杨。玉维同杨比部，十五夜游，有怀静者杂言：承明少休沐，建礼省文书。夜漏行人息，归鞍落日余。岂知三五夕，万户千门辟。夜出曙翻归，倾城满南陌。陌头驰骋尽繁华，王孙公子五侯家。由来月明如白日，芳莲祭灯胜百花。总看侍中余骑，强识小队七香车。重学宝马共喧阗，个里多情侠少年。竞向长杨柳市北，肯过精舍竹林前。独有仙郎心寂寞，却将宴坐为行乐。傥觉忘怀共往来，幸沾同舍甘藜藿。

【宋梅圣俞葬陵集】《正月十五日夜出游》：不出积愁感，出游将自宽。贵贱依俦匹，心复如不欢。渐老情易厌，欲之意已阑。却还见儿女，不语鼻辛酸。去年与母去，学母施朱丹。今母归下泉，垢面衣少完。念尔各尚幼，藏泪不忍看。推灯向壁卧，肺俯百忧攒。

【苏东坡大全集】《记承天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一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上藻荇交横，益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黄州团练副使苏某书。

【张子野诗】：属疾闻知府龙图与公辟大卿学士八月十五游山泛湖夜归：此会隔年应有期，湖光分入六瑶卮。谁知素魄当中夜，正是迷魂未寤时。天竺好风吹桂子，云潢清露湿槎枝。人看使节忘看月，灯烛千门闭户迟。

【杨成斋南海集】《和石湖居士范至能与周子充夜游石湖松江诗韵》：石湖醉眼小太

空，乌纱白纟宁双鬓蓬。翰林来从昭回上，满袖天香山水中。青山半边日欲没，珠宫涌出初圆月。两仙一棹软琉璃，碎撼广寒桂花雪。中流浪作凛不回，两手播洒千银堆。不知浩浩洪流后，鲁有兹游竟特来。古人今人烟一抹，谁煎麟角续弦绝。一生句重万斛愁，只白秋来千丈发。

【乾坤清气集】：袁不约《长安夜游诗》：凤城连夜九门通，帝女皇妃出汉宫。千乘宝车珠箔卷，万条银烛碧纱笼。歌声缓过青楼月，香气潜来紫陌风。长乐晓钟归骑后，遗簪落翠满街中。

【元黄叔美诗】《自题黄山秉烛夜游图十绝句》：赤日挥鞭汗雨流，北风破囱雪披裘。马蹄夜半犹迎送，争似黄山秉烛游。商贩求赢百倍收，吴樯蜀拖隘中流。风波盗贼惊人胆，争似黄山秉烛游。富焰薰天国可侔，董家金坞绿珠楼。秋风所过成衰草，争似黄山秉烛游。铜柱功成瘴雾愁，严水堕指北封侯。这白骨闺中梦，争似黄山秉烛游。北里金多积

原藏北京图书馆

未休，银灯带梦理牙筹。常忧《硕鼠》防《[illegible]篋》，争似黄山秉烛游。金带还思一品流，官居更羡柏台秋。　　日迫桑榆暝，争似黄山秉烛游。骨肉临财构怨雠，豪争忿讼几时休。明朝相望化为土，争似黄山秉烛游。西老单居尚百忧，铢收寸取为谁谋。尊中美酒不肯饮，争似黄山策烛游。白面郎君不识悉，酒酣夜夜宿秦楼。千金如水散歌舞，争似黄山秉烛游。学道谈空物外流，驱驰声利更多求。晨钟唤起无清梦，争似黄山秉烛游。

【贺方回东山词】《夜游曲·鹤冲天》咚咚鼓动，花外沉残漏，华月万枝，灯还清画。广陌衣香度，飞盖影相先后。个处频回首，锦坊西转，隐约武陵溪口。当时早恨叹难偶，可堪流浪远分携久。小畹兰英在否，轻付与何人手？不似长亭柳，舞风眠雨，伴我一春销瘦。

【张炎叔夏词】《声声慢》：余与王碧山，　泛舟鉴曲，　王蕺隐吹萧，　余倚歌而和。天阔秋高，　光景奇绝，　与姜白石《垂虹夜游》同一清致也。晴光转树，晓气分岚，何人野流横舟。断柳枯蝉，凉意正满西州。匆匆载花载酒，便无情也自风流。芳画短，奈不堪深夜秉烛来游。谁识山中朝暮日，向白云一笑，今古无悉。散发吟商，此兴万里悠悠。清狂未应似我，倚高寒隔水呼鸥。须待月，许多清都付与秋。

衣锦夜游

【太平御览】《后周书》曰：刘雄，字猛雀。高祖尝从容谓雄曰：古人云，富贵不归故乡，犹衣锦夜游。今以卿为本州何如？雄稽首拜谢，于是诏以雄为河州刺史。雄先已为本县令复有此授，乡里荣之。

秉烛川游

【唐语林】：李德裕自陵入朝，将大用虑为人所先，且欲急行至平泉别墅，一夕秉烛川游，不暇久留也。

游楚遨游

【续后汉书】《游楚传》：楚拜驸马都尉，不好学而性好遨游音乐，乃畜歌者，琵琶筝箫，每行来将以自随，所在[illegible]蒲投壶欢忻自娱。

老子遨游

【后汉书】：马援为陇西太守，但总大体，宾客故人日满其门。诸曹时白外事，援辄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烦，颇哀老子，使得遨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尔，傍县有报亿者，吏民惊言羌反，奔入城郭。狄道长请闭门发兵，援时与宾客饮，大笑曰：烧虏何敢复犯我？晓狄道长归，守寺舍良怖，急者可床下伏，后稍定郡中伏之。

八千八百四十四卷

饱食遨游

【庄子】《杂篇·列御寇》：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

饮宴狎游

【悦生· 随抄】：咸平中，吕从简向傅正，俱以宰相子饮宴，狎游于乡巷间。吕比及政府之归，则先期整衣，以待事，向耽乐之从多从吕相。每夸于同列，以家无所忧，向相常叹息其不逮。傅正谓从简曰：我与尔酣酒嗜音，狎邪无少间，尔得称述，我被訾辱，何也？则人之知子，亦不可不察也。

希从娱游

【两汉蒙求】：明德马皇后，身长七尺二寸，方口美发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常衣大练裙不加缘。帝尝幸苑囿，离宫后辄以风邪露雾为戒，辞意款备，多见详择。帝幸濯龙中，并召诸才，人下邳工已下皆在侧。请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乐，虽来无欢，是以游娱之事，希尝从焉。

薛春游

【东斋记事】：宋仁皇初薛简肃公知开封府，上新即大位，章献临朝，一切以严治，人谓之薛出油。其后移知成都，岁丰人乐，随其俗与之嬉游，作何处春游好诗十首，自号薛春游，欲换前所称也。

军行如春游

【宋史】《赵时赏传》时赏为文天祥参谋军事，在军中时见同列盛辎重饰姬侍，叹曰：军行如春游，其能济乎？

西池春游

【类说】：侯诚叔，久寓都下，尝游西池。有妇人其容甚冶，遣小青衣送诗曰：人间春色都三月，池上风光直万金。幸有桃源归去路，如何才子不相寻。他日又得诗曰：春光入水到底碧，野色随人是处同。不必殷勤频借问，妾家积住杏园东。青衣引生至大第，杯盘交错，灯火如昼。生归数日，复至其处，都迷旧路，老叟云：此有狐怪，多为人妻。生欲再见之，青衣复送诗曰：睽离今月音书断，君问邻翁尽得因。沾洒暗思前古事，郑生的是

原藏北京图书馆

赋情人。乃复见婼挽首愧赧，生曰：大丈夫当眠烟卧月，占柳怜花，则无忧矣。相携卧居，妆囊极厚，生有臼家南阳，乃往诣之，臼为娶郝氏为妇，生以书谢绝婼。后十年，郝氏死，生亦失官。尝出宋门轻车驾花牛，揭帘呼生曰：子非某郎也，吾已委身从人矣。不敢多言，同车乃良人之族也。

胜赏三游

【容斋五笔】：白乐天为河南尹，日舒员游香山寺数日不归，贻书乐天，大夸胜事，谢文巾深。欧阳公官洛阳，同游嵩山寺，暮抵龙门香山寺，雪作留守钱，文僖公遣吏以厨傅，歌妓至曰：山行良劳少留龙门赏雪府，事简无遽归也。王定国访东坡于彭城，一日棹小舟与颜长道携眄英卿三子，游泗水下百丈洪吹笛，饮酒乘月，而东坡时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伫立黄楼上，相视而笑。定国既去，逾月复与参寨师泛舟洪下，追忆曩游味，此三游之胜，今之燕赏者，宁复有之，盖亦值知己也。

世有三游

【海录碎事】《荀说论》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游侠，二游说，三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辩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色耻行违，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

八千八百四十五卷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五　　二十尤

原藏北京图书馆

游

鼓腹而游

【罗泌路史】：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时，人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昼而动，夕而息，出三入一，惝恍如遗。

奉母同游

【五代薛史】《伪蜀王衍传》：蜀咸康元年秋九月，衍奉其母徐妃同游于青城山，驻于上清宫。时宫人皆衣道服，顶金莲花，冠衣画霞，望之若神仙，及侍宴酒酣，皆免冠而退，则其髻[髻]然。

坐士庶竞游

【宋欧阳公集】《风俗记》：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花开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亦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巾，笙歌之声相闻。

归老钓游

【宋王与钓蓝楼藁】：某水某丘归老钓游。

乡赘合游

【管子】：山至数大夫，不乡赘合游者谓之无礼义。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门山之祠。

选胜追游

【旧唐书】《哀帝本纪》：天•二年三月庚午，敕朕

原藏北京图书馆

以宰臣学士文武百寮常拘宫局罕，遂游从，今膏泽不愆，丰年有望，当此韶景宜示优恩。自今月十二日后，至十六日各令取便选胜，追游付所司。

琴鹤从游

【五代薛史】晋《郑云叟传》：云叟名遨隐，于少室山后闻西岳有五鬣松，沦脂千年能去三尸，因居于华阴，时唯有青襟二童，一琴，一鹤从其游。处好綦塞之戏，遇同侣则以昼继夜，虽寒风大雪，临檐对局，手足皲裂，亦无倦焉。

猿鹤同游

【宋何澹小山杂著】《山中之乐词》：噫！山中之乐兮，与猿鹤兮同游。幸但石之有储，奚斗升之复求。

与鹿豕游

【孟子】：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

与鱼鸟游

【梁书】：忠列世子方云：使人间如脱屣尔。

从沤鸟游

【列子】《黄帝篇》曰：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至。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为无，为齐智之所知，则浅矣。注齐同也。

从白云游

【宋书】《褚白玉传》：王僧达曰：褚先生从白去游旧矣。

鱼出游

【庄子】：庄子与惠子游濠梁之上，庄子曰：傥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

八千八百四十五卷

鱼，焉知鱼之乐也？庄子曰：子非我，焉知吾不知鱼之乐也？

凤集麟游

【宋李流廉澹斋集】《会庆节贺表》：守位以仁，动天惟德，受尧天下而不泰，卜周历数而过期，凤集麟游，百乐生于治国；龙飞虎变，万物睹乎圣人。

乳狗不远游

【荀子】《荣辱篇》：乳彘不触虎，乳狗不远游，不忘其亲也。人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则是人也。而鲁狗彘之不若也。

地有四游

【数类】《周礼》：注曰：南戴日下，万五千里地，与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之中。灵曜文曰：四游升降者，春分之时，地与星辰复本位。至夏至之日，地与星辰东南游，万五千里，下降亦然。至秋分，还复正。至冬至之日，地与星辰西北游亦万五千里，上升亦然。至春分还复正。孔款达《礼疏》曰：四游者，自立春地后与星辰西游，春分西游之极地，虽西游升降正中，从此渐东，至春末复正。自立夏之后北游，夏至北游之极地，则升降极下，至季夏复正。自立秋之后，东游，秋分东游之极地，则升降正中，至秋季复正。自立冬之后南游，冬至南游之极地，则升降极上，冬季复正。此是地与星辰四游之义也。

【朱子语类】《周礼》注云：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过三万里。问何谓四游？曰：谓地之四游升降不过三万里，非谓天地中间，相去止三万里也。春游过东三万里，夏游过南三万里，秋游过西三万里，冬游过北三万里。今历家算数如此，以土圭测之皆合。

【赵与时宾退录】：古今论天体者言人人殊，然天主乎动，地主乎静，未有谓地动，惟考灵耀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南而东三万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恒动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觉，其说独异。

宦游

【东汉书】：相如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会梁孝王薨，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长卿久宦游不遂而困。

【宋张文潜宛丘集】《宦游诗》：宦游吾漫尔，未慕致身早。秋来忆山居，遥夜梦颠倒。鸣虫待谁听，落叶烦我扫。谁复省劳人，吾生常草草。

原藏北京图书馆

卧游

【续世说】：宋宗少文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结宇衡山，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恐难遍睹名山，唯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之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

【元韩明善五云谩藁】《题卧游图》：岚光带寸隔清流，如此江山属卧游。一笑非真亦非画，立谈骑鹤上扬州。

倦游

【锦绣万花谷】《司马相如传》：长卿故倦游文款注曰：倦，疲也。言疲厌游学博物多能也。

【宋王逢原广陵集】《余杭倦游》：醉倚秋风笑自攻，偶来还去竟何踪。已夫凤鸟吾不至，行矣鳝鲸非所容。且把心胸同伏虎，谁知头角是真龙。归乎伊亩如难得，死尔西山尚有从。

【朱晦庵集】《倦游》：故人千里别，约我仍丹丘。云何一解散，书到令人愁。此山岂不幽，何必赋远游。时得伯恭书报， 罢天台之游。

【杨冠卿诗】： 【倦游】：归去陶彭泽，重来丁令威。逢场真戏剧，阅世识危机。蛮雨沾乌帽，京尘黯表衣。回头今自笑，三十六年非。

【陈郁诗】《倦游》：水丁东海皆臣妾，山到衡阳无弟兄。两处经行都已遍，老夫谁更别关情。

【江湖续集】：高吉《倦游诗》：参透诸方向上机，瘦藤靠壁倦游时。充然有得机之外，口不能言心自知。

【钱塘韦骧集】《和春阴倦游》：铃阁兴何幽，公庭讼不留。未能清昼寝，偶作夹城游。竹色仍烟翠，梅香趁水流。持杯听暮角，一任起楼头。

【毛方平耆定录】《倦游》：结发事俗走，险阴无不经。腰间万里剑，夜气摩斗星。朝越春玄圃，尚恚曦毂亭。年来涉大患，足茧羊肠萦。却思松竹底，白日扉扃。洗心一卷易，庭草从渠青。何为钟鼎味，醉著不少醒。君看稻粱渚，鸿飞独冥冥。

【元周密公弁阳蜡屐集】《倦游》：眼底茂林修竹，梦中流水桃花。难莫难兮行路，悲莫悲兮无家。淡薄功名鸡肋，间关世路羊肠。且携乌有是叟，同入无何有乡。甫里田十万步，成都桑八百株。从教卿用卿法，不妨吾爱吾庐。

【周衡诗】《倦游》：万事双蓬鬓，江山赋倦游。断猿明月曙，规雨碧梧秋。道路年感，琵琶后夜悉。客怀无处写，离思满沧州。

藏修息游

【礼】《学记》：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

八千八百四十五卷

不学惭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圣人之游

【文子缵义】：老子曰：圣人内修道德，而不外饰仁义；知九窍四餐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此圣人之游也。又曰：圣人之游也，即动乎至虚，游心乎太无。驰于方外，行于无门，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不拘于世，不击于俗。故圣人所以动天下者，真人不过贤，人所以矫世俗者，圣人不观。夫人拘于世俗，必形系而神泄，故不免于累。使我可拘系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

【韩[虎]涧泉口记】：文子曰：神者，知之渊也。神清则知明。又曰：神清者，嗜欲不误也。故心有所至，则神慨然在之。反之于虚，则消躁藏息矣。此圣人之游也。

古人善游

【周密澄怀录】：品居仁云：庐阜只尺，读书少休，必到山中所与游者谁也。古人观名山大川以广志思而成其德，方谓善游。太史公之文，百氏所宗，亦其所历山川有以增发之也。惜其所用止在文字间，若使志于远大者，虽近逐游忧可也。

天下游

【庄子】《杂篇·则阳书》：柏矩学于老蛐，曰：请之天下游。孙， 柏姓， 矩名， 怀道之士， 老子之门人也。请由行宇内， 观风化， 察物情也。

外游

【列子】：曰：外游者，求备于物，游之至也。

人外游

【南史】《孔淳之传》：淳之隐居不仕，与徵士戴•，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为人外之

游。

物外游

【开元天宝遗事】：王休，高尚不亲势利，常与名僧数人，或跨驴，或骑牛，寻访山水，自谓结物外游。

【江湖集】：通玄主席薛沧州，厌人间世，为物外游，辄成短章，纪平生相与之情耳。

原藏北京图书馆

谷翁仙去始经年，道继筹峰第一传。交友久要存古谊，希夷鲁悟极重玄。班催碧落朝元处，梦断沧洲落照边。回首紫云关下路，瑞芝烨烨长林泉。

天游

【庄子】《外物篇》：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溪心无天游，则六情相攘。天游谓不系心， 虽不系而无空虚以容其和， 则反戾共斗。若无天游， 则六情愈相攘夺矣。

【武夷诗集】《陈观宾天游》：山水参差六曲流，此中绝境适天游，几千万类根尘净，三十六峰云气浮。翠耸层霄峦壑胜，碧笼静院竹松稠。琼浆可致胡麻熟，瓢笠何妨为永留。道士号。

【宋卫宗武秋声集】：为云侣《天游赋》： 汗漫可以期，列缺可以至，岂不高且远，未足语超诣，至人悟重玄，妙境此融会，无声亦无臭，万象于我备。不必八柱承，不必二极素。增城九重居，俨若具乎内。于焉以泮涣，其乐浩无际。气凝而神化，举步六合外。乘轮阆风行，税驾丹丘憩。逍遥号周流，期特迹之寄。混然吾太虚，游是息于是。

《赠潘天游》：乾以健而运，如毂不停息。周流遍六虚，升降靡差忒，故能权四序，而以转万物，。兹其气之游，造化由是出，一元亘终古，尘劫浩难诘。人有貌以生，于中具太极。苟知去天行，折旋而阖辟。浮游潜深渊，外想不内入，亦解长不死，寿与之为一。

汗漫游

【淮南子】：虞敖游大海，至蒙谷之上，见一士卷龟谷而食蛤蜊。《神仙传》云：若士方踞龟谷，敖曰：夫子可与敖为友矣。士叹曰：我方南游乎罔良之野，北息乎沉默之乡，西穷冥冥之里，东贯鸿蒙之光。吾与子汗漫游于九垓之上，乃举臂耸身入云中。敖仰视曰：吾比夫子犹黄鹄与壤虫也。

【漫游集】《汗漫游》：何处堪维不系舟，乘流遇坎几时休。漂沦未遂人问事，汗漫真成海上游。

神合道游

【唐张说之集】：大尉裴公神道碑，如山之峻，如川之流，术与神合，艺与道游。

与土神游

【容斋四笔】《列子》载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王敬之若神。化人竭王同游，王执化人之祛腾而上者中天延止，暨及化人之宫，自以居数十年不思其国。复谒王同游，意迷精丧，请化人求还。既寤，所坐犹向者之处，侍御犹向者之人视其前，则酒之米清，肴米[目弗]。王问所从来，左右曰：王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复问化人，化人曰：吾与王

八千八百四十五卷

神游也。形奚动哉！予然后知唐人所着《南柯太守》《黄粱梦》《撄桃青衣》之类，皆本乎此。

定中神游

【容斋四笔】：张天觉，在荆南与章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老夫数数梦见先相公语论如平生，岂其人在天仙间，而老夫定中神游或遇之乎？

飞空行游

【夷坚支】：云无湖项国华生，八九岁时恶疮生于臂，时医疗弗效，遇一道人，阔口多须，身长七尺，父讶其异，迎揖之，道人驻视曰：何不教服四服汤，前执儿手，嘘呵按熨，父将邀入饮之酒，固辞，翩然而去。父用所戒，即治此药服之，逾三年疮如初时，然药不辍于口。方春日户外杨柳成行，一鸟鸣其上，儿望欲取之，而高不可升。此念才起处觉身轻乎羽，已在柳梢，自是益以趋捷，意之所如无远近立到。常腾超太空，其高无际，鸾鹤之飞亦在其下，恐太高则入杳冥，将不能反虑，贻亲忧而父母未之知也。会上元夕，所亲戏之曰：我闻汝能飞空行游，今夜宁国府极好灯，何似去一看？儿叹曰：此固不难，超然蹑虚，疾如鸟翼，三鼓后还家，备说所见，某事其技，它日验之而信，疮亦愈，至十六岁娶妻始不能飞。

采真之游

【庄子】《外篇》：天运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墟，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

【宋华镇云溪居士集】：上发运蒋龙图书古之人，采其真以内游，藏其用以后物。

内游

【元郝经陵川集】《内游》：昔人谓汉太史迁之文，所以奇，所以深，所以雄雅健绝，超丽规越者，非区区于文字之间而已也。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南浮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过梁楚，西使巴蜀，略邛笮昆明，还于河洛，能尽天下之大观，以助其气，然后吐而为辞，笔而为书，故尔，

欲学迁之文，先学其游可也。余谓不然。果如是，则迁之为迁亦下矣。勤于足迹之余，会于观览之末，激其志而益其气，仅发于文辞，而不能成事业，则其游也外，而所得者小也。其游也外故其得也小，其得也小，故其失也。大是以《史记》一书甚多规略，或有抵捂。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迷货殖，则崇势利而差贱贫，其于书法也，则记繁志寡。项籍，一夫也，而述本纪与尧舜并；陈涉，役徒也，作世家与孔子同。其失岂浅浅哉！故欲学迁之游而求助于外者，曷亦内游乎？身不离于衽席之上，

原藏北京图书馆

而游于六合之外，生乎千古之下而注重于千古之上，岂区区于足迹之余，观览之未者，所能也？持心御气明正精一，游于内而不滞于内，应于外而不逐于外。常止而行，常动而静，常诚而不忘，常和而不悖，如止水，众止不能易，如明镜，众形不能逃；如平衡之权轻重，在我无偏无倚，无汀于无滞，无挠无荡，每寓于物而游焉。游于经也，则河图洛书，刻划大古，掣天地之几，发天地之蕴。尽天地之变，见鬼神之迹。太极出形，面日于世，万化万象，张皇其中，而弥茫洞豁，崎岖充溢，因吾之心，见天地鬼神之心；因吾之游，见天地鬼神之游。周诰，商盘，禹谟，舜典，谆谧忠致贯日月，开金石都俞吁口弗号号灏灏。唐虞三代之治，忄爱然而见《风》《雅》变正，讽赞刺美，洋洋乎中声，鼓动至化元经笔削，蹂邪植正。齐桓晋文霸心方侈，而束之以道，缚之以义。乱臣贼子，禁其欲敢肆，藩垣屏翰，既周游而历览之，乃升正大之堂，入高明之域，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拱宓牺而坐皋，夔伊吕亚风牧而侍，孟轲氏辨乎其间，而颜鲁导焉，荀杨奉马，熙熙乎育物之仁，翕翕乎制物之义，位尊卑，辨上下，治神人之礼，和而不流之乐。别嫌疑，明是非，照耀昭晰之智，闲而存之之敬，实而守之之信，化而极之之圣。死生之说，神应之妙，大发其闲而诡言讠皮行放辟。斥除圣路廓清，而天宇泰定。至矣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兄兄弟弟，何盛尔也。而后易志熙精，而游乎史，废兴之迹邪正之由，大君大臣之所以盛，小惠小道之所以蔽，礼乐之所以兴，政刑之所以紊，国势之所以张，国本之所以强，奸佞骜孽之所以逞，祸乱崩析之所以致，纪纲之所以明，风俗之所以坏，教化之所以行，见其记注繁而正义鲜也。思得仲尼者而笔削之，见其典故废而法制剥也，思得周公者而振起之，既游矣，既得矣。而后洗心斋戒退藏于密，视当其可者时时而出之，可以动则动，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蕴而为德行，行而为事业，固不以文辞而已也。如是则吾之卓尔之道，浩然之气，厥乎与天地一，固不待于山川之助也。彼堕山乔岳，高则高矣，于吾道何有？长江大河，盛则盛矣，于吾气何有？故曰：欲游乎外者，必游乎内。噫！以史迁之才，果未游之于内邪！盖亦称之者过矣。

又赋：惟兹方寸兮，廓然无际，含容大千兮，山河大地。用之以小兮，始有分齐。如以大海纳于蹄涔兮，如以毒药置于宝器。舍无价之宝珠兮，竞锥刀之未利，弃瀛渤之全潮兮，忍浮沤之微体。蛮触国于蜗角兮，时相与战而流血千里。南柯梦于蚁穴兮，黄粱未熟而荣华。一世彼区区之利害兮，亦与比而何异？惟返观而照寂兮，廓灵府于无别。泯六凿于天游兮，其孰能以芥蒂。由发心以证道兮，可一超而已至。吾方从事于斯兮，等浮生于一戏。

八千八百四十五卷

远游

【太平御览】《风俗通》曰：共工之子好远游，死为祖神。楚辞《远游篇》：《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悲叹之余，眇观宇宙。陋世俗之卑狭，悼年寿之不长，于是作为此篇，思欲制炼形魂，排空御气，浮游八极，后天而终，以尽反复无穷之世变。虽曰：寓言，然其所设王子之词，苟能弃之，实长生久视之要诀也。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厄者厄一作隘， 因一作由，乘时证反。遭沈浊而污秽兮，独郁结其谁语。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营营而至曙。浊下而一作语， 鱼据反。耿一作炯， 并古若反。营一作茕。耿耿犹儆儆不寐儿也。营营，犹曰荧荧， 亦耿耿之意也。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反兮，来者吾不闻。动渠云反吾不一作余弗。此章四言乃此篇所以作之本意也。夫神仙度世之说， 无是理而不可期也。审矣， 屈子于此乃独春眷而不忘者， 何哉？ 止以往者之不可及，来者之不得， 闻而欲义， 生以俟之耳。然往者之不可及， 则已未如之何矣。独来者之不得闻， 则夫世之患迪而未吉。从逆而未回者， 吾皆不得以须其反复。熟烂而暗夫天定胜人之所极。是， 则安能使人不为没世涯之悲恨？ 此屈子所以愿少须臾， 无死而侥幸， 万一于神仙度世之不可期也。呜呼！ 远矣。是岂易与俗人言哉！步徙倚而遥思兮，怊倘况而永怀。意荒忽而流荡兮，心愁凄而增悲。怊， 音超惝， 昌两反。况叶往反， 水一作垂， 非是怀。叶， 胡威反。荒， 呼广反， 凄一作凄， 凄， 痛也。神倏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留。内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倏一作倏反，一作返。操， 七刀七到二反。由， 一作繇。知愁叹之无益而有损， 乃能反自循省而求其本根也。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列仙传》赤松子神农时为雨师， 服水玉教神农， 能入火自烧至昆山上， 常止西王母石室， 随风雨上下， 炎帝少女追之， 亦得仙俱去。张良欲从赤松子游， 即此也。贵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与化去而不见兮，名声著而日延。真， 一作至德， 一作听。非是美一作羡仙， 一作仙著一作章。身隐而不可见， 独有名字可闻耳。奇传说之托辰星兮，羡韩众之得一。形穆穆以浸远兮，离人群而遁逸。羡似面反。一作美众， 一作终。传说武丁之相， 辰星， 东方苍龙之体心尾箕之星， 所谓大辰也。庄子曰： 传说得之以相武丁， 奄有天下， 乘车维骑， 箕尾而比于列星， 音义云： 今尾上有传说星是也。羡念慕也。韩终亦见《列仙传》形浸远， 即上文与休去之意。因气变而遂曾举兮，忽神奔而鬼怪。时仿佛以遥见兮，精皎皎以往来。曾， 音增。皎皎，一作皎皎， 以一作而。来， 叶音赉， 此亦上文化去形远之意。仿佛见不是也。丹经所谓服食三载， 轻举远游， 入火不焦， 入水不濡， 能存能亡， 长乐无忧者， 此也。超氛埃而淑邮兮，终不反其故都。免众患而不惧兮，世莫知其所如。超， 一作绝，邮一作尤。其一作乎。都一作乡。非是。氛昏浊之气淑， 尤言其淑善而绝尤也。此以

上言所羡仙去之乐也。恐天时之代序兮，耀灵晔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沦兮，悼芳草之先品。聊仿佯而逍遥兮，永历年而无成。谁可与玩斯遗芳兮，长乡风而舒情。高阳邈以远兮，余将焉所程。晔， 音[乍盍]灵， 今作零。仿， 音旁。佯， 音羊。而一作以， 与一作以， 非是斯遗。芳一作此， 芳草长一作晨。乡一作向， 以一作已焉， 一作安。耀灵日也， 晔闪光儿言行之速也。沦沈也， 零落也， 此一节自叹其将老而恐其学之不及也。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食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气入而尘秽除。重， 直用仄。娱一作游戏， 音嬉， 叶， 音虚二字一作戏娱， 非是。食七安反。沆， 胡明，及壑， 音械霞， 叶音胡。尘， 七胡反。轩辕黄帝名王乔， 周灵王太子晋也。《列仙传》曰： 好吹笙， 解凤鸣遇浮丘， 公接之仙去。六气者， 陵阳子明经， 言春食朝霞， 日始欲出， 赤黄气也。秋食沦阴， 日没以后， 赤黄气也。冬饮沆瀣，

原藏北京图书馆

北方夜半气也， 夏食正阳， 南方日中气也。并天地玄黄之气， 是为六气也。又曰：日入为飞泉。麈， 物不精也。顺凯风以从游兮，至南巢而壹息。见王子而宿之兮，审壹气之和德。南风曰凯风， 南巢曰说以为南方凤鸟之巢， 非汤放桀之居巢也。宿与肃通。审究问也。曰道可受兮，而不可传。其小无内兮，其大无垠。母滑而魂兮，彼将自然。壹气孔神兮，于中夜存。虚以待之兮，无为之先。庶类以成兮，此德之门。受， 一作爱， 非是。一无而字， 垠叶鲁坚反。母滑， 一作无潺， 并音骨， 一滑上别有[氵厢]字， 有叶， 才绿反。门， 叶谟连反。曰者， 王子之言也。受， 心受也。传， 言传也。小无内， 大无垠， 言无所不在也。滑， 乱也。而汝也。壹， 专也。孔， 甚也。此言道妙如此， 人能无滑乱其魂， 则身心自然。而气之甚神者， 当中夜虚静之时， 自存于已， 而不相在。如此， 则于应世之务皆虚以待之， 于无为之先而庶类自成万化自出。盖广成子之告黄帝， 不过如此， 实神仙之要诀也。闻至贵而遂徂兮，忽乎吾将行。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行， 叶户归反。至贵， 谓至妙之言， 其贵无敌也。仍， 因就也。羽人， 飞仙也。丹丘， 昼夜常明之处也。不死之乡， 仙灵之所宅也。朝濯灰于汤谷兮，夕希余日兮九阳。吸飞泉之微液兮，怀琬琰之华英。汤， 音阳， 琬， 音宛。琰， 音剡。英， 叶于姜反。激发谷， 见《天问》：九阳旧说谓汤谷上有扶木， 九日居下枝， 一日居上枝， 亦寓言耳。飞泉已见上。琬淡， 玉名。玉色[并页]以脱颜兮，精醇粹而始壮。质销铄以[氵勺]约兮，神要眇以淫放。[并页]， 普， 茗普， 经二反， 脱， 音晚， 又音万， 一作艳， 一作晏。。壮， 叶音庄。[氵勺]， 音绰。眇与妙同。放， 叶音方。[并页]美儿， 一曰敛容儿， 晚泽也。醇厚也，粹不杂也， 质销铄所谓形解销化也。[氵勺]约柔弱儿， 庄子曰： 藐姑射山有神人焉，[氵勺]约若处子。要眇， 深远儿， 淫纵也。嘉南州之炎德兮，丽桂树之冬荣。山萧条而无兽兮，野家漠其无人。载营魄而登霞兮，掩浮云而上征。野， 一作懋。家， 与寂同。一作寂漠， 一作寞， 其一作呼。霞， 与遐同， 古字借用。征， 一作升。上四句记时物也。下二句言以此时升仙而去也。载犹加也， 营犹荧荧也。魄说见《九歌》矣。此言荧魄者阴灵之聚， 若有光景也。霞与遐通， 谓远也。盖魄不受魄， 魄不载魄，常检魂， 如月质之受日光， 则神不驰， 而魄不死， 遂能登仙远去， 而上征也。命天阍其开关兮，排阊阖而望予。召丰隆使先导兮，问大微之所居。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朝发轫于太仪兮，夕始临乎于微闾。其一作而。阊阖， 一作阖闾。予一作余。大， 音泰。阳下， 一有以字。于， 于其反， 一作微母闾。排， 推也。望予， 须我之来也。与骚经倚闾阖而望予者， 意不同矣。丰隆， 已见骚经， 太微宫垣， 十星在翼轸北。重阳者， 积阳为天， 天有九重， 故曰重阳。旬始， 星名。清都， 列子以为帝之所居也。大仪， 天帝之庭也。于微闾周礼东北曰幽州， 其山镇曰翳无闾。屯余车之万乘兮，纷溶与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溶， 音

容。婉婉， 一作蜿， 蜿， 音宛。溶水盛也。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杂而炫耀。服偃蹇以低昂兮，骖连蜷以骄骜。炫， 音县。耀， 音曜蜷， 臣员反。骄， 居召反。骜，五到反。服， 衡下夹辕， 两马也。骖衡， 外挽蚓两马也。连蜷， 白蹄也。骄骜， 马行纵恣也。骑胶葛以杂乱兮，斑漫衍而方行。撰余辔而正策兮，吾将过乎句芒。骑， 奇寄反， 胶葛，一作· 葛， 音同， 以一作其。漫， 莫半反， 一作曼衍， 弋浅反。行， 叶户郎反。句一作钓。胶葛， 杂乱儿一日， 犹效加也。斑驳， 文也。漫衍， 无极儿。句芒， 木神也。月令东方甲乙， 其帝太皋， 其神句芒。注云： 此木帝之君，木官之佐， 任自古以来， 著德立功者也。历太皓以右转兮，前飞廉以启路。阳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径度。启， 一作烛。其， 一作亦。径， 一作径。音义同。太皓，即太皋也。始结罔罟， 以畋以渔。制立庖厨， 天下号之为庖牺氏。飞廉已见骚经径直也。风伯为余先驱兮，氛埃辟而清凉。凤凰翼其承旗兮，遇蓐收乎西皇。为去声。先， 一作前。氛埃， 辟， 一作辟氛气， 辟， 必亦反。西方庚辛， 其帝少皓， 其神蓐收。西皇， 即少昊也，《左传》曰： 金正曰蓐收。临彗星以为兮，举斗柄以为麾。叛陆离其上下兮，游惊雾之流波。临， 一作槛。，即旌字。一作旌。麾， 呼为反。叛， 音判。波， 叶补， 基仄。斗柄， 北斗之柄， 所为勺也。麾， 旗属， 叛缭隶， 分散之儿。•嗳日逮其日党莽兮，召玄武而奔属。后文昌使掌行兮，选署众

八千八百四十五卷

神以并毂。暖， 音爱。日逮， 音逮。一作[日奄]。上， 乌感反。下， 于计反。一作黔[黑刂]， 上音[日奄]， 下徒感反。[日党]， 音傥。莽， 莫朗反。属， 音烛。暖逮， 昧暗也。[日党]， 日不明也。玄武， 北方七宿， 谓龟蛇也。位在北方， 故曰： 玄身有鳞甲， 故曰： 武支昌在紫微宫， 北斗魁前六星， 如涯形。路曼曼其修远兮，徐弭节而高厉。左雨师使径待兮，右雷公而为卫。曼， 莫干反。修， 一作悠。徐一作飒， 径待见骚经而一作以。厉， 凭陵之意。欲度世以忘归兮，意恣睢以担挢。内欣欣而自美兮，聊愉娱以淫乐。欲上一有遂字， 欲下一有远字， 一有遂字。恣如字， 人千咨反。睢， 许鼻反。担， 居桀反。挢， 音矫一云上丘列仅下居庙， 仅而一作以淫， 一作自庆叶王教反， 度世谓度愁尘世而仙去也。恣睢放肆也。提挢轩聚也。淫乐乐之深也。庄子曰： 就居无事， 淫乐而欢是也。涉青云以泛滥游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怀余心悲兮，边马顾而不行。一无以字， 一无游字。行， 叶户郎反。边， 旁也， 谓两骖也。思旧故以想像兮，长太息而掩涕。汜容与而遐举兮，聊抑志而自弭。以一作而， 像一作象， 汜与泛同。屈原， 谓修身念道， 得遇仙人托与俱游。周历万方， 升天乘去， 役使百神， 而非所乐， 犹思楚国， 念故旧欲竭忠信以宁国家。精诚之至， 德义之厚也。指炎帝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览方外之荒忽兮，沛汪洋而自浮。神一作帝， 疑一作娱， 览一作觉。汪， 摩朗反。洋， 以养反， 一作罔象。浮， 叶扶毗反。南方丙丁， 其帝炎帝， 其神祝融。南疑， 九疑也。沛流儿， 汪洋， 水盛儿。祝融戒而跸御兮，腾告鸾鸟迎虑妃。张咸池奏承云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玄螭虫象并出进兮，形虬则逶蛇。雌霓便娟以增挠兮，鸾鸟轩翥而翔飞。音乐博衍无终极兮，焉乃逝以徘徊。而跸御， 一作其还衡。歌， 叶居攴切。令， 一作命。冯， 一作凭。螭， 丑知反。象一作蟓， 似两反。玄螭虫象并出进， 一作列螭象而并进。，于九反。虬， 巨九反。蛇， 一作迤霓五历， 五结二反。说见骚经。便， 昆连反。娟， 于缘反。《尔雅规》引作[女便女不]， 音同挠， 而照反。轩， 一作骞，间音同其字， 以鸟。翥， 音庶反。焉， 尤虔反。逝， 一作游， 非是。以， 一作而。跸， 止行人也。御， 御也。咸池， 尧乐， 承云， 黄帝乐也。又曰颛顼乐， 人曰有虞氏之乐。无所稽考， 未详孰是。二女， 娥皇女英也， 御侍也。九韶， 已见骚经。湘灵， 湘水之神也。海， 若海神号。《庄子》有： 北海若冯夷， 水仙， 庄子亦云： 冯夷得之以游大川。又曰： 河伯也。象《国语》所谓水之怪。龙， 同象也。虬盘曲儿， 便娟轻丽儿。挠， 缠也， 翥举也。博衍， 宽平之意。焉， 语辞也。舒并节以驰骛兮，卓绝垠乎寒门。轶迅风于清源兮，从颛顼乎增水。连敕角反， 一作踔，敕孝反。门， 叶弥， 巾反。轶， 音逸。源， 一作凉。卓， 遽也。绝垠， 天之边际也。寒门， 北极之门也。轶从后出前也， 迅疾也。北方壬癸， 其帝颛顼， 其神玄冥， 北方地寒故有增积之水。历玄冥以邪径兮，乘间维以反顾。召黔嬴而见之兮，为余先乎平路。黔， 其炎反， 嬴， 从羊， 伦为反。一从女， 余轻反， 未知孰是，

然二字《史记》作含雷《汉书》作黔雷， 则当为从羊之羸奚。先下一有道字。间维补引《孝经纬》曰： 天有六间， 黔羸旧说， 天上造化神名， 或曰： 水神。皆怪妄之说， 不可考矣。经营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漠汉， 乐歌作幕缺， 一作阙。六漠， 谓六合也。列缺， 天隙电照也。大壑在渤海东， 实堆无底之谷， 名曰归墟。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倏忽而无见兮，听惝怳而无闻。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峥锄耕反。嵘， 音宏， 一作营寒。一作间， 叶无巾反。峥嵘， 深远儿寥廓， 广远也。惝怳， 耳不谛也。《列子》曰： 泰初者， 气之始也。庄子曰： 泰初有无无有无名， 屈子本以来者不闻为忧， 而愿为方仙之道，至此则真可以后天不老而凋三光矣。下视人世， 雍盎之间， 百千蚊蚋须臾之顷， 万起万灭何足道哉！ 何足道哉！ 司马相如作《大人赋》多袭其语， 然屈子所到， 非相如所能窥其万一也。

【元王景初兰轩集】《拟远游赋并序》：昔予南游，遇刘陵川于亳社之泮宫，因诵旧著诗文数篇以求指教，刘喜谓座客曰：是子颇有气象，将来可望，惜吾之老而力弱不能振也。命酒因语及《楚词》篇日，且叹屈原之文词，而哀用其忠，因谓仆曰：子为我拟赋

原藏北京图书馆

《远游》一篇来。仆辞不敢，刘曰：吾姑试子宜无辞，遂明日呈此，盖以述原之情，有志而不遂，亦儿辩代原之意，而亦以自寄云。时至元三年冬十一月也。先王讳方字，元卿时年七十矣。邈鸿荒忽已远兮，望前修而莫及。仰六圣之玄风兮，怀三皇之淳德。役精魂于千载兮，曰予希其仿佛。忽翩然而下坠兮，心滔滔而何极。悲斯世之沈浊兮，背驰余而莫偶。既醉酒以昏酣兮，又中风以狂走。亮纷华不可长兮，独冲澹以自守。惟天地之漫漫兮，浩变化之无穷。哀吾生之促迫兮，寄瞬息乎其中。思远游以舒愤兮，超逍遥以长终。夜营营而无寐兮，昼郁郁其不乐。仰浮云之缥缈兮，愿轻举而无托。精神忽其流荡兮，离人群而高逸。云为车而风为马兮，召飞廉以执辔。八龙婉婉以前导兮，云济予乎西北。过玄武而至太微兮，问琼宫之所在。排阊阖以径度兮，庆天皇之佳会。叩玉阶以对扬兮，陈下土之迫隘。激微忠而抗音兮，愿乾坤之交泰。令云雨以飞扬兮，降膏泽之滂沛。饱四海以元精兮，饮群生以沆瀣。吐微诚之未终兮，惊群公之谲怪。令丰隆之奏技兮，振天鼓之砰磕。中郁陶而莫遂兮，还余车而言迈。视人寰不足留兮，余将观乎方之外。乘青阳以东游兮，过广成于崆峒。问道德之微言兮，愿开予之所蒙。曰道不难授兮，将其人之难得。粗者不可传兮，尚安语其所极。其大无方兮，其小无内。无[illegible]其志兮，无乱其气。顺开阖于阴阳兮，法化育于天地。澹逍遥以无为，使精神之得一。可长生而超化，斯道真之所贵。受微言而拜谢兮，闻神丘而遂阻。涉清海之漫漫兮，访潜龙之幽居。入珠宫与贝阙兮，世莫知予之所为。召海若兮，邀虑妃。歌天吴兮，舞冯夷。吸翠霞之夭矫，服明月之流离。虽极乐而非余志兮，告潜龙以俱行。志参差以叛涣兮，怅遐举而独征。过弱水而超扶桑兮，至神丘而一息。从王乔与琴高兮，娱青春以游戏。荣华之不足恃兮，恐六龙之跟蹉跎。留余车于昆山兮，饮余马于云河。登阆风以回顾兮，哀神而旷荡下茫茫而不见人兮，蔽林峦之苍莽。怅故乡之若斯兮，吾归来而何。望情依以迟迟兮，心悠悠以漾漾。思重华而南征兮，正予冠而翱翔。骖紫台之青鸾兮，驭丹穴之凤凰。清风过洞庭兮，倒影凌潇湘。夕沐浴于汤谷兮，振兰衣与菊裳。晨谒帝于苍梧兮，问理国之大方。曰礼乐以为资兮，道德以为章。举贤而授能兮，安天下于岩廊。夫惟圣哲以长茂兮，何后王之多僻。违先民之度程兮，伥冥行而自遂。拔兰茎而不树兮，畎畋纷其荒秽。欲永诀而不忍兮，聊逍遥以游世。访神人于姑射兮，探禹穴于会稽。从四子于汾阳兮，观大道之所归。径流沙而西渡兮，夕予宿乎三危。履大禹之所经兮，窥神功之伟奇。涉虞渊而越赤水兮，路不周以左转。召辱壮使前驱兮，承西皇之宠饯。谒颛顼于玄都兮，心娱乐而忌返。悲虹霓之拥隔兮，怅灵光之浸远。越昆仑而超玄圃兮，临旧乡而顾怀。御房精而卫太岁兮，载霓旌与云旗。乘飞龙之缥缈兮，澹超然以无为。饱群圣之道德兮，醉天地之会滋。精淳粹以晔茂兮，神沦幽而入微。侣太初而友混元兮，还及君之未哀。乱曰：翩冥冥兮，愁相纡。览青春兮，不可娱。纵我步兮，高驰驱。御列缺兮，鞭雷车。西昆仑兮，东海偶。入海簸，弄明月珠。归人寰兮，悲隘陋，餐六气兮延我寿，

周六漠兮超八荒。志不遂兮空翱翔。思攀琼宫谒六帝，遣巫咸兮归下世。平阴阳兮正春秋。宣淳风兮被九州。泽渐四海兮淡悠悠，荡我愤兮舒我忧。还精神兮从君游，获我所兮夫何求？【宋李忠定公集】《续远游赋》： 《远游》章句，文采环丽，于骚辞中最为有理致者，予方以金仟氏之书，洒濯其心，慨然思往见之作，《续远游赋》以寓意焉。其辞曰：悲尘寰之喧卑兮，愿远游以自适。恍形止而心驰兮，托梦魂而有得。漠虚静以无为兮，绝氛埃而

八千八百四十五卷

奔逸。登太山以小天下兮，望沧溟而笑河伯。走苍梧于南荒兮，过崆峒于西极。忽神马而尻舆兮，历万里而一息。曾不足以慊吾之志兮，将往游于广漠之国。会万期于须臾兮，步八　于咫尺。观天地之所以浮沈兮，究日月之所以出入。爰整吾御兮，驾言西之左。王良而右伯乐兮，服山子而骖盗。骊陟阆苑于昆仑兮，见王母于瑶池。听白云黄竹之歌兮，不胜其悲。回车竭来兮，巡海之涯闻。海中之神山兮，有方丈与蓬莱。六鳌举首以迭戴兮，仙圣飞腾而往来。泛陵波之巨航兮，操五种以自随。风辄引舟而不可到兮，怊惝况而伤怀。乘风御气兮，造夫天关。抵营室历阁道兮，是为紫微之垣。执招摇步瑶光兮，瞻太一圭肃钧陈乎帝傍。玉女投壶而笑兮，雷电石以腾奔。虎豹守关而不可入兮，虽欲自达而亡因。怅吾将谁适从兮，其惟西方之圣人。严清净之佛土兮，辟广大之法门。目净修广如青莲兮，舌相广长而无不闻。以一音而演说兮，普滋发于诸根。宝树森以行列兮，天华散而缤纷。菩萨声闻环以围绕兮，天龙八部俨以威神。倏一念而往诸兮，稽首礼足而钦承。俾化人以导予兮，华藏于无垠。从一佛国至一佛国兮，若河沙与微尘。咸广博而严净兮，羌难得而备。云回神五浊恶世之众生兮，若一器之聚蚊。况惊悟而永叹兮，何所梦之明明。览六合而游十方兮，鲁弗离乎一身。

【崔宫教集】《太白远游》：　《太白远游》者，崔敦礼所作也。太白在天宝间，当高力士杨国忠之徒用事，不能免首以同俗，浮游四方浪迹自肆。咏歌之际，类多托配仟人与俱游戏，周历天下，放意寥廓，无所不至。然太白岂无意于世者？忧思愤郁假以自适，其屈原《远游》之意欤，敦礼游当涂，吊青山之墓，因集其言，隐括为《楚词》。命其将何之兮，寻范居士怅飘忽而徂征。《准阴书怀》天生材以有用兮，《将进酒》思逢时而经纶。《梁甫吟》苦思规而媒劳兮，《答裴侍》御坐长叹以抚膺。《蜀道难》难聚族以争食兮，凤孤飞而无邻。《鸣皋歌》草隐于深谷兮，层丘蔽以苍榛。《古风》骅骝拳而不得食兮，蹇驴得志以鸣春。《答友人》蜓嘲龙兮，鱼目混珍。嫫母衣锦兮，西施负薪。《鸣皋歌》世道有此翻覆兮，《感秋》谁察余之坚真。《雪谗》块独处此幽默兮，《鸣皋歌》乃龟息而虬蟠。《孟少府书》不旷荡以纵适兮，何拘挛以守常。《大鹏赋》将倚剑乎天外兮，欲挂弓于扶桑。《孟少府书》以倥偬而为巢兮，以虚无而为场。《大鹏赋》连以大风之举兮，假以摩天之翔。《杨右相书》前期浩乎漫漫兮，敬亭山浮四海而横八荒。《孟少府书》赤玉写以东上兮，烟苍苍其逢山。《古风》逢羽人于天门兮，方瞳好其容颜。遗我书以鸟迹兮，读不间而三叹。《游太山》偶然值乎青童兮，绿发双双其云。鬟笑我学仙之晚兮，嗟跎凋乎朱颜。《游太山》玉女飘飘而下兮，遗我以流霞之杯。稽首拜而自愧兮，弃世何其悠哉！《游太山》随风恣其飘扬兮，《古风》不知东走之迷。《赠范金卿》忽抚己而自笑兮，《古风》问南登之路岐。《灞陵行》采姹女于江华兮，收河东于清溪。《送权十一》卧香炉以食霞兮，《书怀》窥石镜而心清。遥见仙人于彩用云兮，把芙蓉于玉京。期汗漫于九埃兮，接虞敖

于太清。《虞山谣》采兴任夫所适兮，《叙旧》鸣驺忽其西驰。《送刘副使》栽苦木于西海兮，《上云乐》采琼蕊乎昆山。《古风》揖叔卿于云台兮，恍恍凌乎紫冥。《古风》饮玉浆于丹丘兮，备洒扫以明星。《西岳云台歌》赤松借予以白鹿兮，挟两龙以相从。《古风》传秘诀于韩众兮，精诚与夫天通。《登天柱石》西上既穷其登攀兮，《登太白峰》云飘然而无心。《酬王司马》八极可以神游兮，赋大鹏于北溟。激三千以崛起兮，向九万而迅征。《大鹏赋》访广成于至道兮，问大块之幽居。掇玄珠于赤水兮，天下不知其所如。《大猎》凌云霄以直上兮《南轩松》入无穷而遗形。《登天柱石》骑日

原藏北京图书馆

月以羽化兮，翼鸳鸯而云行。《敬亭山》出宇宙之寥廓兮，《孟少府》羽士阊阖之峥嵘。《大鹏赋》载长云之河车兮《获龙引》十二楼与五城。《书怀》登真朝于玉皇兮，《赠从弟》赐琼浆以玉杯。《古风》听天语之察察兮，《明堂赋》廓如云而天开。《叶和尚赞》天地同乎枯槁兮，《宋少府》生世如乎转蓬。《效古》君化为猿鹤兮，小人或为沙虫。《古风》营营所求兮，《古风》鸡鸣趋乎四关。《古风》十步而九太行，《瓦屋山》世路多乎险艰。《古风》传其语以铭骨兮，《古风》永愿辞于人间。《望庐山》忽魂悸以魄动乎，《游天姥》即归路而长叹。《献当涂罕》转天车于六龙兮，《赠裴十七》云骈下而飘翩。《春日行》风为马兮霓为裳。《游天姥》靡星旃兮，《大猎赋》回鸾车，《游天姥》烛龙御光以照物兮，列阙挥鞭而启途。[疑欠]翳景以横翥兮，逆高天以下垂。《大鹏赋》望四海兮何漫漫，《古风》长相思兮在长安。《长相思》复长剑而归来兮，《寄丹丘子》谒九重之天门。《赠从弟》白日照吾之精诚兮，《渠甫吟》效剖思乎越兮，越禽不恋乎燕。《古风》流波思其旧浦兮，落叶附于本根者也。《谢赴行在表》

【文苑英华】《李华送薛九远游序》：士之舒羽毛，宣声调，不在高位在有道。目王允，玄晏，发左思，名盛当时，价压百代。薛都乡以夷澹养，素以文章导志，自浙右游湖左，一句一韵，遍于衣冠，江山为之鲜润，烟景以之明灭，其余性情所得，盖占之人欤南阳有略，兼有道之高玄，晏之道论，其措意，则王允左思岂其远乎？惠然访，余告以行迈，将棹溪吴越，濡札江峤，东南胜事，落尔胸中，况为诸侯上滨，知大夫之官族古所贵勉之哉！病叟李遐叔赠。

【翟忠惠先生集】《东坡远游》并序：龙眠居士尽东坡先生黄冠野服，据矶石横策而坐，子由闻而赞之，始公在北门，某为童子欲见公而公出，定武复旋谪儋耳，竟不及见公之南也。其门人皆在坐，怃然流涕。某笑之以谓儋，臭居绝正，如龙眠所见。置公于水间一石耳。安知造物者不故使之遗世绝俗，以全其天乎？仲尼乘桴浮于海，又欲居九夷。彼遭世不用，顾有不能忍以去父母之国，而终其身无意于斯世也。况公以君命独安适而非此者欤，必将俯万物而磅礴一世尻。舆神马挟宇宙而随其所如，往世之人自以为爱者之悲而恶者之善，果何足以病公哉！然士无贤不肖，皆曰：东坡之门人唯某未之识，伤后生不复见，其余风遗烈与之并世，犹若此，况读其书，追其人于千载之上。呜呼！天孰能使余不遇哉！虽然得其像而朝夕见之，亦足以为之师矣。始之赞而子由已尽其略，复为东坡《远游赋》云：吁差先生，逝将去此兮，四方慨其何从。超虚无以上径兮，袭一气之鸿蒙。乘飞霆而跨箕尾兮，与汗漫而相期。纷属车之骖乘兮，驾六龙而逶迤。酌匏尊以自觞兮，整天汉之流源。挟须弥而纳芥子兮，恒游戏于其间。形骸付于电泡兮，变诡幻之厅服。乱焦螟于蚊睫号，骋蜗角之蛮触。何乡

其无上下兮，乐容与而澹忘归。回车独来兮，忽何所见。宛在水之中坻。乘云舆与宝璐兮，俨黄冠而葛巾。狭一世邈无人兮，吾将自弃于鱼鸟。窥游鲦之闯萍兮，送飞鸿之西矫。湛扬扬其独存兮，郁山林之深渺。驰余神于霄梦兮，径从公而往游。抟扶摇之九万兮，历九疑而望崇丘。俯黄州之旧邦兮，雪堂岌乎临皋。望东坡之美人兮，枕滩流而漱松醪。哀余癯以好修兮，使哺啜其酉离糟。觉遽然涕垂膺兮，像漠乎其无言。有无变化吾谁执兮。莽其乘风云而上天。诵斯文以卒岁兮，犹足以续远游，而赋超然者也。

【刘将孙养吾集】《送彭希吕远游序》：古之人盖未有安居而为士者也，岂惟历聘之世为然。后之言士者，类不讲于古今故，第以结轸驰骋者，为游士而游。几若士所讳，不知

八千八百四十五卷

古之所谓士者，往往皆尔。乡举里选一定其为士，未有不升之朝著，交于天下士者也。惟科举行，士始有不出乡者，然亦惟东南百余年偏安士著使然。当其盛时，如欧阳公，二苏公，皆驱驰跃履，执质四方，八至于京都，各取开封解送，皆非举于庐陵，举于眉山也。欧公遇萧公于翰林，二苏遇张安道于成都，皆道遇知己，相因依为千载党。数公者，以其才低徊于岷峨之下，江湖之间，未必声光一日隐，然动四海如后来所观也。人才与世道交为用，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识时务者谓俊杰，而岂抱膝山林徒仰屋浩，叹以为曷不如古之人。古之人哉！此予于彭君希吕之远游也。慨然言之，于是希吕行且止者娄矣。希吕为吾先君子须溪先生之门人，盖称其才望，其达十年前为叙送之举金台郭生意，当乘风破浪何所不极，顾犹在此耶，鹏之运于天池也。培风者六月息，庄周者宁惟寓言且实以百里之宿。春三月之聚粮毛耶，翮耶胡不我施此草庐。梁甫之咏，与中夜曼曼之歌，其恨惋一也。《易曰》：系小子失丈夫，孰使希吕之才，而岁月如流，未遇知己者，非系之者累之哉！前史有言北方高凉，西方强仕，南方卑湿，三十以往，便为己哀。此真爱惜人物之言也。朝气几何相看遽晚所为区区举此，盖欲希吕之勇于行而有志于用人者，亦为斯言而动心也。

【国朝何瓔庵集】《送詹玉峰远游序》：孟子有言：术不可以不慎。夫者之道，固止于仁义，至于曲艺之小亦必求其近于仁义者而焉，庶几不失其本心而后可耳。吾邑士玉峰詹君，儒者之裔，世为于仁义者也。君读书力学，不求用于世，乃游地艺以养其心，犹庶几有以济世焉。故蚤岁究岐黄之术，尤精于碱砭•镣，以己人之疾。又读郭下璞书，善相山水气脉之会，以治葬卜宅为人致昌盛蕃衍之效。之二者：一以卫生，一以藏往，皆近于仁义择术，所宜先者，君特笃志于是焉。君居邑固齿于耆硕。大夫之贤者，每访以治道，从容开说，益于民者多矣。犹以不能博其所施，方将挟其艺以游于外，盖惟恐其德之不广被于人，而非有一毫利欲之心者也。宜乎知之者益众，信之者益笃，非特争迎取养而亻奚君之至，有若望于父母之慈者矣。比年以来以斯艺衣食于四方者至众，然皆驾奇说以眩众目，往往言与行违，术与义乖，求若君之厚善专悫者，盖鲜况君之言。尝曰：他人之身，犹吾身也，而岂可不慎以陨其寿命乎？他人祖宗犹吾祖宗也，而其可不慎以废其宗祀乎？是则君之心术，犹有在于学术之外者，观者又乌可以为曲艺之小而忽之哉！必要为仁义之归，是君之志也。予惧知君心者未悉，故序以赠焉。

【龚学文鹅湖集】：朱空谷远游序：有为老氏之言者曰：空谷由浙右来，谒余于学宫。

原藏北京图书馆

未几度，闽关游武夷访幔，亭宴曾孙之所，遂回玉溪将之龙虎，观鬼谷仙品之秘怪。又将濯足临汝，浮游盱江陟，华盖而揖麻姑于风雨烟霞之外。又将蹑舄阁皂振衣洪都，以谒许葛于白云之乡，是行也，岂不潇洒出尘随缘放旷？又何必曰：求师访友，学道寻真耶？然斯道也，在吾儒则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在。老氏则曰：道不远在身中在。佛氏则曰：汝若回光返照，密意却在汝边，此无他友，求诸己而已。庄周尝有言，逃空谷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今子汲汲之不暇，岂以足音之未闻耶？不然何其好游器器若此也。方今隆景昼赫，汗流沾衣，余每思得一丘一壑之地，坐茂树濯清泉琴鼓，南风中挂石壁，系职于官愿莫之，遂视吾子逍遥相羊，惟意所适，方企慕之不暇焉。若曰：朝南岳，暮苍梧，则又方后之流，未足与议于道也。于其行书以赠之空谷姓朱氏，名全虚空谷其号也。

【胡樗隐集】：送黄立诚远游序：儒生黄立诚踵门而请曰：总角读礼，知桑孤蓬矢，所以表男子之所有事，窃识之心不忘。今年逾弱冠而浮湛，里巷无以自见，欲及亲之康，宁遨游四方以遂其初志，吾亲既许之矣。先生幸赐之言以华其行，因语之曰：士之志，远游者非骋，吾所欲骛，纷华慕声利，将广其见闻，进德修业归为亲荣也。为亲者，孰不望其子之游卓然有立于世哉？所谓詹在侧而无离忧，亲之志不乐也。詹出游而有离忧，亲之志乐也。为人子者，以父母之心为心，必知所以显亲，所以立身矣。今子以英妙之年，抱有为之志，其游民，观夫名山大川之高深，古今人物之高下，寓之于目求之于心，其进何可量哉！过豫章而怀孺子之高风，望庐阜而企主君之遗躅，航岷流之浩渺，观万水之朝宗，维扬而看琼花，上蔡而采蓍草，神州赤县之壮，黄河大华之雄，车书之广，人物之懿，皆可悦乎心目，而廓见闻也。高歌慷慨抒其怀古之思，司马子长之游，不啻过也。抑尝闻孟氏之言而绎之曰：尊德乐义，游之本也。兼善独善，游有遇否，而道不易也。征诸斯言，先立乎其大者，远者，则吾子之游，无施而不可奚患乎锦衣归觐。叠拜高堂当举觞贺曰：子非复吴蒙足以悦亲矣。立诚曰：谨受教，遂书以遗之。

【吴徵支言集】：送乐晟远游序：吾会侍郎乐公《寰宇记》：一书行天下，然不深考，亦未有知其书之精者，侍郎生于唐之后，显于宋之初，在抚州登科记中，襄然为首，诸子诸孙科名相继施及宋末，贡举者，犹不绝一姓，文儒之盛，其吾乡之表表者与。晟，字幻诚，亦其苗裔也。好吟咏多伎能往年事，今翰林学士程公于闽中，公甚器重之，将繇江东淮东山东河北以游于四方，男子之志也。经所历山川风土了了在目，有以徵先世之书，真可无忝于其祖矣。匪特予嘉之也。出门同人嘉之，嘉之又嘉之者，奚翅十百千万其人哉！

【刘仁本亦玄集】：题马易之远游卷跋：南阳马君易之，以至正六年游京师，朋侪不忍其离别，作为歌诗赠言以张之，至有托物寓意成图书，联篇巨轴实诸行李间，自浙江而[汴]淮，经雒访古河朔，感慨中原之墟盘桓两京之地，极游鉴以快于心目，有所得辄形赋咏，且获当世名公品题珠玉袭什以归，则江淮之难作矣。余观卷中姓名，多声闻相接，其间有拜显官位台鼎者，有沉郁下僚者，有得休致者，有物故者，有遁依品谷者，有尚骑旅者，有忠义死节凛乎若生者，有陷身逆虏终不免者，何十数年之间荣悴得失若是之不齐邪？第其文章翰墨，则皆为时所重。春兰秋芷，各具芳馨，炳然可掬。此余所以谛观而一喜一悲也。因为赋杂诗一十五首，各附题下并卷归之，异时当为马氏青毡矣。天台刘仕本识。

八千八百四十五卷

【乐府诗集】：曹植《远游篇》：　《楚辞·远游》章句曰：悲时俗之迫扼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王逸云：《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困于谗佞无所告诉，乃思与仙人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至焉。周王褒又有《轻举篇》亦出于此。远游临四海，俯仰观洪波，大鱼，若曲陵，承浪相经过。灵鳌戴方丈，神岳俨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戏其阿。琼蕊可疗饥，仰漱吸朝霞。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将归竭东父，一举超流沙。鼓翼舞时风，长啸激清歌。金石固易弊，日月同光华。齐年与天地，万乘安足多。

【宋朱晦庵集】《远游篇》：举坐且停酒，听我歌远游。远游何所至，咫尺视九州。九州何茫茫，环海以为疆。上有孤凤翔，下有神驹骧。孰能不惮远，为我游其方。为子奉尊酒，击铗歌慨慷。送子临大路，寒日为无光。悲风来远壑，执手空徊徨。问子何所之，行矣戒关梁。世路百险艰，出门始忧伤。东征忧阳谷，西游畏羊肠，南辕犯疠毒，北驾风裂裳。愿子驰坚车，蹚险摧其刚。峨峨既不支，玷玷谁能当。朝登南极道，莫宿临太行。睥薛睨即万里，超忽凌八荒。无为蹩足终日守空堂。

【范叔中大雅集】《远游篇》：仙人手把金芙蓉，邀我上陟莲花峰。两眼注入沧溟东，浮去遮断扶桑宫。白日西飞恐成晚，架天五色横长虹。凤凰仪羽备珍彩，欲集不集无梧桐。冥冥杳杳脱罗网，亦有数点南飞鸿。怒鲸崔嵬鼓鳞鬣，浪中玷屑多砂虫。从今唤起人中龙，披虎豹，谒九重。舞干羽，息武功，泰和世上皆春风。是时勒留鼎锺，左招黄绮，右赤松，长歌归去来山中，长歌归去来山中。

【马碧梧玩芳集】《读远游篇》：愁来高诵《远游篇》，度世长生岂可传。物变无穷身老矣，一难八谷又新年。

【曹勋松隐集】《远游篇》：少年重意气，辞家远行游。高谈[illegible]卿相，峻节凌九秋。仗剑谒明主，挟策干诸侯。众目宝康瓠，明月难暗投。骅骝困短步，翻为驽马羞。虚名不足慕，抗迹追浮丘。至言发深省，遐览隘九州。书功佐天政，美恶无不筹。麾幢周四表，骑卫罗天驺。箫鼓鸣清歌。解驾沧浪洲。金石易消朽，生死真蜉蝣。

【国朝刘基覆韵集】《远游篇》：三山六鳌背，翠水挟桑束。鸡鸣上海日，海面玻璃红。仙人骑鸾凤，呼我游云中。云中有金阙，谓是天帝宫。明星列两藩，琪树光玲珑。太一坐端门，白发映青瞳。授我玉篆文，赤蛇蟠九虹。出入元化先，寿命齐老童。因逢青鸟使，遂造东王公。素女如莲华，歌喉弦管同。顾盼动环佩，振迅若轻鸿。化为

五色光，倏然随长风。

【唐韩昌黎诗】：远游联句：樊曰： 远游， 送东野之江南也。联句， 凡四十韵。东野二十公十九， 李习之一， 习之之诗， 见于世者此而已。大率诗非其所长也， 习之李翱也。别肠车轮转，一日一万周。郊离思春水泮，澜漫不可收。愈驰光忽以迫，飞辔谁能留。交耻之讵灼灼，此去信悠悠。翱取或作前楚客宿江上，夜魂栖浪头。栖或作捷晓日生远岸，水芳缀孤舟。村饮泊好木，饮或作馆方云； 东野《幽居诗》有：嘉禾偶坐酌芳， 阴庇清弹， 馆字非也。野蔬拾新柔。独含凄凄别，中结郁郁愁。人忆旧行乐，鸟吟新得俦。郊忆旧方作意忆， 新方作忻皆非是。灵瑟时，零猿上， 于金切。零云， 覆日也。零猿， 谓猿在云间也。夜啾啾。愤涛气尚盛，恨竹泪空幽。长怀绝无已，多感良自尤。即路涉献岁，归期眇凉秋。两欢日牢落，孤悲坐绸缪。愈观[石]忽荡漾，叩寄独冥搜。鲸吞明月，裴氏《广州记》鲸鲵目郎明月珠。浪鸟没大沤。音瓯， 浮沤或作浮。我有一寸钩，欲钓千丈流。良知忽然远，壮志郁无抽。郊魍魅暂出没，魅或作

原藏北京图书馆

魉蛟螭互蟠。力幽切， 幽， 龙儿。昌言拜舜禹，举[马风]音凡， 船中幔或作帆。凌斗牛。吴楚分野在江南。怀糈下音所《离骚》坐咸将夕降兮， 怀椒糈而要之。糈， 精米， 所以飨神屈原五月王日自投泪罗而死， 楚人哀之， 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方去语见《离骚》祭神米也， 蜀作精， 非是。饭贤屈，乘桴追圣丘。飘然天外步，岂肯区中囚。愈肯或作有楚些苏个切。楚语助辞。待谁吊，贾辞缄恨投。翳明孙曰： 谓掩翳其明也。弗可晓。弗， 或作不。秘魂安所求。气毒放逐域，蓼荼蓼芳菲花开儿畴，田畴。杂芳菲畴。当春忽凄凉，不枯亦飕[风留]。貉谣众猥款，貉或作[多白]或作谇， 方从杭。蜀， 本云款， 音鸟来切。《楚辞·九章》款秋冬之绪风。又扬子始皇方猎方国， 而翦牙款。王逸曰； 款叹也。方言曰： 款然也。南楚凡言然曰款， 元次山有款万曲，亦者霭。今按方说是也。款《说文》亚： 改切， 又鸟米切， 应也。《史记·项羽纪》：作唉， 亦音鸟来反。《说文》同。黄鲁直读款乃为[矛奥]霭误矣。今或写作款字亦误乃知当音[矛婴]也巴语相咿[口幽]。与嘎同方去： 字书无幽字， 公寄王学士， 用咿嘎字， 征蜀联句， 用咿呦字考之， 字书咿嘎为正。默誓去外俗，嘉愿还中州。江生孙曰： 水微涨也。行既乐，躬辇自相。音留， 孙也， 并力也， 躬辇自推车， 樊曰： 言水行可乐， 则躬辇为劳矣。饮醇趣明代，味腥孙曰： 醇谓醇， 德以酒为喻， 故云饮醇， 明代盛世也。腥， 楚越之食也。谢荒陬。郊， 陬隅也。驰深鼓利楫，趋险惊蜚[车酋]。蜚或作飞。系石沉靳尚，安《楚辞》上官大夫靳尚， 楚之谗臣， 谮屈原于怀王者。开弓射[丹鸟口殳]。孙曰：《史记》[丹鸟口殳]即驴兜， 字《古文·尚书》亦以驴儿为[丹鸟口殳]， 尧放之于崇山， 靳尚[丹鸟口殳]皆在南方， 恐其为鬼为祟， 故欲沉射之也。路暗执屏翳，上，步丁切。樊曰： 司马长卿《大人赋》：时若暧将混浊兮， 召屏翳戮之伯刑。雨师将雨路暗， 故欲执屏翳戮之。应邵曰： 天神使也。波惊戮阳侯。樊曰： 扬雄反《离骚》云： 陵阳侯之素波兮， 岂吾累之独见。许应劭曰： 阳侯， 古之诸侯， 有罪自投江，其神为大波。广泛信缥缈，高行恣浮游。外患萧萧去，中悒稍稍瘳。振衣造云阙，跪坐陈清猷。得风变谗巧，仁气销戈矛。人或作和方云， 神气见《礼记》名声照四海，淑问无音休。音或作肯方云： 音古时字作肯误也。归哉孟夫子，归去无夷犹。愈晋右《思吴都赋》：轻禽狡兽周章， 夷犹夷。犹， 犹豫也。《楚辞》：君不行兮， 夷犹归去。方作君归， 或作归兴。

【元国朝文类】：袁裒远游联句壬寅冬， 与伯长同留姑苏时， 伯长将赴都。海鹏跨南云，一去扶浩荡。宛驹踏北雪，绝足追罔象。桷霄征车载脂，明发灯在幌。行迈念悄悄，离愁怀养养。哀违吴始接浙，过越犹指掌。虹网结长思，羯鼓促新响。觞至不复辞，桷驾逸谁能彷。明堂企栋梁，武库须涤荡。材同瑚琏英，裒学愧蓬麻长。大施朱弦清，小荐金茎沆。云间鹤孤唳，桷天外鸿横上。晓舱斫轻冰，午店憩平壤。追攀

瞰烟涛，裒少历走尘鞅。清淮桥[illegible]，薄雾裘[illegible]。风台牛一鸣，桷日观鸡三唱。团桑沃如盖，宿草乱如[illegible]。青帘客沽酒，裒素鬣渔收网。心观洙泗流，眼豁恒岱夹。追程骑侵云，桷劝耕农植杖。俗厚喜丰登，气侠存慨慷。伊河既东流，裒维斗复北仰。谁云风土殊，始觉宇宙广。骨耸终超腾，神清谁[illegible]况。钧天梦岂真，桷广寒步空想。铢衣入阊阖，芥粒视比[illegible]。千官紫府荣，九奏彤庭畅。离文剪金炬，裒展簇天仗。清都逾咫尺，弱水谩方丈。绛旗去雾开，宝扇日月晃。仁声被八表，桷德意昭群枉。泥检极封崇，芬[illegible]严胀[illegible]。瑞气蔼重重，泰阶瞻雨雨。驰峰出天厨，裒袅号锡中帑。鸣珂接后彦，正笏远偏党。德人笑采芝，逋客弃拾橡。茅拔要有方，桷矢来本无向。湘累但环词，越相仅金像。遭谗气从愤，得计身何往。岂如及承平，相与穷昭朗。君行出飘摇，我滞心[illegible]。轻霜著裘帽，裒微雪留草莽。离歌出蒹葭，古制却盆盎。先登匪一获，后至激孤奖。城南灯火深，桷塞北音书[illegible]。春风渐披拂，腊水将晃漾。诗成愈加险，酒尽未为强。双眸秋水炯，裒累语春波。荡经行度崎危，交友希倜

八千八百四十五卷

傥。羁游弃楚荒，远客怜齐创。光阴尺璧重，桷事业千金赏。行还雁塔题，复睹鸿都榜。时来戒步窘，事至勿技痒。脂韦本凡近，裒铁石乃忠谠。词林纳疵美，书田计荒穰。列仙会儒癯，群英极吏驵。陆生强咿嘎，陶令终肮脏。清心百千避，正色上帝飨。徒为捧心施，莫学画眉敞。功名要无心，造物端有相。行行遂初志，操持记畴曩。桷

【杜工部诗】《远游》：江阔浮高栋，云长出断山。尘沙连越隽，风雨暗荆蛮。雁矫御芦内，猿啼失木间。弊裘苏季子，历国未知还。梦符曰：《唐志》：越隽， 剑南道也。洙曰：《国策》：苏秦， 字季子， 说秦王不行， 黑貂之裘弊。贱子何人记，迷方著处家。竹风连野色，江沫拥春沙。种药扶衰病。吟诗解叹嗟。似闻胡骑走，失喜闻京华。

【郑谷诗】《远游》：尖湖犹足事，食宿戍鼙喧。久客秋风起，孤舟夜浪翻。乡音离楚岸，庙儿入湘源。岸阔凫医殳小，林垂橘柚繁。津官来有意，渔者笑无言。早晚酬僧约，中条有药园。

【孟郊诗】《远游》：慈鸟不远飞，孝子念先归。而我独何事，四时必有违。江海恋空积，波涛信来稀。长为路傍食，着尽家中衣。别一作烈剑不割物，离人难作威。还行少童仆，驱命名无是非。为性玩好尽，积恶心绪微。始知时节驶，爱一作戾日非长辉。

【唐厉霆诗】《送济翁邵明府远游》：杨柳起秋色，西风已度关。碧溪飞白鸟，红树带青山。此会偏相语，孤游且未还。所思江海上，宛在市朝间。

【宋周邦美成清真集】《远游》：淮西渡两浆，江左随一鸥。若嗟波涛窄，所至胶吾舟。借问舟中人，流转何时休。帆高风色利，欲止不自由。传闻弱水外，鼎立三神丘。鼓木世未可到，载行有潜虯。扶桑睹浴日，阳精熟东流。万族呈秘怪，九土皆飘浮。送者安在哉？吾往不可求。岂比鸱夷子，并湖名远游。

【胡铨澹庵集】《远游》：萍迹长泡转，天涯到处家。芳菲云过雨，聚散手抟沙。且唤陈惊坐，共寻留子嗟。酒狂从旷荡，汉吏要无华。

【僧文王向诗】《远游》：林憩无完室，舟行避恶滩。异乡为客久，浮俗定交难。草引春愁长，霜侵晓梦残。忽闻城角动，归思若为安。

【韩元吉南涧集】《远游十首》：我行蓬莱巅，挽首见月窟。谁言沧海深，涉之不濡[草]。颓波惊鱼龙，起舞相荡。从真为一笑，黄雾生绛阙。独来风中天，蹙踏波上月。东隅有神人，被发两日丹。手擎扶桑枝，腾光射乾坤。朱鸟为前驱，火龙驾后轩。祝融不敢瞬，卫以千炎官，誓当扫霜霰，儿寓常不寒。雷出九地底，化为万鼓鼙。豕首柄石斧，刳然四海驰。夔墟与罔象，捎扶靡有遗。无私乃帝令，风雨多随之。苟能仆夷伯，何恐儿女为。紫皇宴琼台，凤舞鸾且歌。翠鬟两仙女，倚歌奏云和。秀色炯双璧，晴云滟秋波。曲终顾我笑，奈此人间何。赠以白玉环，绸缪期匪他。大钧转一气，急毂无停辕。是非与生死，胶扰于其间。朝昏互变灭，倏已千万年。岂知达道人，直作须臾观。天地本无物，置之奚足言。海水赴大壑，雷奔堕空虚。大轮煽金刚，荡然为尾闾。一阖复一辟，乾坤犹户枢。万生保灵根，至神守虚无，尝以物所归，返观天地初。昆仑九万里，磅礴天地根。其下有玄圃，兹惟众仙门。翩然两白鹤，道我前飞翻。问津牵牛星，濯足洪河源。九关幸方辟，乘之游紫垣。巨轴载厚地，沉沉惟九幽。日月所不烛，鬼神或拘囚。负臣与支祗，亦为舜禹忧。[而见]彼世上儿，对面无奸偷。国章幸幸可脱，天刑此焉投。生死一大梦，梦觉谁当分。梦中既不了，虽觉何足云。天光发吾宇，澹然无朝曛。至鸟

原藏北京图书馆

乐不外假，至贵斯无文。求仙与学佛，举世徒纷纷。呼吸为阴阳，动静乃天地，犹然一身间，至理无弗备。苍龙驾白虎，昼夜分六气。坎离会精神，否泰本仁义。吾师不吾欺，持以御一世。

【文天祥集】《远游》：黄河流活活，太行高巍巍。十二山以东，百二山以西，邹鲁盛文献，燕赵多雄姿。右摩泰山牒，左蹑亟谷泥。郯辱吊周公，曲阜拜宣尼，或登广武叹，或上北印噫。平生几雨屐，汗漫以为期。结交天下士，要为男子奇，吴会偏王业，中原隔遗黎。安得与黄鹄，比翼天上飞。江河异风景，击楫感且欷。阳运进百六，兴否俄推移。桑田变沧海，楚囚发新悲。我本槛车客，为我解系维。青绳附天骥，万里相追随。人生尚行乐，矧复新相知，周道思下泉，王风怀黍离，富跚岂不愿，忧患那能持。人命危且浅，忽若朝露晒。长恐折我轴，中道炎差池。去我父母邦，我行且迟迟。听我远游曲，寄我长相思。

【漫游集】《远游》：远游元不为肥轻，随化乘流人造此生。万事悠悠何系我，白去一望众关情。不因身外苦多求，且向樽前赋远游。明月未应殊俗异，寒蛩更比故乡愁。关心老幼孤灯夜，入梦功名两鬓秋。何处溪山堪着我，新诗一首胜封侯。【江湖续集】：陈必复诗《远游》：关山劳眺望，宇宙忆经行。地隔南溟断，天低北斗横。高谯闻远析，孤枕历寒更。只影惟堪吊，殊乡鲜弟兄。罗椅诗《远游》：因梦吴云赋远游，江花扶柁水悠悠，半轮月散千山影，一叶舟胜万斛愁。天气渐于寒食近，春风只到牡丹休。水程孤冷难为夜，起吸沧江当折浮。

【陆游渭南集】《远游》：远游行复岁华新，嫩学刘郎问大钧。一点不蒙稽古力，十分合作臣云身。苦寒与酒顿增价，小雨为梅先辟尘。拟佩一壶江路去，花边醉堕白纶巾。少年游宦日，肮脏耻沉浮。见虎犹攘臂，逢狐肯叩头。力行虽自许，早退岂人谋。子年六十余即退闻故山小艇烟波上，飘然得远游。姓字不须通，从来号放翁。月明登署雪，木落过秋风。成都武担山暑雪堂归州已东县，江上秋风亭，皆绝景。处处题僧壁，时时臣钓蓬。始知侯万里，未必是英雄。壮年不作故山归，老去方知浪走非。挂日片帆吴赤壁，嘶风疋马青衣。交游虽广知心少，香火徒勤愿力微。堪笑只今成底事，青灯无恙且相依。老子平生喜远游，流尘不惜暗貂裘，江亭吹笛三巴夜，关路骑驴二华秋。但使澄心同止水，自知幻境等浮沤。悠然饱听松风睡，句漏丹砂底用求。蚤岁志远游，万里携孤剑。所至必吊古，如疾得碱矾。荒寒过吴宫，摧剥观禹穴。及仕杨润间，挂席度天堑。梁宋不可游，北望每怀歉。会有蜀汉役，奇险日窥觇。筑坛访遗址，烧栈想烈焰。辕门俯清渭，彻底绿可染。旧史所登载，一一尝考验。胡羊美无敌，黍酒实醇酽。枕戈南山下，驰猎久不厌。比参剑南幕，壮志就收敛。卜邻所雄宅，遂

欲老铅

八千八百四十五卷

椠。但爱古柏青，肯顾海棠艳。人生不易料，白首东归剡。稽山秋峨峨，镜水春潋潋。余俸买扁舟，月下采菱芡。湖山最奇处，容我钓石占。婚嫁幸已结，百事不关念。但当勤醉歌，一死不汝欠。

《思远游》：我志日已衰，诗亦无杰句。正如垂翅鹤，怅望辽海路。虽云须药物，幸未迫霜露。裂裳裹两踵，此计亦已屡。嵯峨青城云，惨澹番冢树。秋风吹短裘，万里入芒屦。病退颇思远游，信笔有作。平日身如不击舟，曾从楚尾客秦头。风生江浦千帆晓，月落山城一笛秋。万事只能催白鬓，百年终是卧荒丘。扶衰强项君休笑，尚忆人间汗漫游。

《反远游》：卖却貂裘买钓舟，久将身世付悠悠。行歌西郭红桥路，烂醉东关白塔秋。夜泊驿亭观月上，晓登僧阁听猿愁。一生身属官仓米，剩喜残年得自由。

【牟[山献]陵阳集】：无党为东岗赋远游，余病卧空山，闻而壮之，和韵为别：鬓丝梅雪两苍苍，底事征车又指南。自是曾游习蛇龟，不妨小住话鱼茧。掺祛中岁情良苦，秉来平生分所甘。若有书来访生死。白云多处是吾庵。

【元黄仲宝诗】：送余敏文挟术远游时，与梅川丁九皋同过弊庐：梅川挟策往经年，传得青囊内外篇。山识蹑云行处屐，窗收学易读残编。飞高喜并辽东鹤，坐冷难留海北毡。且向春风侯归旆，为君先付酒家钱。

【范德机诗】《远游》：远游非吾志，偶堕天一角。去就亦有期，宁能计今昨。料理贫居士，守书负西郭。清心见古初，德宅甘寂寞。杜门坐春深，绿竹解寒箨。虽无清时赏，幽意各有托。千载非长生，松乔未足学。焉知勾漏令，不厌宦情薄。山中归去来，朝霞可以酌。

【陈子廉诗】《远游》：廓落江湖梦，飘零万里身。风尘孤剑雪，宇宙一瓢春。天野飞黄鹄，烟涛逸紫鳞。长缄沧海月，寄与谪仙人。

【舒岳祥阆风集】《送陈用之远游》：流水写清音，青山发令姿。左右惟所取，囊箧恒相随。君游且有日，欲访燕赵奇。此行犹在眼，已作久别思。君如生马驹，腾踏不可羁。王良施辔勒，往献白玉墀。胸中二三策，和扁为国医。南士方施用，砭碱贵适宜。腰间黄金印，季子何必归。丈夫轻四海，吾老不可期。何以为君赠，梅花千里枝。

何以为我报，千首纪行诗。

【虞集道园学占录】《送王公辅远游》：君子之所居，虽岁月易远，而余风流韵，不自知其及人之不穷也。空山雷先生，隐于种湖之上，豪杰名胜，多从之游，其光显盛大者，固已著见于代，其高尚深遁者则有不可得而知者矣。然种湖犹有先生遗书数百卷，与平生著述，皆无恙也。湖观之师弟子相传而守之，其寥廓之趣，粤占之思，必有食仿佛其精微者乎。到元二年丙子正月六日大雪，道无行人，羽士王公辅自种湖来袖诗一篇为贽，观此风致，谅非俗尘所能，固有得于君子者乎？问其年，才三十。喜其盛年，好读书苦吟，闻其将从吴越淮泗，而遂至乎京师也。故作诗以送之：春雪门前二尺深，子乔双舄度幽岑。欲扶藜杖同清夜，静看梅花对苦吟。江国莺花时冉冉，京城烟雨晚浸浸。老来每忆登临处，仗子芳年一一寻。

【国朝张志道翠屏集】《题人远游卷》：为君歌彻远游篇，八极秋高神凛然。禹穴出云藜杖外，轩台飞雪酒杯前。昔人不见牛马走，世俗宁知龟鹤年。子去遥怜沧海上，春来梦远紫芝田。

原藏北京图书馆

【宋姜白石道人词】《倚阑干》：二三子，总仙才尔歌远游章句：云气入吾杯，不问王郎五马，颇忆谢生双屐，处处长青苔。东望赤城近，吾兴亦悠哉！

【王元粹祠】《远游》：壮年抱穷节，拂衣行远游。远游欲何之，思欲历九州。出门多岐路，竟日独迟留。愿言返旧居，量力固无忧。

【杨弘道词】：三奠子远游：叹五材并用，水德灵长，初泛滥，渐汪洋。转雷经滟•，溅雪下瞿唐。才出险，吞汉沔，略沅相，发源湔道，东过维扬。由有木自无疆，远游还故国。待渡立斜阳，山烟紫，津树绿，客心伤。又远游，冠名。

【兼明书】：曹子建求通亲表云：若得辞远游。戴武弁臣锐曰：辞，辞国远游，谓出征也。明曰：远游，冠名也。

离内远游

【韩非子】《十过篇》：昔者田成子，游于海而乐之，号令诸大夫曰：言归者死，颜涿聚曰：君游海乐之，奈人有图国者何？君虽乐之，将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归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将击之。颜涿聚曰：昔祭杀关龙逢，而纣杀王子比干，今君虽杀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为国非为身也。延颈而前曰：君击之矣。君乃释戈趣驾而归，至三日而闻国人有谋，不内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齐国者，颜涿聚之力也。故曰：离内远游，则危身之道也。

不远游

【论语】：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绝迹远游

【文选】《北征赋》：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扼灾。旧室火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当。遂奋袂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游。

佚游

【性理字训】：习于惰慢，恶闻善言，谓之佚游。

【论语】：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注佚游， 则惰慢而恶闻善。

漫游

【宋洪龟文清非集】《漫游二首》：缭绕荒蹊密，技撑古屋横。云飞宾雁急，水泛俗凫轻。地向无人迹，山空伐木声。庞公禅窟内，柱杖日间行。杜氏园欲界浩无穷，天王部落

八千八百四十五卷

雄。谁知贝叶地，即是水精宫。鸟塔秋声重，鸾罔晚照中。先贤多妙句。栏[木盾]入西风。北天王院

近游

【晋束皙】《近游赋》：世有逸民在乎皿畴，宅弥五亩志狭九州，安穷赋于下里寞，玄淡而无求，乘华辂之偃蹇，驾兰单之疲牛，连槌索以为鞅结，断梗而作[革秋]，攀华门而高蹈，竭徘徊而近游，井则两家共一园，必去舍百步，贯鸡谷于岁首，收[乡桑]缡于[牛刃]牙。其男女服饰衣裳之制，名号诡异随迭而设，系衣襦以御冬，负汗衫以当热，帽引四角之缝，裙为素条之杀。书儿啼于客堂，设枉门以避吏，妇皆卿大，子呼父字。及至三农问隙，进结婚姻，老公戴合欢之帽，少年著蕞角之巾。

梦游

【列子】：黄帝昼寝，梦游华胥氏之国，既觉，怡然自得，天下大治，如华胥氏之国。

【江湖纪闻】：张•，熙宁中，梦行入空中，闻天风海涛声振林木，徐见海中楼阙金碧，琼琚琅佩者数百人，揖•出纸请赋诗，细视笔砚，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间文章要似隐起鸾凤，与织女机杼分巧。过是，乃人间语耳。•成一绝云：天风吹散赤城霞，染出连云万树花。误入醉乡迷去路，傍人应笑忘还家。有仙人曰：子诗绝佳，未免近凡。酌酒一杯极甘寒，忽觉身堕万仞山而觉。

【列仙传】：梁谌，字考成，一日相者见之曰：此子目流白光，貌集真气，非常人也。后果乐仙道，尝梦与仙人游，或登名山酌石髓。由是自有所悟，乃深入岩谷，目能视地中物，耳能听数里音。一旦忽谓门人曰：有朋待吾于南峰，令须往矣。乃冠服而出，则云气迷绕，不见其形，唯闻鼓吹音，隐隐于空。

原藏英国伦敦大学

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一百十五　　二纸

原藏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

旨

翰林学士承旨

【文献通考】：唐宪宗时始置，凡白麻制诰，皆内庭代言命，辅臣除节将，恤灾患，讨不廷则用之。宰臣于正衙受，付通事舍人，若命相之书，则通事舍人承旨皆宣读讫，始下有司。乾宁二年，陆以翰林学士承旨拜中书侍郎平章事。

【职官分纪】《唐百官志》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宴见，而文书诏令，则中书舍人掌之。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以后，始号北门学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雍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而礼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凡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入院一岁，则迁知制诏，未知制诏者，不作文书。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宪宗时，又置学士承旨。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录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故附列于此云。

李肇《翰林志》：昔宋昌有言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大翰林为枢机宥密之地，其所慎者事之微也。若制置任用，则非王者之私。汉制：尚书郎主作文书起草，更直于建礼门内台，给青缣白绫或以锦被帷帐毡褥，尽通中枕。大官供食，汤官供饼饵五熟果，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建礼门内得神仙门，神仙门内得明光殿，神仙殿内得省中，内得省中，一本作自门下省中书省，盖与今翰林之制略同，而所掌轻也。汉武帝时，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之徒，皆在左右。是时朝廷多事，中外论难，大臣数诎，亦其事也。唐兴，太宗始于秦府开文

学馆，擢房玄龄杜如晦等一十八人，皆以本官兼学士，给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讨论坟典，时人号为登瀛洲。正观初，置弘文馆学士，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文义，商较时政，或夜分而罢。至玄宗朝，置丽正殿学士，名儒大臣，皆在其中，后改为集仙。一无集仙二安集贤殿，亦草书诏，至翰林置学士，集贤书诏乃罢。初，国朝循梁陈故事，中书舍人六员，专掌诏诰。虽曰禁省，犹非密切，故温大雅，魏征，李百药，岑文本，褚遂良，许敬宗，上

一万一百十五卷

官仪，时召草制，未有名号。乾封已后，始曰北门学士。刘懿之，刘●之，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为之。则天朝，则苏味道，韦承庆，其后上官昭容独掌其事。睿宗朝，则薛稷，贾膺福，崔　。玄宗朝，初改为翰林待诏，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相继为之。又改为翰林供奉。开元二十六年，刘光谦，张[上自]，乃为学士，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又有韩弘，前作·　阎伯●，　一本作舆孟匡朝，陈兼，李白，蒋镇，在旧翰林院，虽有其名而不职其事。至德之后，翰林院始兼学士之名。代宗初，李泌为学士，而今壁记不列名氏，盖以不职事故也。德宗雅尚文学，注意是选，乘舆每幸学士院，顾问锡赉，无所不至，御馔珍羞，辍而赐之。又尝召对于浴堂门，移院于金銮殿，对御起草，赋诗唱和，或旬日不出。吴通微兄弟，同时擢用，与陆贽争恩甚于水火，天下丑之。贞元末，寄任尤重，时人谓之内相。而上多疑忌，动必拘防，有守官十三考而不迁者，故当时言内职者多荣滞相半。及顺宗不怿储位未立，王叔文起于非类，窃学士之名，内连牛美人李忠言，外结奸党取兵柄弄权，天下震骇。是时郑洄为内庭之老，首定大计，今上即位，授洄中书侍郎平章事。初姜公辅行在命相，及洄就第而拜，至李吉甫除中书侍郎平章事，适与裴[上自]同直，[上自]草吉甫制，而吉甫草武元衡制，垂帘挥翰，两不相知。及暮吉甫有叹惋之声，[上自]终不言。书麻尾之后，乃相庆贺，礼绝之敬，生于座中。黎明，院内使学士送至银台门，而相府官吏候于门外，禁署之盛未有也。凡学士无定员，皆以他官充。下至校书郎，上至诸曹尚书，皆得为之。既入与班行绝迹，不拘本司，不系朝谒常参，守官二周为满岁，则迁知制诰。一周岁为迁官，则奏就本司判记。上月日，北省官宰相送上，南省官，给舍丞郎送上。兴元元年，敕翰林学士朝服班序，宜准诸司官知制诰例。凡初迁者，中书门下召令右银台门候旨，其日入院，试制书批答共三道，诗一首，白张仲素后，加赋一首，试毕封进，可者翌日受宜乃定。事下中书门下，于麟德殿候对，本院赐宴，营幕使宿设帐幄图褥，尚食使供珍馔，酒坊使供美酒，是为敕设，序立拜恩讫，然后然后一作候字就宴。又赐衣一副，绢三十匹，飞龙司借马一匹，旬日又进旧文章一本。一本作旬日又进文一轴内库给青绮锦被，锦元作绵青绮无绵被，绵元作锦，　一本无此五字青绮方褡，青绫单帕，漆通中枕，铜镜，漆奁，象篦，大小铜　碗，　一作觜象梳，漆箱，铜挲罗，一本铜觜碗在此下紫

原藏英国伦敦大学

丝履，白布手巾，衣架，画木床，一本作书木床无衣字炉，炉一本作炉铜二字，案席毡[衤因]之类毕，内诸司供膳饮之物，主膳四人掌之。又内园官一户三人以供使令，其所乘马，迎送于[木辟]仗门，内横门之西，度支月给手力资四人，人钱三千五百，四品已上加一人。每岁内赐春服物三十匹，暑服物二十匹，寒服物三十匹，绵十屯。寒食节绢绢一作料字三十匹，酒饴杏酪，粥屑，肉[饣晉]。清明新，火二社蒸饼，[饣木]饼。端午一副，金花银器一事，百索一轴，青团镂竹大扇一柄，角粽，三服[麦少]蜜，重阳酒，糖粉羔叶。至冬岁，酒，兔，野鸡，其余时果，新茗，水瓜，新历，是为经制，直日就院颁授，下直就第赐之。凡内宴坐次于宰相坐，居一品班之上，别赐酒食珍果，与宰相同，赐锦二十匹，锦， 一本作帛。金花银器一事。贞元四年，敕每晦日上巳重阳三节，百寮宴乐，翰林学士每节赐钱一百绳，其日奏出选胜游会，赐酒脯茶果。明年废，晦日置中和节，宴乐如之，非凶旱兵革，则每岁为常。凡元正冬至不受朝，俱进名奉贺，大忌进名奉慰，其日尚食供素馔，赐茶十串。凡郊庙大礼，乘舆行幸，皆设幕次于御幄之侧。侍从亲近人臣，第一御含元殿丹凤楼，则二人于宫中，乘马随，随， 一本作引驾出殿门，徐出就班次。凡当直之法，法， 一作次自给舍丞郎入者，三直无；自起居侍御郎官入五直一；自御史补阙拾遗入者，七直二。其余杂入者，十直三；新迁官，一直服假各于准式之中一本作服假名于次之中减半。著为别条例，题于北厅之西阁。一无别字， 厅一作壁。凡交直俟内朝之退不过辰巳，入者先之，出者后之，疏数视人之众寡、事之劳逸，随时之动静。凡节国忌授衣，二分田假之令不沾，有不时而集，并夜而宿者。

五代《职官志》：后唐明宗天城三年八月，敕掌纶之任，擢才以居，或自初命而升，或自显秩而授。盖重厥职，靡系其官。虽事分皆同，而行缀或异。诚由往日，未有定规。议官位，则上下不常；论职次，则后先为当。宜行显命，以正近班，今后翰林学士入院并以先后为定。唯承旨一员，出自朕意，不计官资先后，在学士之上，仍编入《翰林志》。其年十一月，敕新除翰林学士张昭远早践纶闱，久司史笔，曾居宪府，累涉贰卿，今既擢在禁林，所宜别宣班序。其立位，宜次崔。

晋天福五年，诏曰：六典云，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玺书荣命，皆案故事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缓，三曰违失，四日志误。所以重王命也。古昔已来，典实斯在，爰从近代，别创新名，今运属兴王，事从师古俾仍旧贯以耀前规，其翰林学士院公事，宜并归中书舍人，从宰相冯道之奏也。自是舍人昼直者，当中书制；夜直者，当内制。至开运元年，复诏曰：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分为两制，各置六员。偶自近年，权停内署，况司诏命，必在深严，将

使从宜，却仍旧贯，宜复置学士院。盖宰臣桑维翰秉政，将戾于道，故乃复焉。自此班秩再有伦矣。五年， 一本作六年。

【五代史】：晋天福五年，五月丙午，诏曰：承旨者，承时君之旨，非近侍重臣，无以禀朕命，宣予言。是以大朝会，宰臣承旨草制诏。学士承旨，若无区别，何表等威。除翰林承旨外，殿前承旨宜改为殿直，密院承旨宜改为承宣。御史台三司阁门客省所有承旨，并令别定其名。周显德五年，诏翰林学士，职系禁庭，地居亲近，与班行而既异，在朝请以宜殊。起儿朝。旧制，翰林院学士与今以后，当直下直，学士并宜令逐日起居。其当直学士，仍赴[目公]

一万一百十五卷

常参官，五日一度起居。时世宗欲令朝夕谒见，访以时事，故有是诏。已上三件， 并见苏易简《续翰林志》。苏易简《续翰林志》：凡直之数，上自诸行尚书，三十五直；下至白身，一百四十直。必须圆融。其直先五直，旧学士一点；次三直一点；又次二直一点。此三等，随日多少，令其均匀，永为定式。晋开运中，杨昭俭直纶阁，酌其从来直之数，等第除减，条为定式。申中书门下，仍刻石在壁。员外郎入旧八十直改为五十直；郎中入旧六十直，今改为四十直；他官人旧一百直，改为八十直。自员外郎知制诰，转正郎，仍旧知，先六十直改为三十直；正拜舍人，旧四十直，今为二十直；自常侍谏议给事拜舍人，旧四十直，今为二十直。应旧官再入，约前任减半，今附于此，贵存旧章。其内制直，及吉凶疾病诸假，则例具翰林旧规。学士起复之制， 周朝已前， 未闻其例。周世宗时， 故内翰王著， 今揆相李公， 俱遭内艰。属世宗北伐， 并起复随驾。书诏繁委之际，即不遑叙合直与不直。迄皇朝端拱元年， 闰五月，苏易简遭家艰难， 奉诏抑夺， 遂与翰林以下商议， 依凤阁壁记体例， 同旧官再入，约计前直减半，是时复直二十五直矣。至皇朝今揆相李公独直禁林，奉旨令每双日夜直，只日下直，可以永为通式也。四禁之中，漏泄为最，故草制之夕。迟明必阖门之双扉。当制学士，坐于玉堂上，止吏人之出入者，俟宣制讫，方启户焉。文翰之职，优待之异者。太祖英武圣文神德皇帝，因置酒于紫云楼下，命两制侍宴欢甚，因命中书舍人来晨宜辍， 一本作缀内置起居，今为通式，仍各赐书千卷以备检阅。

旧体每游宴止学士得赴召，暨皇上留心儒术，旌赏文翰，时纶阁之士，始召赴曲宴，或令和御诗，舍人从游宴自此始也。厥后立春，镂饰银彩幡胜之物，亦及之。其或观稼于南薰门，赏花于含芳园。春昼严跸，百司景从，幸国西之金明池，下雕辇，登龙舟，都人驾肩，百乐具举。憩琼林苑，由复道御层楼，临轩置酒，以阅繁盛，两制必侍从焉。至上林春融，千花万卉，妍丽冠绝，上必曲宴宰衡勋旧，召两制词臣，俯龙池，垂金钩，举觞赋诗，终日而罢。上尝谓宰执近臣曰：词臣实神仙之职也。翌日，凡所进诗，悉回御毫属，和以赐焉。雍熙三年十月敕曰：两制词臣，公朝精选，典司纶诰，亲近冕旒，宜于俸禄之间，特示优异。起今后两制俸料，并以见缗充上，听政之暇，搜访锺王之迹，以资阅玩焉。御毫飞动，神机妙思，出其轨制，乃召书学之有格性者置于便殿，躬自省阅，仍授以笔法，既观其有成者，锡以银章象笏，令入院充待诏者八人，自是书诏四出，寰海之内，咸识禁中之墨妙焉。

旧体，学士凡召入院，止赐白成钉《广韵》：都了切， 钉缺带头饰， 出声。《谱礼韵》：音了， 饰 ， 谓之钉口，银鞍勒马。暨今上即位，优待特异，赐金，镀银闹装鞍勒马，对衣荔枝金带，郊礼毕，赐对衣金带，或牯犀带，金鱼副之。朝士自唐末久阙佩鱼者， 迄今方复之。十月朔，旧赐对衣红锦袍，上特以细花熟锦袍代之。淳化

二年冬代以细花盘雕锦袍， 其制下丞相一等。自是远方之珍果，天府之法酿，龙凤之茗，伏腊之饼饵，以时而赐，悉加等焉。玉堂东西壁，延袤数丈，悉画水以布之，风涛浩渺，盖拟瀛洲之象也，待诏董羽之笔修皓鹤，悉图廊庑；奇花异木，罗植轩砌。每外喧已寂，内务不至，风传禁漏，月色满庭，真人世仙境也。每学士拜命，先阁门受制书，于常朝殿门阶上拜，伏跪受讫，于便殿对扬，陈述宠用遭值之由，谓之告谢。上必从容赐座，以茶药而退。选日谢恩，前一日，待诏一人就宅宣召，预于庭设茵褥，堂设酒醴，待诏称有敕，望皇居拜伏听命，其辞皆奖饰严召

原藏英国伦敦大学

之意。又舞蹈讫，升堂饮馔以谢恩奏状拜伏跪授之。来日待诏迎于待漏院，与新学士偕行，引至阁门而退。阁门舍人始引入中谢，赐对衣金带金涂鞍马。近列就院转官， 惟承旨得亦赐分物敕， 设如初拜之礼， 余不得比入本院上事，宣微院告报敕设仪鸾宿陈巾幕，太官备珍馔设，上尊酒茗果毕，至赴是设者，止凤阁舍人，余不得预坐。旧体， 禁中事元无乐。前代， 或有令伎艺之弄猕猴藏珠之戏者。玉堂之上，惟上事受吏入贺礼始得正坐，余虽承旨亦须座于东厢，其副翰座西厢，余依双只对坐。居是职者，人物之选，亦已极矣；儒墨之荣，亦已至矣，苟能节用以安贫，杜门以省事，探真如之旨，养浩然之气，来者瞻望其出处，时君优假其颜色，逍遥卒岁，非神任而何？每上直一依旧制，入者先之，出者后之，或会食日旰之后，同列出院。当其日直学士，苟已褫巾笏，则可纱帽趿履送至玉堂之帘下，盖同列相恕其坦率也。或禁直垂帘人静之际，则有中使忽降，持御诗宣令属和，则必寻拜谢状后，信宿方和进。如声韵奇险，难以赓载者，必拜章沥恳，陈述寡和之意，优诏多免焉。每锡谢恩奏状，必当直草，或郊行庆，制命填委，必聚厅以分草之。其余书诏辞祝顷刻之间。虽缤纷而至，必独当之。或数直有不草一词者，自可探赜往诰，研穷理体，以备顾问焉。

李肇《翰林志》曰：凡将相诰身，并用金花五色绫纸，唐乾宁二年， 李铤自黔南节相，授京兆尹， 两次咨报中书， 用白绫纸。金亲王将相诰身，并用金花五色色背绫纸；皇后贵主，用金花五色色背罗纸；不带使相者，用金花五色白背绫纸；观察使，及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签署枢密院公事，并五色绫纸，无金花；诸蕃酋长蛮王鬼主官告，中书省草词，送学士院写，皆五色绫，白背纸。皆新例也。例一作制。旧体，枢密使未带使相者不宣麻。至周太祖初潜历是任，乃宣制于公朝。今之宣麻，自周太祖始也。

苏耆《次续翰林志》：唐制，学士每有除拜他职，必纳光院钱以为公用，自丞相而下各有差等。五代以还，其仪久阙，公振举而复之。国朝旧制：有殿前承旨，颇甚繁杂。及公拜翰林承旨，上以其称呼不别，又恶其与清贵混淆，诏改为三班奉职，以避其称也。草麻润笔，自隋唐已来皆有之。郑译隋文时，自隆州刺史复国公爵，令李德林作诏。高颎戏之曰：笔头干译。答曰：出为方伯，策杖而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近朝武臣移镇，及人僚除拜，因循多不送遗。先帝以公久在内庭，虑经费有阙，特定草麻例物。朝谢日，命阁门督之。既得，仍以书进呈。自是无敢有阙者，迄今以为定制。国朝淳化二年，命翰林学士贾黄中苏易简同勾当差遣院李沆，同判吏部流内铨，学士领外司，自此始也。至和元年，翰林学士杨察为承旨知制诏，吕溱王洙并为翰林学士。故事，学士六员，今洙为第七员，盖宰相过除也。宰相， 一作丞相。元•官品，令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正三品。唐，韦澳，大中年为翰林学士承旨，与同寮萧深为宣宗所遇，二人同直，无不召见询访时事，每有邦国刑政大事，中使传宣草词，澳心

欲论谏，即曰：此一事须降御札，方敢施行。迟留至再，且必论其可否。帝多从之。

元缜《翰林学士承旨记》曰：旧制学士，无得以承旨为名者，应对顾问，参会第班，一本作旅次班第以官为上下。宪宗以永贞元年即大位，始命郑纟因为承旨学士，位在诸学士之上，居在东第一阁。乘舆奉郊庙，辄得乘厩马，自浴殿由内朝以从，揭鸡竿、布大泽，得

一万一百十五卷

升丹凤之西南隅，外宾客进见于麟德，则止直禁中以俟。凡人诏令，人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受专对，他人无得而参也。

五代后唐同光中，赐承旨学士卢质，论思翊佐功臣，旋节制河中。冯瀛王送之诗云：视草北来唐学士，拥旄西去汉将军。时人荣之。周陶谷，自以官居八座，位至承旨；且欲轧同列之官卑者，乃起请，令今后学士，合班仪在诸行侍郎之下；如官至丞郎者，即在常侍之上；官尚书者，依本班，迄今以为准。

宋淳化二年，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献《续翰林志》二卷，诏藏于史馆，仍赐御诗二章以宠之。批云：赐诗之意，因卿进《续翰林志》，美卿居清华之地也。上又书玉堂之署四字以赐易简，因谓宰相曰：易简告朕求此数字，卿可召至中书授之，他日为翰林中美事。

淳化四年，上草书宋玉《大言赋》赐苏易简，易简因拟宋玉，作《大言赋》以献。其词曰：皇帝书白龙笺，作《大言赋》赐玉堂臣易简，御笔煌煌，雄词洋洋，坏玮博达，不可备详。诏易简升殿，躬指其理，且叹宋玉之奇怪也。因伏而奏曰：恨宋玉不与陛下同时。帝曰：噫！何代无人焉？卿为朕言之。易简曰：圣人兴兮成功，登昆仑兮展升中。芳席地一作地为席兮兮飨祖宗。天籁起一作起籁兮调笙镛。日乌月兔，耀文明也；参旗井钺，严武卫也；执北斗兮，奠玄酒也；削西华兮，为石[石感]也；飞云涌霞，腾　一作燔燎也；刳鲸腊鹏，代鹅鲽也；迅雷三发，山神呼也；流电三激，•火举也。礼册献册一作载兮淳风还，君百拜兮天神欢。四时一周兮万八千年，太山融一作夷兮溟海乾。圆盖穴一作空兮方舆穿，君王寿兮无疆一作穷焉。时殿上皆呼万岁，上览之喜，赏赐手诏以褒之。　　治平三年，以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知徐州张方平为翰林学士承旨。初，上谓执政曰：学士独王能为诏，余不称职。因问方平文学如何，欧阳修对曰：方平亦有文学，但挟邪不直。曾公亮以为不闻其挟邪，赵概又以为无迹，故至是命之。笔谈，玉堂东承旨阁子，窗格上有火燃。太宗尝夜幸玉堂，苏易简为学士，已寝遽起，无烛具衣冠，宫嫔自窗格引烛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为玉堂一盛事。

【事物纪原】《职林》曰：至德以后，翰林置学士六人，内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所以独承密命故也，此疑旨之始也。而《唐百官志》曰：元和中，翰林学士，以院长一人别承敕旨，或密受顾命，为学士承旨。《职林》又谓德宗正元已后，承旨多至宰相，疑《唐志》为误。

【事文类聚】：号令典册，皆更其手。《李德裕集》郑[纟因]为内庭之老，首定大计。《翰林志》唐韩，昭宗时进承旨，处事机密，与帝意合。本传顺宗风噤不能言，时太子未立，牛美人有异志，中外汹惧，召郑[纟因]草立储制，[纟因]搦管便书立嫡以长四字，跪而上呈，乃定宪宗，[纟因]之力也。即位拜平章车。

韩进承旨，宰相韦贻范母丧，诏还位，当草制，曰：腕可断，麻不可草。

韩维除翰林学士承旨，神宗命公草诏求直言，诏出，人情大悦。《言行录》

苏易简为承旨，当禁直，以水试欹器，太宗曰：闻卿所玩，非欹器耶。易简曰：然。乃进曰：日中则昃，月满则亏，器盈则覆，物盛则衰，愿陛下持盈守成，念终如始，固万世之业，则幸甚。《言行录》

张方平为承旨，神宗亲口：卿文章典雅，焕然有二代之风，而又善以多为少，意博辞寡，虽古训诰，亦无以加也。

王拱辰自承旨除参政，不数日以忧服去，徐以宣徽使召。熙宁间，王为承旨，韩绛戏之

原藏英国伦敦大学

曰：行将入宣徽矣。未几除参政，遂大拜，近世承旨之达，无比此也。同上故事知制诰必试，仁宗知欧阳　有文有旨不试，后迁承旨。

本传

章得象处性简重，在翰林十二年，怡然自得。《事略》

淳化二年十二月，承旨苏易简于本院会学士等，观飞白及二等书体。帝闻之，赐上尊酒，太官设馔，各赋七言诗，宰相参政亦各赋诗，易简悉以上闻。翌日，帝曰：联讽读数四，有以见儒墨之盛，学士之贵也。《会要》

太宗时，贾黄中，宋白，李至，吕蒙正，苏易简，五人同时拜翰林学士承旨。扈蒙赠之诗云：五凤齐飞入翰林。其后吕为相，贾李苏参政，宋为尚书。《卢陵诗》注。

淳化二年十月，承旨苏易简请以御赐二诗刻石，帝为真草行三体，命待诏刻石以赐易简。《苏志》苏参政易简登科时，宋尚书曰：为南省主文。后七年，宋为翰林学士承旨，而苏相继入院，同为学士。宋尝赠诗云：昔日曾为尺木阶，今朝旨是青云友。欧阳文忠公亦然。

王禹南省主文，相距十五年，同为学士。故欧公诗，有喜君新赐黄金带，顾我今为白发翁之句。二事诚一时文物之盛也。《翰苑群书》

【新唐书】《沈传师传》：传师召入翰林为学士，改中书舍人。翰林缺承旨，次当传师，穆宗欲面命，辞曰：学士院长参天子密议，次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愿治人一方，为陛下长养之。因称疾出，帝遣中使敦召，李德裕素与善，开晓谆切，终不出，遂以本官兼史职。

【宋史】《列传》：苏易简淳化二年，同知京朝官考课，选中书舍人，充承旨。先是曲宴将相翰林学士皆预坐，梁迥启太祖罢之。又皇帝帝御丹凤楼，翰林承旨侍从升楼，西南隅礼亦废。至是易简请之，皆复旧制。《百官志》：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承旨不常置，以学士久次者为之。

【元史】《百官志》：翰林兼国史院，秩正二品。中统初，以王鹗为翰林学士，未立

官署，至元元年始置，秩正三品。六年，置承旨三员。十四年，增承旨一员。十七年，增承旨二员。二十七年，增承旨一员。大德九年，升正二品。至大元年，置承旨九员。皇庆元年，升从一品。五年，置承旨八员。后定置承旨六员，从一品。十二年，别立翰林院，置承旨一员。十八年，增承旨一员。二十九年，增承旨一员。延•二年，改司直为经历，后定置承旨七员。

阿鲁图，博尔术四世孙，父木忽剌，阿鲁图经正监，袭为怯薛官，掌环卫，遂拜翰林学士承

一万一百十五卷

旨。

太平，字允中，初姓贺氏，名惟一，后赐姓蒙古氏，名太平。仁杰之孙，胜之子也。资性开朗正大，虽在弱龄，然如老成人，尝授业於赵孟兆贝。文宗召为工部尚书，至正五年迁宣徽院使，六年，帝请擢居近职。七年，诏特赐姓而改其名迁中书平章政事。十一月，拜太平左丞相。明年正月，诏修《后妃功臣传》。九年七月，罢为翰林学士承旨。

达识帖睦迩字九成，幼与其兄铁木儿塔识俱入国学，为诸生读经史，悉能通大义，尤好学书。初以世胄补官为太府监提点，擢治书侍御史，以言罢，除枢密院同知，升中书右丞，翰林承旨。

山夔山夔字子山，康里氏，幼隶业国学。博通群书。其正心修身之要，得诸许衡及父兄家传。长袭宿卫，风神凝远，制行峻洁，望而知其为贵介公子。始授承直郎，迁兵部郎中，拜监察御史，复除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未行，留为奎章阁学士，复留为大学士。知经筵事，寻拜翰林学士承旨。

文用，字彦，俊之第三子也。生十岁，父死，长兄文炳教诸弟有法。文用学问早成，弱冠试问赋中选。迁大司农，时欲夺民田为屯田，文用固执不可，迁为翰林学士承旨。

王思廉，字仲常，幼师太原元好问。至元十年，董文忠荐之，世祖问文忠曰：汝何由知王思廉贤？对曰：乡人之善者称之也。遂召见，授符宝局掌书，每侍读，帝命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儿，太师月赤察儿，御史中丞撒里蛮，翰林学士承旨掇立察等，咸听受焉。历官至太子宾客。仁宗即位，以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致仕。卒，赠翰林学士承旨，资德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追封衡山郡公，谥文恭。

王恽，字仲谋，卫州汲县人，曾祖经，租宇，仕金，官敦武校尉。父天铎惮，至大初，以律学中首选，仕至户部主事。大德八年六月卒，赠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谥文定。

张孔孙，字梦符，其先世出辽之乌若部，为金人所并，遂迁隆安。父之纯，为东平万户府参议，请老还家，拜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政仕。

刘庚，字熙载，氵名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狱有阴德。祖肃，为右三部尚书。庚幼有文字，师事翰林学士，至人德二年，迁礼部尚书，仍兼翰林学士，寻拜侍御史。顷之，还翰林学士承旨，兼国子祭酒。延•元年，复为承旨。

陈颢，字仲明。其先居卢龙有名山者，仕金，为谋克监军。大祖得之，以为平阳等路军民都元师。子孙徙清州，遂为清州人。颢幼颖悟，日记诵千百言，稍长游京师，登翰林承旨。

梁曾，字贡父，燕人。祖守正。父德曾少好学，日记书数千言。中统四年，以翰林学士承旨王鹗荐，辟中书左三部令史，三转为中书省掾。

耶律希亮，字明甫，楚材之孙，铸之子也。先世皆读儒书，九岁能诗赋。至大二年，武宗访求先朝旧臣，特除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寻改除翰林学士承旨。详本传。

赵世延，字子敬，其先雍古族人。天资秀发，喜读书，究心儒者体用之学。弱冠，世祖召见，俾入枢密院御史室肄习官政。至大三年，寻升翰林学士承旨。详本传

欧阳玄，字原功。其先家卢陵，与文忠公修同所自出。其母李氏亲授《孝经》《论语》《小学》诸书，八岁能成诵，日记数千言。元•元年，诏设科取士，明年，赐进士出身，调太平芜湖县尹。帝以玄历仕累朝，且有修二史功，谕旨丞相，超授爵秩，遂拟拜翰林学士承旨。已而乞

原藏英国伦敦大学

致仕，帝不允，复拜翰林学士承旨。屡乞致仕不允，仍前翰林学士承旨，进阶光禄大夫。至元十七年，卒於崇教里之寓舍。

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之东明人。登至治元年进士第，为翰林国史院编修。久之升翰林学士承旨，皇太子深敬而嘉纳之，后屡引年。及至仕，辞至再三，遂拜光禄大夫，河南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学士承旨，一品禄终其身。

刘敏中，字端甫，济南章丘人。幼卓异不凡，年十三，语其父景石曰：昔贤足于学而不求知，丰於功而不自炫，此后人之所弗逮。父奇之。乡先生杜仁杰爱其文，咸称之。敏中尝与同侪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见而无愧色，乃吾志也。至元十一年，由中书掾擢兵部主事，拜监察御史，为淮西肃政廉访使，转山东宣慰使，遂召为翰林学士承旨。

陈思谦，字景让，其家世见祖•传中。思谦少警敏好学，凡名物度数，纲纪本末，考订详究，尤深於邵子，《皇极经世》书。文宗大历初政，权揽贤能，丞相高昌王亦都护举思谦，时年四十矣。召见兴圣宫，授典宝，寻为集贤侍讲学士，以年近七十。上章乞老不允，仍授御史中丞。卒，赠宣猷秉宪佐治功臣，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柱国，追封鲁国公，谥通敏。

亦怜真班，西夏人。父俺伯，以忠勤事世祖，为知枢密院事。至顺初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迁功德使，指挥使如故，寻出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未行，复为翰林学士承旨。

王时以文学显，历仕中书，参知政事，至左丞，以翰林学士承旨致仕。

张翥，字仲举，晋宁人。少时负其材俊，豪放不羁，好蹴，喜音乐，不以家业屑其意。其父以为忧。翥一旦翻然谢客，闭门读书，昼夜不暂辍，因授业於李存先生。至正初，召为国子助教。退居淮东，会朝廷修辽金宋三史，为翰林编修，史成迁太常博士，累升侍讲学士，搠思监善之，除集贤学士，俄以翰林学士承旨致仕，阶荣禄大夫，后诏乃以翥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翰林学士承旨。

【唐元缜集】《翰林承旨学士记》：旧制学士，无得以承旨为名者。应对顾问，参会旅次班第，以官为上下。宪宗章武孝皇帝以永贞元年即大位，始命郑公为承旨学士，

位在诸学士上，居在东第一阁，乘舆奉郊庙，辄得乘既马，自浴殿由内朝以从，扬鸡竿，布大泽，则丹凤之西南隅。外则宾客进见於麟德，则止直禁中以俟。大凡大诰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对。他人无得而参，非自异也。法不当言。用是十七年间，由郑至杜十一人，而九参大政，其不至者，卫诏及门而返，事适然也。禁省中备传其事至於张则弄相印以俟其病，间者久之，卒不典命也已。若此，则可以昧陋不肖之祯，继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后乎？俯仰瞻睹，如遭大宾，每自诲其心曰：以若之不俊不明，而又使欲恶欹曲攻於内，且决事冥冥之中，无暴扬报效之言，不忿行私易也。然而阴潜之神，必有记善恶之馀者，以君父之遇若如是，而犹举枉错直，可乎哉！使若之心，忽而为他人，尽数若之所为而终不自愧，斯可矣。昔鲁共王馀，画先贤於屋壁，以自警临我以十一贤之名氏，岂直自警哉？由是谨其迁授书于座隅。长庆元年八月十日记。

【宋苏颖滨集】：邓温伯免，翰林承旨不许，不允诏二首。

敕：温伯览所奏，辞免恩命事具悉。卿以文史足用，久在禁林，慎靖寡尤，首承密旨。虽云新命，率皆前官。尚此盘桓，固求引避，既违朝廷号令之信，徒有道路进退之嫌。其尚亟前，勿为烦请，所请宜不许，故兹诏示，想宜知悉。夏热，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敕：温伯省所奏，辞□□□□。